



The ABCs of Death

By 高登講故台

The ABCs of Death 故事集

活動主辦 : 藍橘子
編輯 : 失落豬
校對 : 失落豬
愛你沒差
黑框文學士
封面設計 : 張晨
打包製作、排版 : 失落豬
2013年4月

目錄

A is for Autumn.....	4
B is for Bicycle.....	8
C is for Cold.....	14
D is for Destiny.....	20
E is for Endless.....	24
F is for Family.....	28
G is for Green.....	36
H is for Hair.....	40
I is for Idiot.....	50
J is for Jerk.....	56
K is for Kiss.....	64
L is for Lonely.....	68
M is for Meet.....	72
Editor's Note.....	80
O is for Odyssey.....	82
P is for Promise.....	92
R is for Repeat.....	102
S is for Self-Terminator.....	106
T is for Truth.....	116
U is for Undead.....	122
V is for Vitamins.....	134
W is for Wolverine.....	138
X is for X'mas.....	146
Y is for Yuk.....	154
Z is for Zoo.....	158

A *is for* Autumn

■ James_LaBrie

大概當你少年得志，春風得意的時候，你永遠也幻想不了自己有天會被困在病床上。伊雲在病榻旁呆呆地看著比爾，這位對他是亦師亦父的鋼琴大師，在經歷了連番大病之後，已是十分虛弱。比爾每天清醒的時間不長，就算偶爾能勉強坐在床上，意識亦見模糊。而且全身都佈滿了由大小手術製造出的傷口，身軀只是動一動也叫他痛得低聲呻吟。

「如果讓你選擇的話，你大概會選擇就此了結餘生吧。」伊雲看著沉睡了的比爾，心情相當複雜，他轉過頭凝視窗外的秋葉，喃喃自語道：「當在人生最風光的時候，應沒想到晚年會落得這副妻離子散的慘淡收場吧。你在得意時自負自滿，什麼人在你眼中都是垃圾。好了，現在什麼人也給你趕走了，這便是 Karma 吧。」

伊雲忽爾記起童年時的某個冬季，比爾將他從那家徒四壁的爛房子帶走，他還記得當時他那忙著數銀紙的父母，連和他道別也懶。而當比爾帶他回到了他那所堂皇大宅時，幼年的他沒有因為能睡在舒適大床而感到高興，相反當時還不到十歲的他已懂得感到哀傷。他的哀傷不是源於那對捨他而去的父母，

從他懂事以來，他的那對人渣父母每天不是打他便是罵他，他對那對爛人根本毫無不捨之情。他的哀傷是源於對人生的絕望，幼小的他從來都知道自己永遠不會是屬於幸運的一群，就算到了一個較好的環境，也不代表是命運開始善待他了。從小已在街上流離浪蕩的他，打從第一眼看到比爾時，已看出他不是什麼大善人，雖然當時他還未知道比爾為什麼要收養他，不過反正也不是什麼善舉吧。

接下來他在比爾的大屋中渡過了十年的非人生活，每天只是不停地在學琴練琴，只要稍讓比爾不滿伊雲便要捱打。隨著伊雲年歲漸長，比爾知道伊雲開始會對異性動心，為了讓伊雲專心練琴，在伊雲十七歲那年比爾把自己的同齡女兒貝蒂送了給伊雲作洩慾之用。本是兩情相悅的伊雲和貝蒂，在經歷了一段扭曲了的肉慾關係後，雙方那還未成熟的少年心智蒙上了一道久不能退的陰影。終於，在某個深秋的晚上，那可憐的少女選擇了以自縊來了結和伊雲那段扭曲的愛情。

伊雲還記得，那個改變了他一生的晚上，他在逃離那間大宅時看到後園佈滿了秋葉，自此之後每近秋天之時，他看到那些開始枯黃的葉子時他便會喝得酩酊大醉，而逃避去記起貝蒂。

就像今天晚上，他也不記得自己為何到了醫院去探望比爾，他暗忖自己大概是在酒後糊里糊塗到了醫院吧，那頭痛欲裂的感覺便是最好的證據了。伊雲沒有太強迫自己去想酒醉前發生過什麼，他靜靜地站在比爾身旁，又開始細聲地說道：「你不是最看不起爵士樂，說它上不了大台嗎，我現在就偏偏用爵士樂一舉成名了，而且我在每次訪問都刻意提到自己師承於你，這大概是對你這位大師的最大侮辱吧。」

床上的比爾大概正在昏睡，他對伊雲的聲音了無反應。伊雲開始越說越激動：「連自己的女兒也可當作工具的你，上天

一定會讓你長命百歲好叫你繼續活受罪的。你以為我一直堅持替你的住院費付帳，是因為我對你有半分感恩之情嗎？我是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呀。你這老而不，繼續在病床上受著苦地苟且偷生吧。」縱然這樣地大聲呼叫著，床上的比爾依然是置若罔聞，但更奇怪的是，就連在旁經過的醫護人員，亦對伊雲的舉動毫無反應。

伊雲生怕自己再留在這兒，會忍不住殺了眼前這個糟老頭，那便失去了要他活受罪的原意了。他決定轉身離開，在他步行到醫院出口期間，周遭的人都好像看不到伊雲似的，伊雲好歹也算是當今爵士樂界的耀眼新星，而且由他伴奏的《Autumn Leaves》秋葉，更令主唱的中年女歌手莉莉事業起死回生。當然他和莉莉的緋聞也是城中的熱話，面對著伊雲這位城中名流，四周的人那視若無睹的反應也未免有點奇怪了吧。但此刻的伊雲只顧氣沖沖地向前走，沒有細心留意過別人的反應。

他一直向前走，走到醫院正門的那一道自動門時，那自動門竟然失靈了，他在門前行得多近自動門還是沒有打開。氣上心頭的他向著身後的工作人員大聲呼喊要求他們去處理，但奇怪地所有人就像聽不到他說話似的，沒有人去理會他。

突然，身後有一隻手搭了在他的肩膀上，一道熟悉的香氣傳來了，接著他聽到了那把叫他朝思暮想的聲音對他說：「你還是一樣的沒耐性呢。」明知背後那人和他已是陰陽相隔，但伊雲非但沒有半絲驚慌，相反他已激動得喜極而泣。

伊雲轉身細看著貝蒂，眼前的她依舊美豔如昔，青春不老大概是死亡的一個小小的好處吧。「你是來帶那個糟老頭走的吧，你是要親眼看著他走到地獄嗎？」貝蒂笑著搖頭，她走前摟著伊雲便輕聲道：「伊雲啊，一切也完結了，不要再心懷怨恨吧。我是來帶你走的，傻瓜，我們走吧。」

伊雲忽爾隱約記起，昨晚在酒醉後，他瘋了似地衝到馬路上要去拾秋葉，旁邊的人拉也拉不住他，就是那時，那輛迎面而來的的士閃避不及，把他撞得頭破血流……想著想著，他明白到那道自動門不是失靈了，自動門是感應不到死人的。

B *is for* Bicycle

■ 大壞旦

我的一生，從來都沒有離開過赤道以北和北回歸線以南。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甚麼叫做真正的寒冷，也沒有感受過十四小時以上的漫漫長夜，更加沒見過在銀河盡頭那個會帶我們到另一個世界的南十字星座。但那又有甚麼關係呢？在阿根廷生活的人也許從來也沒見過北極星，在冰島生活的人可能從來也沒感受過甚麼叫炎熱吧。

如果把這地球像西瓜一樣從赤道剖開兩半，世界就會變成兩個，一個位於赤道以北，一個位於赤道以南，一個世界的水會形成順時針方向轉動的漩渦，另一個則會形成逆時針方向的漩渦。而我這個微不足道的人，從來都沒有踏足過南邊的那個世界。

這兩個世界享有著同一個月亮，但對於從未踏足另一邊的我而言，我無法知道兩邊所看到的月亮是否一樣，就好像雪條棍上的中獎字樣一樣，在沒吃到那個位置之前，我是無法知道自己有沒有抽中贈品的。

突然有一天，我想找點事來做，沒有甚麼特別原因，也不需要甚麼特別原因，我就單純的想要找些事來做。我決定要越

過赤道這條界線，我決定要走向南邊的那個世界，在那裡確認月亮會和北邊的世界一樣圓。現在回想起來，那也許算是「命中注定」吧。

於是在 2012 年 2 月 24 日，元宵佳節的晚上，我來到了一個非常接近赤道的小島上，這個名叫 Aranuka 的小島風光明媚，我抬頭就可以看到又圓又大的月亮正照著我，太平洋的海風輕柔的撫摸著我全身，我坐在那個無人的海灘上，聽著身後椰樹被風吹得沙沙作響。在這個海灘上，只要我再往南走一步，就會進入赤道以南的那個世界。

因為月亮實在太過光亮的關係，即使這裡沒有任何光害，天空也萬里無雲，但星星的數量還是少得可憐。我躺在沙灘上，仰望著天空，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趁你現在還可以嘆氣的時候，好好享受存在的滋味吧，再過幾分鐘，你就不能再這樣躺在地上嘆氣了。」在這個只有我一個人的沙灘上，一把聲音在我耳邊響起，還附帶兩聲清脆的鈴聲。

「是誰？」我大吃一驚，站起身來四處張望，本來空無一物的沙灘上出現了一輛鳳凰牌的舊式單車。

「我沒有名字，所以我不懂回答你這個問題。」鈴聲又再響起，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輛鳳凰牌的舊式單車正在跟我說話。

「單車？」我說。

「以外形來說，我的確是一輛單車；但實際上，我不是一輛單車。這不容易解釋，簡單來說，我的存在是為了要把死去的人帶去死後的世界。」單車說著令人難懂的話，但至少，那個「死」字，我是明白的。

「你是死神？」我更驚訝了。

「的確有些人類會這樣稱呼我，但我和普遍認知中的死神不同，我只負責運送，就好像一輛的士，只會把乘客帶到目的地，卻不會幫乘客決定目的地。」單車再說。

這世界上有著滿口謊言卻仍然肆無忌憚的地方首長，也有把酒店拆散出售來逃稅的大財閥，甚至有可以毀滅整個文明的致命武器；那麼，站在我面前的死神外表長得像一輛單車，也沒甚麼好奇怪的。反而那個披著斗篷拿著鎌刀的傢伙，只是我們升斗市民不合理的期望罷了。

「你來到這裡，即是我快要死了，對嗎？」我扶著單車的手把，說。

「說真的，我不太喜歡『死』這個字，把我的工作說成是壞事似的；其實，你只是快要進入另一個世界而已。就像你現在往南走一步，就可以進入南半球一樣。」單車說。

「那有甚麼分別？我還不是一樣要死？」我問。

「對於那些還生存的人來說，你將要死去，將要離開這個世界，所以是一樣的；但對於即將要去到另一個世界的你來說，就完全不一樣了。」單車說的話還是一樣的難懂。

「那我還有多少時間？」我大力的呼了一口氣，好像要把肺內所有空氣都呼出來一樣。

「足夠我和你好好的談一陣子吧。」單車說完這句後，我感到單車露出了一個微笑，當然那只是感覺而已，看著一輛單車，是無法分辨他正放著一副甚麼的表情的。

「不如談談我之後要到的世界吧，我將要去到哪裡？」我想不到自己居然如此迅速地接受了自己將要死去這個事實。

「不知道。要做出選擇的不是別人，而是你！剛才我也說過，作為一輛的士，我是不會決定目的地的，決定目的地是乘客的責任。」單車說。

「不是會有死後審判，孟婆湯之類的東西的嗎？」我問。

「那些都是人類自己的想像罷了，實際上，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選擇下一站去哪裡。」單車說。

「有甚麼可以選擇？」我問。

「只有兩個，一是天堂，二是地獄。」單車答得斬釘截鐵。

「有人會選地獄嗎？」我不理解。

「那只是那兩個世界的名稱罷了，天堂未必是你看童話故事裡出現的天堂，地獄也未必是你看寓言畫冊裡的地獄。」單車感覺像是在抽煙的老漢。

「這樣的話要怎選？那是怎樣的兩個地方？」我追問。

「老實說，我不知道。」單車說完這句之後，靜了下來，感覺好像用力地把煙從肺內吐向天空似的，在十幾秒的沉默後，單車繼續說：「雖然這兩個地方的入口，我是經常去的，但是，我沒進去過，一次都沒有。」

「你不可以進去？」我問。

「那倒不是，只是沒興趣罷了。反正我永遠也不需要在那裡生活，我不屬於任何一個世界。即使如此，但我可以告訴你兩個世界入口附近的情況。」單車答。

我點了點頭，細心的等著他說說天堂和地獄的入口的情況。

「先說天堂那邊，由於太多人選擇天堂的關係，那邊的人口總是在塞車。又因為沒有幾個人是會選擇地獄，於是，為了招攬那些剛死去的人，往天堂的路上總是貼滿了地獄的廣告。」單車說。

「廣告？」我抓了抓頭。

「對呀，就像是地獄放縱套餐的海報，那上面都是性感的美女，還有其他的例如奢華飲食套房的介紹短片，又或是派發地獄遊樂場的贈券甚麼的。總之，甚麼都有。一直延伸到天堂的大門口都貼滿著這些。」單車說。

「為什麼天堂會讓他們這樣做？」我大惑不解。

「天堂也想多點人選地獄呀，他們的人口壓力很大。因為一旦進入了天堂，就無法再去地獄了。至於地獄那邊，則冷清得多，路上很乾淨，而且有幾檔味道相當不錯的拉麵店。」單車解釋。

「先別說拉麵店，有人會因為天堂門口那些廣告而改選地獄嗎？」我越來越好奇了。

「也有一點的，但為數不多就是。」單車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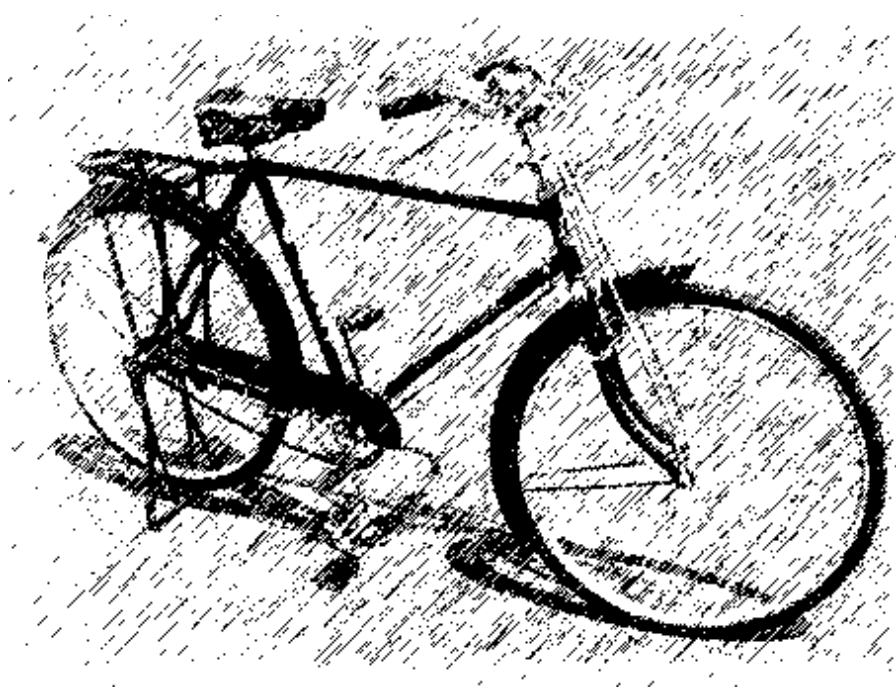
「思想太根深蒂固了。」我點了點頭。

「嗯，地獄也有聯絡過我，說給我一點回佣，然後向快要死的人推銷一下；可是我拒絕了。」單車說。

「你現在不是正向我推銷嗎？」我反問。

「時間差不多了，準備好了沒有？」單車清了清喉嚨，沒有回答我，反而提出了殘酷的問題：「要選哪一個呢？」

我看著我背後那具躺在沙灘上的身體，輕輕一躍坐在單車上面。



C *is for* Cold

■ 眠子

「……這是哪裡？」

意識漸漸恢復過來的我睜開眼睛。

「好、好冷……」我哆嗦著。

眼前的景象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這裡空無一人，就連一棵樹、一間屋也沒有。我努力嘗試回想在這一幕之前的我做過些甚麼，為甚麼自己會在這裡，可是卻苦無半點印象。雪本應是種令人感覺寒冷但唯美的現象，但是在這一刻，我心裡的恐懼就像這片雪地一樣，永無止境，一直向著遠方蔓延。

我再四處張望，雪地上沒有被踐踏過的腳印，估計自己已經暈倒在此處多時。

奇怪的是，我卻沒有半點饑餓的感覺。

我為此而感到幸運。

我把自己身上的口袋翻遍，沒有食物，只有一部早已耗盡電源的手機和一小瓶水。忽地，眼角一片紅色的雪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膽怯地走過去用鼻子嗅了嗅。「這種嗆鼻的味道……

是血！」

這裡發生過打鬥！

本來還以為自己只需要操心食糧及如何走出這片荒野，想不到這裡還存在著隨時會把自己生命奪走的事物。

「沒有時間了……」我必須和時間競鬥，走出這個雪地。

我嘗試整理自己的思緒——目前自己正處身於一個無人問津、連螞蟻也沒有一隻的雪地。這裡很冷、很冷，沒有食物，沒有水源，沒有通訊的辦法，卻存在著一個（甚至一堆）欲把自己置諸死地、身份不明的生物！即使自己一早已經意識到這裡是個危險的地方，但連這裡是哪都不知道、對這個鬼地方毫無認識的自己，實在苦無辦法逃走。

就在這時，透過朦朧的雪裡，我看見了一堆正在接近自己的物體。

是敵人！

我正想拔足逃走，豈料自己遲鈍的舉動似乎讓他們發現了我。我一邊漫無目的地跑，卻沒有為意到地上一顆微不足道的石頭把自己絆倒了。

「這片荒地不是甚麼也沒有？怎麼這裡會有顆石頭！該死的！」我暗自罵道。

此刻，那幾個人似乎追上了自己。

「你為甚麼要走？」「我們很可怕嗎？」「……」那堆人突如其來的一堆問題頓時令我摸不著頭腦。「你放心，我們不是敵人。我們是部隊派來的小組，先前接到線報說這裡有人被謀殺。」

聽到這裡，我心知不妙——他們覺得我是殺人兇手！

我再次逃跑——明明從我恢復意識到現在也只不過是半個小時內的事，我怎麼會是殺人兇手！身上沒有食糧沒有通訊器的我怎麼會愚蠢到來到這片荒地！

「慢著，」「…食糧？」

「咕～」這股怪聲從我的肚子傳來。

「…該死的，竟然在這個時候餓肚子。」同時，他們亦追上了我。

「我們沒有懷疑你是殺人兇手。」

「真的？」我疑惑。

「嗯，從你剛才肚子發出的怪聲已經知道。」我尷尬得紅了臉。

「那麼你們來這裡的目的是甚麼？」雖然已經能確定他們前來的目的並非對我不利，可是我的疑慮沒有因此而消失。

「剛才我話還沒說完。」那堆人為首的一個男人說。「我們已經不是第一隊來到此處的部隊。先前被派遣到此調查此案的同僚在到來後幾天便杳無音訊。我們此行目的正是要徹查此案，及尋找同伴。」

「原來是這樣。」得知他們此行的目的後，我總算放下心頭大石——至少他們是來幫助我的。

「既然天色已漸晚，今天又沒有任何關於兇手的線索，不如你和我們返回基地，明天再作打算？」

我像小雞啄米般向他們點頭示意——這正中我意！

很快我便抵達他們的基地，我總算嘗到久違的水的味道。雖然他們沒有多餘的食物能提供給我，但是身在異處的我能享

受到清水的味道，實在可貴。

「你應該累了吧？先去睡吧，我們還有些關於這件案子的事要聊呢。」

我沒有多說，倒頭就是一睡。

第二天。

「啊～～～」我伸了個懶腰，翻開窗簾眺望天空——我已經睡到下午了！

說來也奇怪，我不但感覺昨天的事完全沒發生過似的，昨晚那種肚子空虛的感覺又一掃而空了！雖然還在為自己現在的處境擔心著，可是我深信只要有隊長他們的幫忙，我一定能逃出這裡的！

「隊長，我起床了～」 「……隊長？」

經過我幾次吶喊，仍未聽到隊長他們的回應，昨天的不安感又再次湧上心頭。我走到基地的小型廚房，映於眼簾前的景象卻又扼殺了我的一絲希望——無數的血濺滿了廚房！這不禁令我想起了昨天在雪地中那灘血，還有隊長昨天的話——那一定是他提及過的兇手！

此時我的驚恐已不是任何詞語所能形容。我再環顧四周的情況，兇手應該已離開這裡多時。我看著血淋淋的廚房，眼眶濕了一片——明明他們只是打算救我離開這裡，不料卻因此遇害……

過了一會兒，我終於從悲傷中恢復過來，醒覺到不是能哭哭啼啼的時間，亦為自己安全而感到幸運。此時我留意到砧板上的肉碎，好奇心驅使我拿起一小塊來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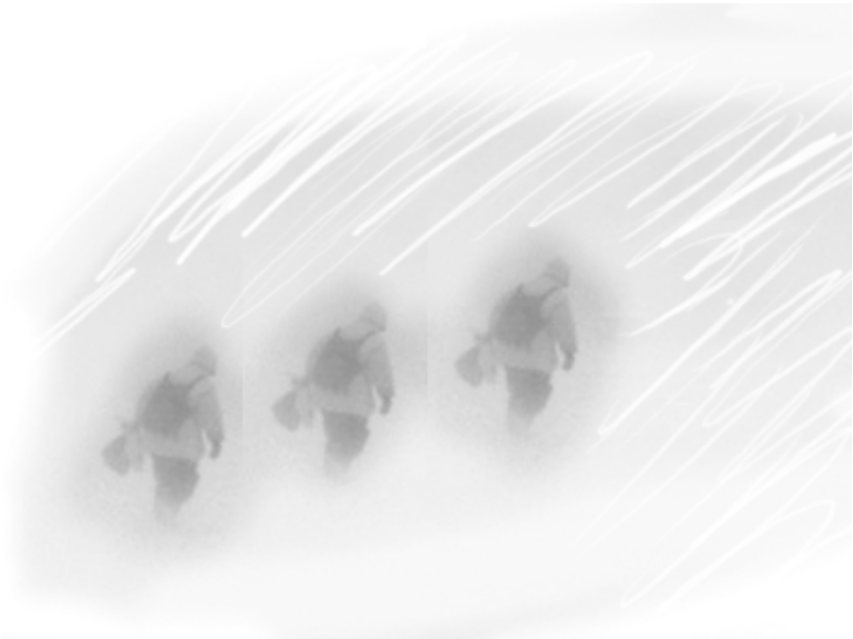
「嗯……這肉有點硬呢，而且我好像在哪裡吃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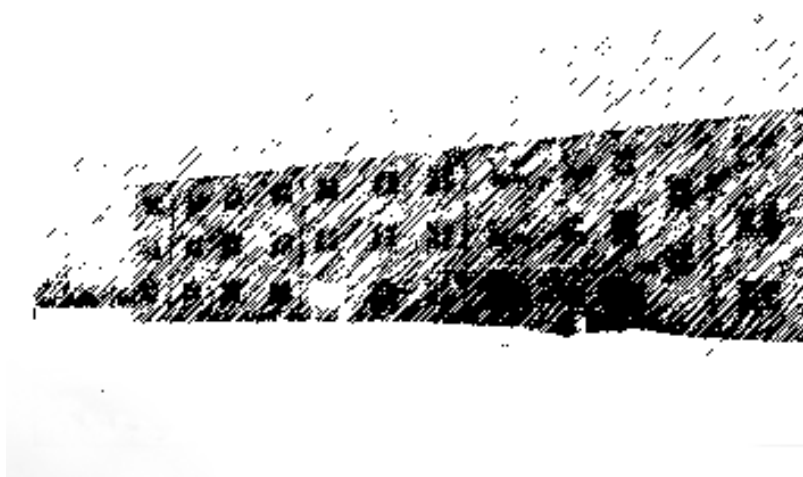
隨後我暗罵自己怎麼還有時間研究隊長他們吃的肉。便隨手拿了件在隊長房間的衣服換上並離開這兒。

「依然是好冷……」我輾轉回到了昨天我曾踏足的雪地。寒風仍在，它不斷抽走我心中的安全感；血色的雪仍在，它再度喚起了我的惶恐……

此時，我又看見一堆影子在遠處徘徊，像是在尋找著甚麼。對方是敵是友？他們是殺死隊長的人？抑或是和昨天出現的隊長同一伍？我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現在不走的話，我有可能會死。





D *is for* Destiny

■ 理想很遠

他微微皺起眉頭，掀著手中一本書冊。

仔細數著，指尖由上而下慢慢移動，直到一個名字，指尖停了下來。他的食指輕輕掃過那個名字，黑色的字跡便立刻消失，不留一點痕跡。

殺了人，他臉上仍然很平靜，像白紙一般，不帶一絲感情。

不，他不算殺了那個人。因為，那個人，每一個人，都是由他帶來這個世界的。他只是，替他結束了本來不屬於他的生命。

有人叫他造物者、上帝，也有人叫他死神。

每個人的命運，都是玩弄在祂的股掌之中。你以為你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嗎？即使現在你這個天馬行空的想法，也是祂在計劃要你想的。

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一字不漏地紀錄在祂的書冊上。祂能肆意篡改，我們也只能跟著命運走。

「來了。」祂淡淡地說，仍然不帶一縷情感。

一道強光剎那間打在這個白色的空間中，帶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中年人緩緩爬起，眯起眼睛四處張望，這裏白茫茫一片，光亮得叫人難以睜開眼。

「我……我喺邊呀？……」中年人痛苦地摸著頭顱，苦苦追溯著記憶。

祂合上書冊，緩緩步向中年人。祂認得出，他就是剛在書冊被擦掉的名字。

中年人抬起頭，祂背對著過份耀眼的光茫，中年人看不清祂。

「……你……係邊個？……我係咪死咗啦？」中年人怎也想不到，這句在 **tbb** 已經說到爛的對白怎會出自自己口中。

「係。」祂斬釘截鐵的回答。

答案像一道雷電般，狠狠擊在中年人身上。

他呆滯地坐在地上，腦袋跟四周圍一致地一片空白。

「……痴線……有咩可能……頭先我……」

「你在電腦前，剛打完最後一個字，因為隱性心臟病，無痛苦地死去了。」

中年人依稀追溯自己閉上眼睛前的一刻。他記得了，他剛剛完成了自己嘔心瀝血所寫的第二部長篇小說。

他跪在祂的跟前，扯著祂身上的白布衫，激動地哀求：「求下你……我唔想死住呀……我啱啱先同我老婆慶祝結婚十週年……我個女下個月考小學啦……仲有……我本書呀……我啲讀者等緊我㗎……我唔死得㗎……」

祂俯視著中年人，他已經滿面流涕，失去理智地嘗試感動祂。

「你已經比其他人好得多了。」祂似乎不為所動。

中年人遏止著淚腺，抬起頭，帶點愠怒地質問祂：「好？！有咩咁好呀？我而加死咗呀！！好喺邊呀？！」

祂打開那本書冊，對中年人說：「昨天那個十八歲的男生，他在這裏懊悔自己為甚麼鼓不起勇氣，向心儀的女生表白；上星期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他在這裏慨嘆自己在世勞碌半生，沒有好好抽時間陪伴子女；上個月有個三十歲不夠的女人，她在這裏後悔自己年輕時選擇了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而放棄了成為畫家的夢想。」祂在訴說別人的故事，不管多可歌可泣，在祂臉上仍舊找不到一滴情感。

中年人聽後，彷彿明白了祂的意思。

中年人回想自己小時候，即使成績平平，家庭也沒給過他壓力，只是給了他一個並不是人人擁有的快樂童年；到了他上中學，朋友不算多，但總有三四個摯友義不容辭地幫助他；他踏上職場，毅然遵從自己的意願，選擇了作家這一條路；駐足社會後，他遇到靈魂的另一半，二人眨眼間便共枕了十個年頭；築好家庭後，他的女兒來了，女兒 IQ 沒有 130，不過跟他一樣，活得無憂。

祂打斷了中年人的沉思：「你死後，你的妻女會惦記你，你的朋友會掛念你，你的讀者會記得你。你的名字在我的書冊上消失，卻永遠留在他們的腦海裏。還在世的他們，帶同你的名字活了下去。你還有甚麼值得遺憾呢？」

中年人仿佛已經接受了自己死去的事實，平淡地問道：「我死後，會到哪裡？」

祂呼了一口氣，說：「真拿你們凡人沒辦法。甚麼天堂地獄，根本就不存在。人死後，就只是單純地合上雙眼，身體動彈不得，只是躺著，直到永遠。」

「咁咪……好悶？」

祂回答：「我刪去你們的名字，卻不會刪去你們的記憶。多數人都會選擇在不斷重播自己生前的片段。換言之，有人會在不停回憶著圓滿的生活，有人會在不斷回憶著遺憾。你準備好了嗎？」

中年人臉上的兩扇窗悄悄關上，嘴上泛起一條淡淡的弧線。

如果祂在此刻刪去你的名字，你也能夠像中年人一樣，永遠活在微笑的回憶中嗎？

E *is for* Endless

■ 藍橘子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好幸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記錄死亡第五百三十七次，又失敗了……不瞞你說，我在他媽的扮死，嘿嘿。沒錯，像某個卡通人物一樣，可這不是我的癖好，大家千萬別誤會，我比那個常露性器官的卡通角色更加認真，扮死也扮得有內涵。我幾經辛苦才在這個鬼地方找到這個既黑暗又擠逼的狹小空間，模擬著自己死亡時的感覺，但是哈哈我還是失敗了，只要我一閉上眼睛，試圖想著一些負面的往事令自己憂傷起來，但幸福的感覺就像洪水氾濫一樣，毫無憐憫地把我的負能量撲熄，嘿嘿我現在好幸福，到底這種從嘴角滿溢出來的幸福感是從何而來？那就要由我的出生說起……也不會花你好多時間啦，我會盡量簡短一點說，請你好好的看下去，希望可以使你的心裡萌起一丁點的負面感覺。

丫～對了，我現在身處的是天堂！

沒錯，我已經死翹翹了～

別笑！你也是一樣！

你不知道嗎？世界已經末日了啊蠢才！

言歸正傳，我一生人都在探索死亡，死亡是人生的必經階段，但不公平的是，當你呱呱墜地，父親會教你如何爬起來走路，牙牙學語，然後老師會教曉你將來有用的知識，出來社會後老闆會硬塞你做人的道理。但到你死的那一刻，也沒有人告訴過你什麼是死亡，人類死了之後會去什麼地方，又有沒有機會重回人間……

沒有！通通都沒有，你說是不是很不公平。所以決定靠自己探究這個問題，我看過很多有關死亡的書，但是他媽的沒用，我也聽過很多人在述說差點踏入鬼門關的經歷，但是他媽的每個人版本都不一樣，中國人說見到牛頭馬面用鎖鏈拐走他；西方人說看見耶穌在摑他耳光；日本人還說看到蒼井空，還一手抓住他的頭塞進她的胸脯裡，是哪個頭呢？嘻嘻我不清楚，但到底是怎麼了啊？到底那個版本才是正確啊？

我終於發現到，要探索死亡就好像教一個小屁孩綁鞋帶一樣，不能口述，也不能看書學懂，一定要親身經歷過才行！但我又沒有蠢到要尋死的地步，我只想近距離看著死亡是怎麼一回事，希望可以發現到什麼線索。小時候我會偷偷的把父親的盆栽根部剪掉，然後記錄著植物枯死的過程（但我來到天堂才發現，這裡沒有植物）。但看著植物變得乾巴巴的我連個屁也沒有探索到。所以在小學的時候我用美術刀殺死了一些小動物，我不是變態，我沒有殘忍地增加牠們死前的痛苦，把美術

刀在頸部用力一割，兩手手指構進傷口然後撕開，整個過程不需要三秒，簡直比人道毀滅更加人道你說對不對？

但也許動物太笨，不論貓狗死掉的樣子都是一樣的，而且我實在把牠們殺得太快，除了牠們頸部的血濺滿我的全身作為安慰獎之外，我根本沒探究到什麼。所以長大後我轉行殺人，說也奇怪殺人的罪惡感竟然比起殺死貓貓狗狗還要低，而且人類擁有大量的情感元素，所以我把那些倒楣鬼殺死時我都盡量把時間延長，然後咔嚓咔嚓地幫他們拍照，拍攝影片，還專業地做了詳細的筆錄，但他們大多都語焉不詳就是了。

好了這些大集團式應邀自我介紹就不說這麼多了，免得你以為我只是個膚淺的變態殺人狂，我不是！咳咳！就說一下現況吧，是哪天我已經不記得了，多虧了那顆大到嚇死人的隕石，沒猜錯的話全地球人類獅子老虎豬牛羊雞甲蟲螞蟻都應該被隕石砸得體無完膚，但到目前為止在天堂上都沒有看見任何一隻動物，這一點我不太明白……說回人類，大家變成宇宙的粉塵後全都上來天堂了，有沒有人下去地獄我不知道，瞎猜也想到連我這種人也能夠上天堂的話，應該所有人都上來了吧呵呵～

這也很難怪上帝那老頭的，「信者得永生，不信就落地獄」，制定這種膚淺理論的他，整個地球的人都突然死掉，他肯定是懶得逐個人分辨他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所以就順勢把所有人扔進天堂就算了。

我意想不到的在探索死亡的過程中自己就突然死了，這可能是命運的安排，我終於能夠體會一下死亡的滋味了。但老實說，乏味透頂這四個字就足夠形容了，當我還未察覺到自己的軀殼是如何被隕石輾爆，或者被它的衝擊波震散，我再次張開眼睛就來到天堂了。這種的環境跟童話故事裡的分別不大，到處都是雲，所有地方都被光照射著，一片和諧的氣氛。但這個

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我失去了殺人的意慾。

我尚在人世的時候，每次看到面前一條生命因為我的破壞而結束時，心底裡都會湧出一陣莫名的快感，雖然受害者明知道我並不會仁慈地放過他，他仍會歇斯底里地向我求饒，雖然他看見自己的內臟澆滿一地，還用盡最後一口氣劇烈掙扎求生，這種令人熱血騰沸熱淚盈眶的情感，比射精還要爽十倍一百倍。但是，當我來到天堂的時候，整個人的心境都平靜下來了，所有事都會令我感到幸福不已，我有試過厚顏無恥地跑去殺人，但可能在天堂的已經是死人所以不能再死，他躺下來不夠一秒就站起來了，還笑逐顏開地跟我打招呼，一點嫌惡和恐懼的感覺都沒有。

對，天堂沒有所有負面的情感，憎恨、恐懼、妒嫉、貪婪，通通都沒有，就算我跑到某家庭殺了他們的兒子，他們也只會笑瞇瞇地看著我，然後那個兒子也會重新站起來，攬住我的腳叫我叔叔早安～真是無聊透了。在這裡我除了滿載的溫馨幸福快樂之外，就沒有其他感覺了，大家都不需要食物，大家都互助互愛，就連自殺的權利也沒有，我試過硬生生扭斷自己的頸子，但是當我醒過來後，心裡就只有對生命的熱誠和積極面對任何事的精神，所以我不敢再試了……

沒有了邪惡；沒有了憎恨；沒有了悲傷，
那麼幸福還算是幸福嗎？

沒試過失去，就不知道獲得的快樂。

如果你看到這張我遺留下來的紙條，請你仔細的想一想……

天堂根本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完美的地方……

F *is for* Family

■ 唔知你講乜

靈堂之上放滿了何太生前最喜愛的白菊。

白菊之上就是何太的照片。相中的何太目露凶光，雙眉深鎖，驟眼一看已令人從心裡恐懼起來，和生前平易近人的樣子相差甚大。

而在靈照之上的「沉冤待雪」四個大字更令人感到詭異……

「嗚……嗚……家姐。」靈堂之後，何太的幼女何紫善正緊抱著她的姐姐痛哭。

她的姐姐倒吸一口涼氣，笑說：「傻女，阿媽被個病煩咗咁多年。而家對佢嚟講係一個解脫。」

聽罷，紫善雙手鬆開：「家姐……但係——」

「A，我都係因為你先咁做咋。」姐姐的語氣突然變重沉重。紫善被她的語氣嚇得不敢再多說話。

「睇下你個妝，喊到花曬，等陣點出去見人？」姐姐的態度忽然又變得和藹。

「咁家姐你呢？」紫善低頭問道。

「我唔使化喇，個男仔係你嚟嘛。一陣出到去記住唔好喊苦喊怨，畀啲精神，畀啲自信！」紫善的姐姐拍打她肩頭一下，給沒自信的紫善添加了一點力量。

在這裡暫停一下，讓我們進入時光的洪流，回到一個月之前。

「家姐呀，你睇下。覺唔覺個道士破地獄個樣好似跳緊舞咁呀。」

靈堂的角落上，正坐著一對姊妹花。

她們無論是髮型，精緻的面龐，姣好的身材以及那吹彈可破的肌膚都如倒模一樣。是不少男士「起雙飛」的夢想。唯一的差別，只是妹妹上善若水的性格和她姊姊處處攻心，佛口蛇心的性格成極大的對比。

「噓……唔好咁大聲呀，一陣你畀人趕走唔關我事呀。」姐姐刻意低聲說道。

「呀……好無聊呀。做咩要嚟啫，我同佢又唔熟，係你個朋友啫。」鬱悶的紫善對她姐姐抱怨，可是她的姐姐對紫善的說話不為所動。

百無聊賴的紫善雖人在靈堂，但精神早已飛到老遠。

倏忽間，她發現一樣新鮮事。

「喂喂，家姐你睇下，對面個男仔好似對我哋笑喎。」紫善壓下聲線，對她身旁的姐姐說。

「太陽底下都有新鮮事啦。」

「唔係呢，你睇下先喇。」紫善不停遊說她姐姐，在她的努力底下，紫善的姐姐最終都看了那個男生一眼。

幾秒過後，她們的臉孔由雪白變得粉紅。看來都被那個男子迷倒了。

「喂，細妹，你面紅啲。」紫善的姐姐對她說。

「邊……邊有呀……」紫善雖否認，但心底裡已發現幾隻小鹿在亂跳。

「唔好唔認喇，等我幫你問佢個電話喇。」說罷，那個男生正步出靈堂，姐姐馬上追上。

接著，男子和紫善的姐姐在靈堂之外談起來。

「係呢，你同佢(即喪禮的主角)好熟嫁？」

「唔係呀。」男生笑說。

「咁你又會嚟嘅？好多人都驚嚟呢啲地方嫁啲。」

「唔係，呢啲係我工作嚟嘅。」

紫善的姐姐雖對她的工作感到好奇，但她的目的不是要了解男子的工作，而是要男子的電話。

「你個工作好似幾得意，我都想了解多啲，但我而家要有事要離開，不如你畀你電話我？」她的人生中，從來只有別人問她拿電話號碼，所以她對自己很有信心，於是決定單刀直入。

「哦……咁呀。」男子思考了一會，然後從西裝袋中拿出卡片。「不如我畀我卡片你，我叫 Lucifer，多多指教。」

姐姐接上卡片，一面茫然，眼白白看著 Lucifer 離去。而卡片上只印有他公司的電話，沒有手機號碼。換句話說，她的如

意算盤打錯了。

接下來的一個禮貌，她們兩姊妹都為這個只是見了一眼的男人傾心，為了他輾轉反側。姐姐曾多次致電到他的公司，可惜也無功而回。相反的是紫善每次致電給他，Lucifer 都定必回覆。Lucifer 就如刻意避開紫善的姐姐一樣。

姐姐開始明白，Lucifer 可能已懂分別出她們，而妒忌也油然而生。

直至有一日。

「咳，咳，咳。」年過半百的何太多年一直被病魔困擾，令她身心受創，更一度有自殺的衝動。幸好她回想起她去世的老公，還有兩名女兒要照顧，才放棄這個想法。

「呀媽，你點呀，有冇食藥呀？」姐姐輕力拍打母親的背。

「唉，食唔食都係咁喇，又唔會好既，過得一日得一日喇。」何太面色無光，猶如活死人一樣。

「唔好咁講喇呀媽，而家醫學咁發達，你一定會好返既。」姐姐雖不及紫善般溫柔，但面對著親生母親，心腸也馬上軟下來。

忽然間，姐姐想起了禮堂上的男子——Lucifer。

「既然我點都搵唔到佢……不如……」

「唔得……話曬都係我呀媽！唔可以咁不孝！」

「佢再生存落去，對佢都係一種痛苦。點解唔盡下人

事？」

姐姐的頭顱搖搖晃晃，複雜的情緒夾雜良知，一起衝擊。

轟轟轟的，這裡醞釀灌頂，那裡靈機一動，思潮翻湧，在腦海上演一場大風暴。

姐姐逐步步入母親的睡房，雖只有短短幾步，但每步卻難以提足。

「阿媽，對唔住。」說罷，姐姐拿起母親身旁的一個枕頭，猛力地向何太面龐壓下。

姐姐看著母親反抗卻無力的樣子，竟笑起上來。

「呀！」弑母的場面，被剛回家的紫善撞破。

愛母心切的她馬上推開她的姐姐，望能救到母親。

可惜……

「你做咩呀！」紫善大喝一聲。

姐姐回過神來，已見母親面無血色，雙手用力接著心臟。憑她在醫院中所學的知識，何太的死因很大可能是突然心臟病。

「你冷靜啲先……」姐姐冷冷說道。

雖姐姐叫紫善冷靜，但試問一個廿歲出頭的年輕人如何接受自己最親的親人殺害自己母親這個荒謬的事實。此時的紫善只懂坐在地上，抱頭痛哭。

「你冷靜諗下……呀媽病咗咁耐，生不如死，點解我哋唔盡下人事，好好送佢一程？仲有……我知你好鐘意 Lucifer……我哋幫阿媽搞喪禮……咁你咪可以見到佢囉。」姐姐不徐不疾地說出如此駭人的說話。然後步離房間，燃點手中的香煙，拿

出電話報警。彷彿如沒有事發生一樣。

「拍拍拍——差人呀，係唔係有人報警呀！」十分鐘後，差人上門，並將何太的屍首運走。

警方在現場取証及向兩姊妹問話後，認為事件何太的死是死於自然，所以就了事。

經過警方一輪調查，屋內再次回歸平靜。

「多謝你有踢我出嚟。」姐姐說。

「……」紫善沒有回應，但也未能放下剛才所見。

「你放心喇，阿媽嘅既事我會搞㗎喇……」

時間回到何太出殯一日——

靈堂上的賓客早已到齊，但無不對靈堂上的佈置感到驚訝。

「沉冤待雪？乜唔係死於自然咩？」

「嘩！何太生前邊有咁撻樣衰㗎……邊個揀呢張相做車頭相㗎。」

賓客們議論紛紛，但負責佈置的姐姐似乎沒有因此感到低落。反而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當紫善從後台步入靈堂時，面上的濃妝更引來場中不少人的反感。她心中記掛姐姐在後台中對她的說話，但面對著場中人的指罵，的確不好受。她開始回想為什麼要化妝出席母親的喪禮？

對，是 Lucifer。為了他，我連弑母一事也可以忍，為什麼

被人指罵我忍不下來？

突然間，一個膠水樽擲到紫善的面上。

「你老母生撚錯你呀臭閩！你老母出殯仲化撚到鬼五馬六咁撚到，靈堂佈置又亂柒咁嚟！你老母如果而家未死，一定畀你激撚到嘔血死呀！冇撚眼睇呀！」台下一個火爆男子連環炮擊，轟得紫善無力還擊，但男子同時也說中了場中不少人士的心裡話，令場中九成的賓客都跟這個男子一起離場。

無助的紫善跪在地上再次痛哭，但這次 Lucifer 再將他的西裝外套放在她的肩上。

而很快，他們走在一起了。

日子過得很快，紫善和 Lucifer 一齊半年了。

雖紫善面上看似很幸福快樂，但這半年來，一直因為喪禮上發生的事而耿耿於懷。

然而，這就是姐姐一直以來所計劃的事情。

「家姐……我好辛苦。」一天晚上，紫善和她姐姐在天台飲酒談天。

「嗯？做咩事呀？鬧交？」

「唔係……我呢半年晚晚發夢都見到嗰日喺靈堂啲人點話我……我又冇機會解釋。我好唔開心。」醉意正濃的紫善爬上天台的圍牆之上。

「你睇住呀，跌死你呀。」

「死？我想呀。咁就唔使畀人話喇。」紫善無意識地說出

這句說話

「真係？」姐姐突然走到她身後，右手貼著紫善的背部，在這一瞬間，無數片段在紫善腦海中重播，她似乎明白姐姐一直所做的事，背後的用意。

「家姐……你放開手……我可以當咩事都有發生過。以前嘅事可以，而家我都可以……」紫善嘗試勸她，可惜她手中一點籌碼都沒有。

「既然你生活得咁唔開心，就等我幫你生存落去喇。」語畢，姐姐一掌將紫善推出去。

在落地前幾秒，紫善一直問自己做錯了什麼，為什麼會死在親人手上？

但看來，她永遠都不會找到答案。

「喂？九九九呀？我家姐跌咗落樓呀，快啲搵人嚟喇！」

這句，或是何紫善聽到的最段一句說話，亦是聽過最令人心寒的說話。

半年前，某處的街角上。

「Sorry呀紫善，頭先塞車遲咗。」

「哦，我要罰你今晚請我食大餐！」

「好喇好喇，你話點就點喇。係喎，紫善，覺唔覺自你家姐死咗之後，你好似變咗好多呀？」

「係咩？唔係呀。嘿嘿，都係咁靚呀。」

G *is for* Green

■ 雪櫃妹

李先生和王小姐相識於中學時期，在李先生苦苦追求下，終於得米。李先生其貌不揚，王小姐樣子中上，縱然外界一向覺得他倆並不登對，但眼見王小姐樣子也不是女神級別，也就沒對此評頭品足。

可是王小姐呢，她自覺樣子不俗，總覺得李先生配不上自己，但既然他又送花又請食飯，便勉為其難地和他一起吧。李先生和王小姐上街時，王小姐都不願把手給他牽，偶有熟人路過，王小姐更跑得老遠，以免被友人恥笑。

上大學時，王小姐天生有點小聰明，總算是揸車邊進了三大的 **BBA**，成績也算不錯。而李先生呢？他本來就不怎麼聰穎，加上空閒時間都花在王小姐身上，結果考不上大學。由於家境不好，甚至屈住公屋，他便不想浪費父母金錢報讀太空人課程，勉強地報 *i* 大罷了。

王小姐進了三大 BBA 後，顯然地和李先生減少聯絡，總是和 BBA 裡的口甜舌滑 mk 仔混在一起。李先生也有擔憂過 com'on James 的可能，但既然是情侶，就不應猜疑太多了吧？於是是一直沒把不快吐出口。

大學畢業後過了好幾年，李先生和王小姐勉強也算得上是情侶。可是，李先生當的是文員仔工作，把薪水上捨入僅有一萬，而王小姐過了試用期不久，便加薪至二萬有多。縱然李先生一向百般遷就王小姐，而且發奮向上的工作，王小姐仍瞧不起他。

偶然下，李先生的友人在蘭桂坊碰上王小姐，王小姐當時更被一名白人老外擁吻著，友人見狀，就馬上拿出手機來，把不堪入目的場景拍下來，再轉發至李先生。友人又偷聽他倆對話，王小姐用一口流利英語跟老外表示有醉意，想馬上回家去。

李先生知道消息後傷心極了，但他仍堅持相信那只是人有相似，王小姐並不會給他戴綠帽。於是友人提出捉姦在床，便強行拉李先生到王小姐的家去。

李先生和王小姐相識多時，早有王小姐家的門匙，他悄悄的開了門，只見屋內並無亮燈，房間內更傳來陣陣啪啪聲。" Ah! It's great! Oh my god! Ah!Ah!!" 李先生小心地推開門，只見王小姐被老外推車，樣子陶醉，不久更被中出，王小姐的聲音高潮下更是叫得淫蕩，更淫蕩地表示已服避孕丸，想和老外來多炮。

"Who's that guy?!" 老外忽然發現李先生的存在，李先生開了燈，氣炸得面都紅晒。老外見狀，便親了王小姐的臉，留下名片咭，說一句 **call me** 便邊穿褲子邊走了。友人見勢色不對，便馬上隨著老外步伐走了。

王小姐不作聲，只是用被子捲著身子。李先生氣憤地說：「一直以來你都不被我碰你，我還以為你守身如玉，誰知道你竟然……不過，我希望你是一時衝動。我原諒你吧。」王小姐嘖的一聲笑了起來，「原諒？誰他媽的要你原諒啊？你知道那人是誰嗎？他可是外資 **bank** 大財團的高層，而你呢？人工一萬還不夠！你不來找我，我早晚也會跟你分手！」

李先生聽罷，心碎了。他沒有使出一套北斗爆橘拳，倒是發了狂般雙手握著王小姐的頸子，大喊：「八婆！枉我咁多年都對你咁好！你竟然畀綠帽我戴！」然後一下一下的把王小姐的頭往牆壁去撞，又緊握著她的頸，直至她不再掙扎，不再說話才放手。



H *is for* air

■ 邵溫溫

我知道，不久的將來我就死定了，所以我忽發奇想，不如用我的餘生寫「我的故事」吧。

如果我的雙手還可以打鍵盤，我想，我的故事應該這樣開始寫……

是咁的。

半年前，我租住了這個地方。而房東是個終日笑臉迎人的老先生，雖然老先生平日說話不多……

對了，這不是日記，我得先介紹自己……

我，是個瘦弱的女生，身高五尺三吋，長髮、瓜子臉、臉上架著一副粗框眼鏡……

我覺得自己的臉蛋很好，沒其他補充了。

最後，我的年齡和體重是秘密，不可以嗎？

工作嘛……主要是聯繫地球另一邊的客戶，因為工作要面對時差的關係，所以簡單點說就是「晝伏夜出」。

朋友沒幾個是這工作的缺點，但容易賺錢這優點完勝一切。

看來離題了點，不過沒關係……言歸正傳就是啦。

我住的單位是樓宇的最高層，可能是這個關係，我住的單位的樓頂比一般的高……

總而言之，我一直覺得天天花板的高是非一般的，就算單位中加造了一層假天花板遮住了真實的樓頂……

換言之，上面一定有個大得可以藏很多東西的空間。

而且直覺告訴我……這層假天花的上面，應該是收藏了房東的什麼秘密吧。

但是，如果真的有秘密收藏其中，那又是什麼呢？我說不準……

「打開那天花板看了，你就會後悔。」半年以來，我內心深處一直有這個念頭在叮囑我。

所以我和那天花板的關係，一直介乎於要打開與不要打開兩者之間。

住上這裡半年，不只天花板的事，我亦有另一些事一直在意……

事情發生在天台，那是老先生的住處。我解釋一下……他是住在僭建出來的玻璃屋中的。

而我到天台的目的，一般就是曬晾衣服，因為洗過的衣服必須曬曬太陽才清新呢。

回說，有時我會無意中發現，老先生會把剛買回來的牛奶傾倒到天台地面的水渠口中……

奇怪的是，老先生每每都全神貫注、慢慢地傾倒他手中的牛奶。

如果他是因為牛奶變酸了，他應該沒必要小心翼翼的倒牛奶，就是他這行為令我一直在意……

不是嗎？與其說他在倒掉它，不如說他在餵水渠口喝奶應該比較像。

另外，雨天的時候，他會刻意地用東西為那水渠口擋雨……好像真正的水渠口就只有天台另一邊的那個一樣。

喂……天台的水渠口不是正正為了令雨水流走嗎？

難道這個特別的水渠口是另有用途的？

某天我猛然想起，這水渠口的下面正是我的單位……

所以，天花板藏著秘密。我果然推斷的沒錯。

所以……為了自己，一看究竟是必須的。

首先，我計算一下水渠以下是我這單位的哪位置，我猜……大約是剛好床尾的位置吧。

要開始了，我先將椅子放在床上，確認是可以安全地踏上去，之後就預備一個大步跨上……

這方法很好，因為我的頭剛好可以伸到假天花上的空間，

我只要打開一片天花板，再打開手上那手機「小電筒」功能，上面的世界就會盡收眼底。

對了，先戴上口罩吧……上面的灰塵一定很多。

「來了！」我心裡大喊。「一、二、三，開！」

一打開假天花板，我還未開始探頭進去，就看到一件奇怪

的東西。

「這是個什麼箱子？」我問自己……

箱子的樣子不奇怪，其實只是個玻璃纖維造的、看似浴缸大小的東西……

奇怪的是，這箱子所有的周邊都上緊了螺絲……它是被鑲嵌在天花頂上的，而且像密封了什麼在箱內似的。

提外話，我知道玻璃纖維可以造小船……因為外國的朋友介紹過它，而且重量輕、防水是它主要的優點。

但，這個箱子有什麼功用呢？

我打開了手機的「小電筒」，開始探頭張望……

箱子的底部接駁著一條粗水管……另外，我細聽之下發現，水管中有液體流動的聲音……

繼續看就發現箱子的底部兩側，各有個三角形的金屬支架支撐住箱子……

老先生用這個做什麼呢……？

這時我想起牛奶的事……難道，這個是做芝士或是什麼奶製品的？

總之不是什麼奇怪的東西吧？我相信。

我終於放下了心頭大石，最後我隨意看看空間的四周……

原來，這個小空間內有一套抽風設計，出風口有一把小型的抽氣扇，而且空間的空氣會先經過隔濾……

所以就算牛奶發出酸味，我在下面都嗅不出呢……這是個精心設計吧？

我拉開一下面上的口罩，輕輕的嗅嗅……

這裡的氣味還是怪怪的……像死老鼠的氣味呢……

不過幸好氣味不太濃。我猜想，天花板這種地方總有這種味兒吧。算了，反正我又不是生活在上面。

「掰掰啦。」我拍拍箱子，預備下去。

就在這時，箱子竟然開始猛烈的搖動，這突如其來的搖晃，就像它被我嚇了一大跳般……

老實說，被嚇一跳的當然只有我。

「再拍一下的話，它會再震動嗎？」我有點懷疑，但我又沒膽子再試一次。

再者，方才一嚇之下，我的腳步開始不穩…所以，我拉住了箱子底部其中的一個支架，用來借借力穩住陣腳。但，這個支架真的牢固嗎？

如果這支架不牢固的話，在下面睡的我豈不是十分危險？

看來有投訴的必要……不過，現在幾點了？

我看看手機的時間，原來現在是凌晨三時多了……好，明天天一亮就上去找房東投訴。

想到「上去」這兩個字，我就不期然地抬頭……

我望著箱子，就像怕它再有什麼異動一樣……而心裡就不斷盤算，不如……今天搬到酒店住好嗎？

就在我正猶豫不決的時候，我看到……

箱子和天花之間的小小夾縫間，竟然慢慢地有一絲絲的、約二、三十條黑絲伸出來……

與其說伸出，不如說這黑絲是由箱內被推出比較貼切些……

一股不祥的預感油然而生……

雖說我覺得那些細絲看來有點髒……但我亦不自覺地伸手去拉了一把……

當我一觸碰到那些細絲的時候，我馬上就可以確定…這…
是一把頭髮!!

換言之，箱子中……藏著的是個人!!

「糟了!!快走!!!」內心的警覺意識命令著我……

心裡一急，手腳就變得不靈光……我一個失平衡，加上一腳踏空，之後，整個人就像滾地葫蘆的跌到床上……

「走!!!」經這樣一跌的我變得手腳發麻，雖然心裡著急，但我雙腿就是不聽指示……

我發覺自己的下身急促地變得麻軟……最後勉強離開了床邊……一屁股就直跌到地板上……

「冷靜點，冷靜點呀!!!」我命令著自己。

終於，我開始可以勉強站起……這時候我才發現……床上多了一個金屬的三角支架！

「這……是我之前一直握住的那個……」

就在我內心的錯愕與恐懼胡亂交錯的瞬間…天花板的箱子又開始劇震……

轟隆轟隆的碰撞聲響過不停，終於，天花板發出一下更大的響聲……

隨著箱子破裂的巨響，一個赤裸的女人背朝天地帶著一把一把的發泡膠擲到床上!!!!

我看著她的右手，她手指上圈上了自己的頭髮……這女人沒有再動彈，只是僵直著睡倒在床。

但我也好不了她多少，因為我也只是僵直地坐在地板……而這刻，我的心跳和呼吸已經佔據了我的思維……

腦中出現的，好像只餘下自己喘息……而全身的肌肉就好像快要被拉扯到心臟一樣……

這一刻，我的視線已被淚水浸得模糊不清，但我真的已經無力去刷眼…

我無意識地看了天花一眼……天花板正鈎著一條排水管……一滴白色的水點隨意地滴到床上……

「撲!」

耳邊傳來一聲巨響……之後我眼前一白，隨之而來的…就是耳後的劇痛……

對，我昏倒過去了。

之後，我的意識就不斷地徘徊在清醒與昏迷之間…我只知道，我被注射了麻藥好幾次……

朦朧間，我發覺有人正把東西推進我的喉頭中……

經過好幾次的沉睡，我的確冷靜下來了，但是，我就像一件被收藏的玩具一樣，

全身上下被堅韌的發泡膠磚逼得動彈不得……看來這次的勞作作品，比上次來的好多了。

「哦，醒了嗎？」老先生問我。

這時，我只懂哭著求饒……

「她……」老先生指指床上的女人……

「用頭髮吸引你注意吧？」

他居然一猜就對了。

「你真傻，你忘了自己一直握著電話嗎，妹妹。」

這話真的諷刺得很。

「我得多謝你。」老先生拍拍床上的女人，

「你也教懂我一些事呢。」老先生微微一笑，之後，我只看到他手上撥帶著一道寒光。

「噗、噗、噗」我知道面前發生著什麼事，但……我不敢看上一眼……

環境由之前的嘈雜一下子轉為安靜，所以，我開始放膽張開眼，環顧一下自己的房間……

我看著本應該屬於自己的、現在卻胡亂散落一地的青絲……我知道，我連那一絲的希望都沒了。

看來，我的處境比她不幸得多……真的連一絲頭髮也不可以給我留下嗎？

「你看，刀子也崩了一角……這東西真真硬得很呢。」老先生背對著我，輕輕舉起手上的菜刀。

我沒回應，因為我根本回應不了。

空氣中瀰漫的血腥味令我胸口作悶，而且，就單單看他那沾滿腥血的雙手，我就嚇昏了不知幾次了。

不過，總比他斷開她的內臟時……那股討厭的、前所未聞

過的酸臭好得多。

雖說我被嚇得老實了，但，他背影帶給我的恐懼感，從沒有因為看的時間長了而減少過。

「你等一下，我處理好了之後就給你喝牛奶，你乖乖哦。」老先生一邊說，一邊看看門口……

他手中握著她一把秀髮轉身就走……而她那沒了下頷的頭「骨碌」一聲，就應聲被拉到地上去，

真的擲地有聲，雖說這聲響不比之前的斬骨聲重，但這一下突然其來的聲音，足以叫我嚇得魂飛魄散。

不過看來他不甚在乎地上的她，反而被嚇得一驚一咋的我比較吸引他的眼球。

他隨意地看我一眼，之後隨手拖著頭髮的末端……而她被拖著的頭顱……那上排的牙齒在地上直接掃著我的頭髮，

看著她那直向上翻白的、下半瞳孔呆呆沒有焦點的雙眼，也是另一個令人心寒的畫面。

我眼巴巴看著頭髮就這樣一把一把的、胡亂的被帶出門口……

這切身的恐怖感，比我看過的任何一套恐怖電影更加震懾心靈。

不過，一切都不比我身處的情況差就是了。

他出門之後，我才察覺到，我的喉頭疼痛得難以言喻……

媽的，我真的想問他：「你不是直接把這軟膠喉管，由嘴巴插到我的胃裡吧!？」

「救我……」我試著對著空氣嗚咽一句，但我發出的，只

有輕微的喉音……

看來呼救無從了……那瘋子是研究過，我口中的膠管是精心細選過的吧？

我想……肯定是了。否則她就早喊我了……我再想了想，不禁怪自己真傻呢。

「對了……」老先生回頭，像要告訴我什麼似的。

「你這種身體狀態，我看……養你五年，應該沒問題。」他衝我的面前微微一笑。

我想，可以的話，給我早死一點比較好。

I *is for* Idiot

■ -里斯維-

世界末日，不論在世的、離世的也逃不過大審判。即使連最尊貴的馬先生也不例外。

這裡有數以萬條的人龍，世上所有的靈魂都要在末日判官面前等待宣判。

這些末日判官的身後有三扇門，它們分別寫上：

左邊：天堂。

中間：輪迴。

右邊：地獄。

「只有少數人可以上天堂，其餘的不是要下地獄，就是要墮入輪迴再次經歷眾生劫難。告訴我，你認為自己憑什麼可以上天堂。」這是每一個靈魂都會遇到的問題，而這位末日判官亦如常地詢問馬先生。

「I love Australia, I love Hong Kong, I love China!」馬先生竟這樣回答。

末日判官對於這突兀的回覆，尷尬地笑了笑就說：「是咁的，作為神之一，基本上我懂得世上所有語言。只是，我很好奇，你明明是中國人，為什麼偏不說中文，反而要說英文呢？」

「對不起，判官大人，身為一個專業人仕，激動的時候，隨口說幾句英文是很合理的。」

末日判官點點頭，諒解他為何如此激動，畢竟他的答案會決定他最終要走進那扇大門。「明白了，大審判前，大家的心情會比較緊張。對了，你生前是一位律師吧？」

「是大律師！判官大人，是『大律師』！不是『律師』。」馬先生特別強調那個「大」字，就怕別人誤會他，將他降格似的。雖然大律師和律師只是不同資格的稱呼，但他似乎很在乎那個「大」字。

幸好末日判官也不介意馬先生的無禮，祂連忙在生死冊上更正資料，並一邊說：「是大律師，不是律師。真對不起，我經常搞不清塵世的種種稱呼。」

馬先生揚一揚手，接受末日判官的道歉。

「對了，告訴我，有什麼原因，值得讓你進天堂。」末日判官很有禮貌地問道。

「憑什麼？就憑我愛國啊！I love Australia, I love Hong Kong, I love China!」馬先生激動地陳辭。

反之末日判官則繼續保持冷靜：「嗯，愛國，很不錯。很好很好，不過呢，世界末日後，宇宙萬物就會重新洗牌，國家界限已經不再重要……你有沒有其他值得自豪的事呢？」

這些說話彷彿觸碰到馬先生的敏感神經，令他咆哮起來：「I love Australia, I love Hong Kong, I love China! What's wrong with that? You don't. You should be ashamed of it. Simply, you don't love your country, isn't it? You do not love your country! You hate China! You do not want to be a Chinese. You are not a bloody Chinese, I am telling you..... Tell me that you are a Chinese! You are not even a fucking Chinese!」

末日判官對馬先生的過激反應顯得有點不知所措：「請冷靜……請冷靜……我完全明白了。你的確是不可多得，難能可貴的愛國人士，實在令人欽敬欽敬。就讓我想想該判你入哪扇門吧。」

末日判官買了馬先生的怕，而且祂也不想浪費心思和他爭辯祂實情是神而不是中國人這關鍵問題上。

於是末日判官就對馬先生說：「可是只有這些情操還是不夠上天堂的，我想你還是要下地獄或者落入輪迴吧……」

此時，就在遠處另一邊等待審判的人龍中，一位末日判官宣判，決定讓一名身形瘦削蓄短髮穿著樽領針織衫的外國男子進入天堂，判詞換來一陣喧鬧之聲。

馬先生見狀，不禁怒從心上起，隨即指罵判官判決不公，有歧視之嫌。

「為什麼西人行，我不行！那人憑什麼上天堂，他有學位嗎？他有專業資格嗎？我不服！」

那外國男子聽到馬先生的怒吼，就在天堂門前停下腳步回望，要看看到底是誰在咆哮吶喊。

馬先生就藉機轉過頭，把一切不滿發洩在那外國男子身上，並向他怒吼：「I have a degree, you don't! I have credential (potential), you don't!」

外國男子有點無奈，搖搖頭輕嘆了一口氣：「Yes, you're right. I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馬先生繼續得勢不饒人：「I have a degree, you don't! I have credential (potential), you don't! 我有學位，我有大律師資格，才配上天堂！你不配！」

那穿著樽領針織衫的外國男子只有微微一笑，沒有再理睬馬先生，並拋下一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就闊步的離開了。

末日判官搔搔腦袋，對於馬先生的失禮有點懊惱，但祂還是決定盡量容忍他的失態。

「馬先生呀……很抱歉呀！那人公司設計的產品雖然一年出幾個版本，令地球產生大量廢物，嚴重浪費地球資源，但畢竟他對地球社會文明發展有重大貢獻，所以他才有資格進天堂呀。」

「但我是大律師！」馬先生不服。

「我明白，我明白。不過考慮到你那滿腔的愛國熱情，實在令人動容，我決定破例給你選擇權。」末日判官安撫馬先生的情緒。

馬先生喜出望外：「選擇權？」

「對。正如我所說，天堂的位子始終有限呀。我實在不能給予你任何位置……即使……即使難得遇上像你此等愛國之仕。因此我決定免你下地獄之苦，讓你進入輪迴之道，並且我會破例給你一個選擇權，讓你在三個選擇中挑選自己輪迴的身份。」

「輪迴的身份？」

「是的。這已經是最優待的判決了，希望你就將就一下吧。」末日判官誠懇地要求。

畢竟對方是神，既然祂都願意讓步給予以最優待的判決，倒不如爽快答應免得節外生枝，馬先生暗忖。

「好吧！我接受祢的判決！」

「太好了，馬先生真明白事理。」末日判官總是抱著謙卑的態度。

「那我有什麼選擇？」馬先生問。

「嗯，認真考慮到你 love Australia、love Hong Kong 也 love China。我決定畀這三個選擇你。」末日判官清清喉嚨，正式宣判。

「哪三個選擇？」馬先生緊張地追問。

「第一，投胎成為澳洲的袋鼠；第二，投胎成為蝸居在劏房的香港人；第三，投胎成為團結無私進步的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人。」

馬先生細心聆聽這三個選擇。

「快些吧，你到底要選那個？」末日判官催促馬先生儘快決定。馬先生則毫不猶豫，搶著回答。

「我選一！澳洲的袋鼠！I Love Australia!」馬先生高叫起來。

末日判官對於馬先生這答案不以為然，因為祂對這些人早已見怪不怪了。



J *is for* Jerk

■ 我是一個賤男

「是的，我不再愛你了……」

我無法看著她地繼續嚷：「是的。你一點都不好，你總是對我很冷淡，就像你根本不想對我說話。一直以來的你一點都不溫柔體貼，跟你一起我沒有快樂過。你彈的鋼琴不好聽，你煮的飯也很難吃，我從都不喜愛吃。」

我沒有讓她喘息的機會：「你也忘記我吧，我不會再想你了。以後都不會。你就不要再掛念我，不要再想我，我也會將你忘記。沒錯，你配不上我，我很討厭你。」

「我不再愛你了。」這是我最後一次跟她說的話。

我是一個賤男。

中學的時候我曾經追過一個女生。有一天我問她：「你喜歡上我，是嗎？」

她答我：「是的。不過喜歡一個人很普通呀，沒有甚麼大不了吧。」我聽到後沒有很高興，卻十分冷靜。

我沒有回應她，因為，我知道我是一個窮小子，就算跟她在一起，結局只會悲慘地分手收場，而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倒不如別讓它開始好了。

從那天開始，我再沒有找她了。因為我知道，這樣對她來說才是最好的。她曾透過朋友問我，到底我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不理她。我不知道怎麼回應。不過，那一次之後她也再沒有找我。

為甚麼明明早知道沒有結果，仍要追這個女生？為甚麼要無故給別人傷害？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人。

不過，我想這最多讓我算是個壞人。而真正令我成為一個賤男的，是我的第一個女朋友，阿凝。

自從中學那一次經歷後，我害怕跟異性熟絡。因為我怕我有一天，我會忍不住去追那個女生。我不能讓自己在追到那個女生後，才發現我喜歡的不是她的全部，然後再讓沒有結果的故事開始，傷害了別人。所以我寧願對女生保持距離。

直至到我遇上她。

我比阿凝大一年，我和她是在大學的音樂學會的結他班中認識。那是我第一次上那個結他班，剛好坐在我身邊的就是她。

「你是第一次學樂器嗎？」

面對主動跟我說話的女生我總會有點兒驚訝：「是呀，你呢？」

「我彈鋼琴很多年了，不過我想多學一種樂器，順道認識新朋友，哈。」

「我覺得鋼琴和結他的聲音是最好聽的，所以我想先學一種。」我老實地回應。

「是嗎？我也很喜歡結他。那我們一起學吧！」

「好呀！」

阿凝跟大學別的女生不一樣。她除了有清純氣質的外表，開朗而且富樂觀的性格亦把我深深的吸引著，我毫無辦法抵抗她那種會溶化別人的熱情。

漸漸地我們變得熟絡，我們會一起彈結他，她跟我說樂理，我跟她分享我喜歡的歌手。她彈鋼琴的時候，我會彈結他伴奏。最後，慢慢的，我們成為了男女朋友。

大學的生活很快就過去。畢業後的我找不到工作，她會默默地在我身邊支持我。在最疼我的爺爺去世時，她陪我渡過我最傷心難過的時刻。阿凝是世上最溫柔體貼的女生，她從沒有對我發過脾氣，卻為我付出了很多。跟她在一起的時間，大概就是我最快樂的日子。

阿凝很會煮飯。我想，能夠吃到她親手下廚的飯菜，是我一生人中最幸福的事情。我很喜歡看著她忙著地準備食物的樣子，感受她好像已經是我的老婆的那個溫馨。

那一天的我忍不住在她端上她拿手的咕嚕肉的時候，叫了她一聲老婆，然後我告訴她，她煮的飯菜是我吃過最好味的東西。她對我會心一笑，然後輕拍我的頭說：「笨蛋！」然後我很享受的像平時一樣，把全部飯菜都吃光，我覺得我是最幸運的人。

我禁不住望著阿凝。那時，我意識到她已經由當年氣質開朗的女生，變得成熟和充滿女人味。我很清楚她將會是我一生中最愛的人。我知道，這是要她真正成為我老婆的時候了。

一個月後的一天，那天正是她的生日，我為她準備了一個燭光晚餐。在晚餐之後，燭光閃爍的環境中，我望住了她的雙眼，那雙迷人嫵媚的眼睛把我定住了很久。然後她給我拋了一個微笑和疑惑的眼神，就像她看穿了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一樣。

我回過神，走到了她身旁半跪下，然後輕拉住她的手。

「凝，遇上你是我這輩子最幸運的事。我答應你，我永遠只愛你一個。」

阿凝有點驚訝，把她的另一隻手摀住了她的咀，氣息好像在抽動。

然後我拿出了準備好的戒指。

「凝，我愛你。嫁給我，好嗎？」

感動的眼淚從阿凝的臉頰了滑下來，她哭了。

然而，我卻沒想過，阿凝會用那摀住臉的手，推開了我拉住她的手。

「對不起。」

她哽咽地接著說：「我不能……跟你結婚。」

然後她衝出了我的視線。只留下腦海一片空白的我，呆在原地。我想，我做錯了甚麼嗎？

那天之後，我沒有再提起求婚的事，阿凝也沒有說起，那天的一切就像從沒有發生一樣。阿凝還是以前成熟體貼的女人，我們也像以前一樣恩愛。我沒有追問不能和我結婚的原因，因為我知道阿凝是最體貼的人，她一定有她的原因。而且，我早已把她當作我這生的另一半，只是深怕會欠她一個名份。

直至我發現了那份文件。

阿凝早就知道自己患了那個罕見的慢性病。直至那天我終於明白，阿凝猶豫的和顧慮的，到底是甚麼。

可我已經記不起當時的心情，是痛心還是驚愕？我只記得我對著那幾張紙呆了很長時間，然後哭了很久。

我沒有把這件事說出來，因為我知道阿凝不想我為她擔心，而我也不希望她知道我為她難過。我努力假裝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我要珍惜我和阿凝之間的一切。

往後的日子，我和阿凝更恩愛，更出雙人對。我總是拿著那個很多年沒有碰過的結他，她彈著她最擅長的鋼琴。在音樂的世界裏，音樂以外的一切都變得很靜、很靜，我和她好像停在無人之境一樣。

跟她在一起的日子，我忘了時間。我終於體會到，在心愛的人面前，一切都變得不重要的那個感覺。

至於那個病，我已經堅強得沒有再流過一滴眼淚，因為我知道阿凝一定也是這樣希望的。我辛苦嗎？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她比辛苦得多。

這段日子間，我想她大概已經猜到我已經發現了甚麼，只是我們還保持那種默契，凡事都不用再說穿的那種默契，好好珍惜著我們還剩下的日子。

五個月後，我記得那一個晚上下著一場憂鬱的雨。

我坐在阿凝的床邊，看著已經很虛弱的她，我輕撫她長長的秀髮。我分辨得出阿凝瘦了，我很心痛。但她卻依然這樣美麗，她那望著我的雙眼仍是很漂亮，動人得把我深深迷住。

大概已經到了我和她結局的時候。醫生剛告訴我他們再沒有能夠為她做的事，我心裏千般不願意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

阿凝輕輕的對著我笑。每次看著她，心裏總是不斷有一陣心酸的感覺湧上來，可是都給我閉住了。我不要讓她看到我難過的樣子，至少不能讓她看到我流眼淚。

她淺淺一笑，柔弱地叫我的名字。然後，我捉緊了她那有點冰冷的手。

她的聲線還是一貫的嬌柔，只是輕盈而略帶點沙啞：

「告訴我，你不再愛我，好嗎？」

我感到一股酸澀，夾著刺痛從心裏湧上來，差點兒被它衝破了我的防線。我不懂她到底在說甚麼，但我把她的手捉得更緊。

「才不要，我最愛的是你啊。」我溫柔的答。

她嬌媚的雙眼帶點委屈地凝視著我。

「不…我要離開你了……」她的眼眶好像有點濕。是因為這場鬱結的雨嗎？

「我不要你為我傷心難過，不要你再留戀我。我一點都不好，也配不上你。你去愛另一個，好嗎？你就說，你不再愛我了，你很討厭我，好嗎……」她委屈的眼淚滑落到髮絲中。

我不忍心。可是我更不忍心看到你難過。

「是的，我不再愛你了……」

我無法看著她，繼續地嘆：「是的。你一點都不好，你總是對我很冷淡，就像你根本不想對我說話。一直以來的你一點都不溫柔體貼，跟你一起我沒有快樂過。你彈的鋼琴不好聽，你煮的飯也很難吃，我從都不喜愛吃。」

我沒有讓她喘息的機會：「你也忘記我吧，我不會再想你了。以後都不會。你就不要再掛念我，不要再想我，我也會將你忘記。沒錯，你配不上我，我很討厭你。」

她閉上了雙眼，眼淚不斷溢出，好像說不出話來，但哭得卻帶點滿足。

「我不再愛你了。」這是最後一次跟她說的話。

她那冰冷的手彷彿突然變得無力，彷彿變得更加冰冷，靜靜依在我手心。

阿凝，她離開了我嗎？這是因為我說的話太無情嗎？

我也再承受不了好像要掏出我心的那種痛。我虧欠她的淚水再也忍不住，一次過的從眼眶傾出，但卻彌補不了我欠她的任何事。

我沒有哭出聲，因為我不可以容忍讓阿凝聽到我為她傷心。她會聽到的。

那一個冰冷的晚上，我這輩子都不能忘記。

我是一個賤男，因為我曾對一個我最愛的，而且深愛著我的人，說出那一番狠心的謊話，我原諒不了自己。如果可以，我希望能懲罰自己，雖然這永遠彌補不了甚麼。

直到今天，我再也沒有靠近過一個女性。以後也都不會。

因為，我不能再容忍有任何一個人，因我這種人而傷心難過。但我更怕的是會有一天，有人會取代了阿凝在我心中的那個位置，我最愛的人的那一個位置。

因為，我答應過她：「我永遠只愛你一個。」

K *is for* Kiss

■ 櫻雪

據說加快嬰兒的成長和變得更加健康的方法，就是輕觸、擁抱和親吻，曾經有一件案例，一名護士看見在氧氣箱中的虛弱的早產嬰兒老是拉扯著那條維持他們生命的氧氣管，她覺得他們太可憐，竟然自行將他們抱起，輕觸和擁抱他們，結果，被護士擁抱後的嬰兒竟然比其他的嬰兒成長得快速和變得健康，站在護士的立場，那是一種出於母愛的自然行為，然而該護士違反了醫療守則，遭受到院方的處分。

一般情況下，小時候的我們應該感受過母親的親吻和擁抱，而我們發覺人要被其他人關懷，那是人與生俱來的群體生活的表現。相信母親的母親也曾經這樣對待關懷她們的孩子，由此角度看來，這一種親吻、輕觸，可說是一種傳承。

我印象中的母親，是一個生活非常忙碌的人，我記得的是她在辦公室內工作，對著電腦打文件的畫面，當時母親學會了速記，自從有電腦後，速記的才能已派不上用場，電腦的資源回收筒滿了，她也不懂得清除。我仍記得的是母親的手機和傳呼機。手機比較笨重，只有打出打入的功能，而傳呼機則有簡單的設計，黑色的外殼，中間有綠色的長方形屏幕，大大的黑

色字體，方方正正的顯示內容。我致電母親，都是有一位接線生接聽，而我留下的信息都是同樣的「她的女兒請她打電話回家。」那時候的我沒有自己的手機，所以都是叫她致電回家。

即使如此，母親依然給我零用錢，一星期約二十元，我在學校購買零食，有時是二元一包的媽咪麵，有時是一元一包的辣味卷，有時是五元一包的魷魚絲，用剩的錢就儲下來，放在一個棕色的音樂盒的空位內，一打開就可以聽到清脆的天鵝湖的音樂。慢慢，零錢已佔滿了整個音樂盒，我不會動音樂盒內儲起的錢，所以就算打開了音樂盒，也不會有想拿回儲蓄起來的錢的意識，可能將來會有用，當時的我是這樣想的。

假日，母親會帶我跟婆婆喝茶。婆婆有一頭灰黑色的微捲的髮絲，掛著親切的笑容，兩眼炯炯有神。我對公公的印象很模糊，記憶中是一張黑白的照片，我只記得更小的時候見過公公一次，第二次看到公公的照片，已是在他的葬禮上。

公公的死因好像是患上了肺病，也好像是老死，真實的情況，我已經不是記得太清楚。就好像是得知一個陌生人的死訊，那一刻有一種淡淡的觸動，然後又歸於平靜。

我記得婆婆反對我畫畫，因為當時她知道我喜歡畫畫，她卻叫我做更有用的事，畫畫賺不了錢，不要畫畫，後來有一陣子，我也很少畫畫了，可能是受到她的影響。

婆婆住在唐樓的頂層，雖然要上落樓梯，但也不覺得特別辛苦。婆婆的家有一種強烈的氣味，有一種小麥的味道，只要一打開門就可以聞得到，而且只有在婆婆的家才會感覺得到，因此我很記得那一種味道。家中的地板鋪上了紅色的磚塊，簡單整齊的擺設，客廳有兩張藤製的椅子，椅子前方是一個木茶几，對面是一部厚重的電視機，木茶几上面放有一個要撥動數字盤，才可以打出的亮黑色電話。電話的希臘語 τῆλεφωνή，前半 τῆλε 是遠的意思，後半 φωνή 是聲音的意思。那個電話給我

的感覺就是古老，彷彿撥打任何一個號碼，就可以聽到遙遠的聲音。

一天，婆婆買來了很多衣服，說是要送給親友的新年禮物，她興高采烈地帶著兩大袋的衣物，獨自爬上長長的樓梯回家，可能是衣服太重，她在那樓梯間絆倒，撞到了頭，陷入了昏迷，回家的鄰居看到了，把她送到醫院。

放學後我收到母親打來的電話，她說婆婆的情況很不樂觀，快要不行了。那天母親哭了整個凌晨，呢喃般的說著「人生無常」這樣的話語，我看著她的紅透的雙眼，也不知道說什麼來安慰她才好，我只好伸手掃著母親的背部。

印象中，在一家幾兄弟姐妹中，婆婆不是特別疼愛母親，因為母親提過，她有一次病嚴重得進了醫院，婆婆連一次都沒有探望過她，但是我相信婆婆和母親相處的漫長歲月中，婆婆一定有親吻和擁抱過母親吧，沒有一位母親完全不疼愛自己的子女。

母親的名字，是婆婆改的，是彩霞的意思。然而母親不喜歡那個名字，她認為彩霞短暫，一瞬即逝，太悲傷了。對於婆婆而言，母親出生那天，天上有一片美麗的彩霞，因此婆婆就以此作為母親的名字。母親說，她倒希望她的名字會是常青植物，永遠充滿朝氣和希望。其實我滿喜歡母親的名字，父母給予孩子的名字，總包含了父母對子女的期望。

後來，還是傳來了婆婆逝世的消息。

在喪禮上，穿著素服的我們全都默然，母親的雙眼依然通紅，我相信那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不論有沒有信仰，遇上這一些場面，還是會覺得心痛。

後來，我偶爾聽到母親說，她在辦公室內看到一隻蝴蝶繞著她的辦公桌低飛，有時是飛蛾。



L *is for* Lonely

■ "鳥"不起

有些空氣，也如凶器。

從讀書的時候已經有這種感覺。
我並不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也不是一個標奇立異的人。
說穿了就只是一個普通人。

成績好的不會是我，太過差的也不會是我。
家長日的時候，會話時間總是三分鐘就完結。
大約，班主任也不記得自己有這個學生。

進入社會後，終於連校園的防護網都失去。
有工作就工作，被辭退就離去。
從來不懂求情一句，從來不懂參與小聚。

一次的小學聚會，一班 42 個同學全都到齊，大家都在回憶當年的學號。

只是數到 24 號，大家也摸不著頭腦。

「沒理由呀，我們不是都到齊了嗎？怎麼會單單不知道 24 號是

誰。」

當然啦，24 號就是我嘛。最後我靜靜的從圓桌中退下，再離開。

始終沒有人知道我的離去，甚至沒人記得曾邀請過我。

工作從沒成就的我，早失去家人的目光，即使一個冷眼，也不是我所相配的事情。

我將自己鎖在房間之中。電話多久沒有響過？我忘記了。

Whatsapp 多久沒有震動？我忘記了。

Facebook 多久沒有通知？我忘記了。

四周的白壁，即使長了眼睛，都不會看我一眼。

有些人認為死亡是一件很怪異的事情，有些人會將死亡描述得很恐怖，寫得血腥淋漓，有些人即說死亡是一個故事，有冷有暖、有血有淚。

只是，死亡有些時候是格外平靜、格外簡單，就像一顆不起眼的地上塵沙一樣。

塵沙沒有遇上頑石、沒有迎上涼風，很純粹。

我在自己房間之中，回想自己二十五年的人生。

二十五年來，沒有人進入我的世界，我也沒讓任何人進入。

寂寞是甚麼？當一個人從未試過擺脫寂寞，他也不會明白何謂寂寞。

我的死亡，不需要棺木、不需要葬禮、不需披麻帶孝。

我的世界鳥語無聲，萬籟寂靜……

有些空氣，也如凶器。

寂寞的氧氣混和我所呼出的二氧化碳，凝結成一把利刃，架在我的頸上。

鮮血的四濺不激昂、不悲壯，比不上花的艷紅、襯不起風的流動。

為什麼這個故事，只有一個角色？

因為

從來，我也是一個人。

因為

從來，也沒有其他人。

從頭到來，從一而終。

嗚咽的聲音被抑止，含淚的雙眼沒閉上。

淚珠中的世界，彷彿有點模糊。

這一刻我大約明白，什麼是寂寞。

怎樣才稱得上死亡？

當這個世上，再沒有任何人記得你，你已經於所有人的記憶中被抹去的時候，你就的確是死了。

想到這裡，心中不禁覺得可笑：「在我活著時，原來已經死了。」

我有甚麼願望？

如果有人因為我的死亡，而流下一滴眼淚，就已經足夠。
人，不需多，一個就夠。

淚，不需多，一滴即可。

原來，

死亡有些時候是格外平靜，格外簡單，就像一顆不起眼的地上塵沙一樣。

塵沙沒有遇上頑石，沒有迎上涼風，很純粹。
的確很純粹。

M *is for* Meet

■ 24 的決定

第一次見到她時真的覺得遇見的是一位天使，一身的白色連身裙隨風飄搖，但最吸引我的卻是她一頭白色的長髮，我站在她幾米後眼也不眨的盯著她的背影看，她背負著雙手赤著雙腳的抬起頭望著樹頂，直至她不知何時回頭與我對望時我才懂得回復意識，真的是很美麗的一個女人。

「你…你好……」

我張口結舌的說出一句最簡單最直接的開場白，沾滿污泥的手指下意識的側著頭抓頭皮，這刻的我大概給她的印象是一個不知哪裡來的流浪漢吧？

「……」

天使並沒有開口回話，但她做了幾個動作令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後沈默了幾十秒與她眼望眼的彼此對視，最後我微微的點了點頭表示明白她的意思。

「我是一個背包流浪漢。」

「我應該……大概……是迷路了。」

「請問最近的市鎮怎樣走？」

當說完這句話後我就後悔了，這應該會為難到她吧？

「抱歉……我還是自己胡亂摸索一下好了……」

我不好意思的低下頭轉身就想走，雖然與她就這樣告別確實是很可惜，但我最怕就是麻煩到別人，況且是她這樣的人。

「嗯？」

忽然有一度力在我的肩膀上傳來，阻止了我向前行的動作，雖然看不見那個人但我知道是她。

「你……」

當我想回頭一看時她已經來到我的身前，然後微笑的對著我搖頭，接著一隻手指著一個方向，另一隻手向我做出一個跟著走的手勢。

「那……麻煩你了。」

我想拒絕她的好意但我在那個微笑下實在做不出來，所以只好不爭氣的紅著臉跟在她後面走。

一路上我都想找甚麼話題來跟她溝通，可是就是不知說甚麼話題適合，直至行了一段路程後我的視線不經意的望到她那雙赤腳時，我才醒悟到一個嚴重問題。

「小姐，你為甚麼會赤著腳走？」

「你的腳趾已經破損流血了！」

「你等一等我脫鞋給你穿！」

明明應該會痛得行不到路為甚麼還能面不改容的帶著我走？一想到這裡我的腦海只想到要盡快給她穿鞋，至於她會不會嫌棄我那對又臭又破爛的鞋根本沒有想過。

「你先坐下我幫你包紮傷口。」

我即時跑到她的面前蹲下來卸下背包取出內裡的急救工具，然後伸手向著她的腳腕就想動起手來，只是最後卻摸了個空。

「怎麼了？」

我抬起頭疑惑的望著她，看到的是一臉惶恐的表情，她只是不停的向我搖頭，與我的距離拉開了兩步，這是我的行為太過粗魯嚇到了她嗎？

「對不起！是我……是我……」

「對不起嚇到了你……」

我站起來慌張的想解釋甚麼，但是就是找不到自己錯在哪裡？所以只好一直的道歉，希望她不要誤會我做甚麼壞事。

「妖怪！」

「妖怪來了！快叫人來！」

「用石頭丟死她！」

正當我驚慌失措時忽然有幾把聲音同時響起，然後就有幾塊石頭在我眼前飛過，這時的我還未知道被石頭打得頭破血流的女人，其實，並不是天使。

「今次不能再給她逃跑了！」

「快包圍她收窄活動範圍！」

不知何時身邊已經湧出越來越多的人，他們男女老幼的人都有，而且每一個人都是一臉緊張憤怒的煞氣迫人，手上不是握著木棒就是石頭，一副如臨大敵的氣勢將我們圍得水洩不通。

「你是她甚麼人！？」

其中一個似是首領的男人用木棒指著我大聲呼喝。

「你們又是甚麼人！？」

我下意識的靠近天使，盡量將身體擋在她的身前不讓那些人壓迫她。

「如果你是路過村子的人就快些離開那個妖怪！」

「不然你一定會後悔自己正在做的傻事！」

「我們村民不想傷害無辜！」

另一個年紀老邁的老太婆咬牙切齒的說。

「現在是甚麼世紀了還說甚麼妖怪？！」

「想不到會來到還有愚民的地方！」

「我雖然不是甚麼男子漢大丈夫……」

「但一定不會眼白白讓你們去傷害一個女人！」

我雖然說得孔武有力，但實際上已經緊張得出了一身冷汗，掌心已經是滿佈了汗水，然而張開的雙手卻沒有一絲動搖。

「你錯了。」

「你，才是愚民。」

「用你的眼睛看清楚吧。」

首領向他身邊的人揚起了揚下巴，這個示意後接下來的時間讓我畢生都不能忘記。

「快拉開他到一旁！」

其中一個中年男人發聲號令後，我就被幾個突然跳出來的男人撲倒地上，我以一人之力實在不能抵抗他們，於是當我離開了保護天使的距離後，我就只能被壓在地上眼巴巴的望著血肉橫飛的恐怖一幕。

「動手！」

「給我用盡全力的殺死她！」

一塊塊石頭從我眼前劃過，它們的目標全都是天使的身體部份，本來雪白無瑕的肌膚瞬間染成鮮紅色，一條條血痕在我的眼前破體而出，然而為甚麼，為甚麼你全不反抗不逃避不吭聲？只是一臉哀傷的望著天空動也不動的受襲？

「你快跑呀！你會被殺死的！」

「你們這群瘋子快停手！放開我呀！」

「瘋子！一群瘋子！」

這是因為我的緣故她才會來到這裡吧？如果我沒有出現過在她的眼前她就不會受這種苦吧？這全是我的過錯，如果要我親眼看著你死的話，我寧願死的那個人，是我。

「她倒下了！」

「大家一起上！」

天使不知受了多少塊石頭衝擊後終於血肉模糊的向前跌到地上，當下巴碰到積存了無數小石的地面時，她的視線剛好與我被壓在地上的視線對上了，我不知是不是錯覺，她那一刻的眼神是充滿清澈與溫柔，就像母親看著剛出世的孩子一樣恬靜，如果能抹乾血跡看的話她應該是在微笑吧？

這刻的你究竟是在想些甚麼？是生存的希望？是死亡的來臨？還是與我相遇的一瞬間？你，有後悔過跟我的相遇嗎？

「大家都用力敲下後不要停！」

「直至讓她粉身碎骨前也不要停！」

「我們殺的是妖怪！我們做的是為民請命替天行道！」

「給我殺！」

數也數不清的棍棒就這樣無情的敲到天使的身體上，骨頭碎裂的爆破聲與棍棒的斷裂此起彼落，圍繞著這兩種聲音外的就是眾人的喘息聲，有的人在狂笑，有的人在哀號，有的人在痛哭。

這刻的現場只有我與她沒有發出過一句聲音，她是發不出聲音，而我是忘記了發聲的意義。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從天使身上流出來的鮮血已經沾滿了在場所有人的身體，血塊和骨頭散落到地上各處，天使已經變成了屍骨無存的一灘肉碎。

「嘎……嘎……」

「停手！大家停手！」

「妖怪……妖怪已經死得不能再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歡呼吧！大家一起來歡呼！」

本來壓著我的那些人也站起來跟那群瘋子一起狂歡，在場的人紛紛高舉兇器的熱烈慶祝，只有我這個沒用的廢人還伏在地上對著一灘肉碎發愣，直至頭部傳來一陣劇痛，我才懂得回復了思考的本能。

「你回復了記憶想起真相了嗎？」

「這就是你們的重遇了。」

「本來白狐可以一瞬間殺死所有人……」

「但是她為了守諾言……」

「為了能夠與你再有相遇的一刻……」

「她忍受了比死更難受的一刻。」

一把聲音在我的腦海裡環繞。

「我記起了……」

「所有的記憶都回來了。」

「我跟她說過……」

「你只要每天都在我們相遇的那棵樹下等著……」

「總有一天我會變成人形來跟你在樹下重遇……」

「那時的我必定會做出一個動作讓你知道那個人就是我……」

「但代價的條件就是你不能發出一句聲音。」

「而我亦不會記得你是誰……」

「否則死神就不會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對著一片白色的空間娓娓道來，道出一個與最愛的人的一個約定。

「你會恨我讓她眼白白死在你面前嗎？」

聲音似是在調笑也似是認真的問。

「我能假設世上會有仁慈的死神嗎？」

「我死時她不在我身邊……」

「現在也算是有過死在一起的經歷吧……」

「這就完成了我與她之間的約定。」

「來世……我們也要生死在一起。」

「死神，你相信我們會再相遇嗎？」

我閉起雙眼回想與她之間的種種經歷，直至聽到死神的最後一句說話來終結我的這生。

「相信。」



Editor's Note

■ 失落豬

很抱歉，勾魂使者勾不到 N 字頭的作品，唯有趁此空檔解釋一下這個故事集的由來。

近來講故台是非多，隔不久就有個帖大家你爭我吵，正評比連載中的故事還多；相反，一個正正經經辦的投票帖就冷清清，每人投三票，結果第一名才得幾十票。相信很多作者、讀者都不希望見到這個情況繼續下去。

無錯，可能很多人都覺得各自做自己喜愛的事，河水不犯井水，雖然這話沒錯，但亦都造成很多小圈子、批鬥情況發生。

高登人才濟濟，別說嫖妓，連放個屁都可以寫成一個故事，比 AV 題材更多元化。如果作者們少點爭拗，多點寫故，讀者們就可以有多些故睇，誠雙贏也。

言歸正傳，這個活動正是以同名電影為藍本。它結集了不同的導演，用 A - Z 廿六個字母，每個字母拍一段大約 5~10 分鐘的短片，主題都是圍繞住「死亡」，但別以為死死聲就好血腥，當中有不少作品其實很溫馨。這正是一個類似主題的活

動，將大家的故事結集在一齊，不一定要平時已有寫作的，所有巴打都可以參加，字數大約 1000~5000 字，以短篇為主，應該會幾好玩。

接受投稿一個月下來，故台底下已無新鮮事。收集到的作品有來自已有名聲的老江湖，也有初次執筆的巴打絲打，更有人被高手伏擊；有令人印象深刻、有不過不失、有隱晦難明的；有錯字橫飛、有離題萬丈、明知故犯最終被除名的；兇殺、自殺、驚嚇、獵奇、變態、催淚、溫情、愛情、親情、抽水、甜……縱然大家都在「死」的題目下寫作，題材廣泛絕不下於講故台整體可見。

這第一份結集，為了保持活動原意，只能每個字母收錄一個作品，所以一定不能盡錄。但好故又豈止二十六個那麼少呢？故此將會有第二炮，應該會叫「死亡筆記」吧。如果在這打包看不到你喜歡的作品，請先不要罵——豬有夠失落了，別把他罵死——始終校對需時，以及這次活動志願校對的朋友都不是正職在做。等不及的朋友，講故台的投稿帖一直都在，要看隨時可以去看；這套結集的好處只是能離線閱讀，和作者們的筆誤和錯字都被修正掉罷了。

失落豬不是能流利地講故事的人，在他能取得突破，能推出自己的故事會友之前，能做的就只是多主持幾個活動，帶好講故台的氣氛，和選些精彩的故事校對好，做個高質甚至終極打包，好讓講故台在膠人膠事充斥的高登中，能繼續成為高質讀物源源不絕的清泉。

廢話就此打住，揭到下一頁繼續閱讀下一個「死人故」吧！

O *is for* Odyssey

■ 柚木熱內盧

博：

1/4(雪)

你知道嗎？每天下的雪，都不一樣。

今天下的雪很輕，輕得令人疑惑為何雪片會下墜，無數的雪片從天飄落，卻連一絲最輕微的聲音也沒有，看久了甚至以為失去了聽覺，世上再也沒有任何的聲音，只有飄落不斷的雪，無數的雪花像碎裂的雲，那麼安靜，那麼靜默，灰塵狀的白點在空氣中碎落，直到融入了白色的大地裡。

我曾經用眼睛鎖定了某一點雪花，從它降下，在空中飄舞，追蹤那無形的軌跡，直到它落到雪地上，我以為我能把它找出來，撿在手裡，但原來那像一滴水落入了汪洋，落下了，就永遠不再存在。

荻。

荻蓋上了日記本，關上窗戶，她摸了一把自己的頭髮。日記本的封面是用某種毛燥的材質制成的，闔上本子的時候，總

讓指尖帶過粗糙的牛奶色表皮，像已經老掉風乾的記憶。

荻看了一眼牆上的日曆。博已經離開了兩個多月。

那天他在醫院裡，要她推開窗，便看見了這年冬天的第一場雪，雪花從窗外飄進醫院的病床上，落在博那因為化學藥品和電療而枯乾了的臉上，溶成了透明的露水，然後再隨著博的生命無聲地蒸發。

博臨終前只向她交代了一件事：

「記得每天，都選擇一件日常的事情記下來。」

嗯。

荻應了一聲。嗯。然後又應了一聲。

喪禮上，白色垂落的布匹飄散著靈魂般燭光，博選擇了火化，而不是土葬，也許是他想要完全消失，而不是在泥土下污穢地腐朽，從血肉之軀到白骨。

那天她回到家中，找出一本從來沒有用過的筆記本。

白色的封面，略帶酸味的白色單行紙頁，她拿出墨水筆，凝望著沒有任何文字的植物纖維，金屬的筆尖擱在紙頁的左上角，黑墨水烙在出一道橫線，荻的指尖像扶乩，無形的力道操作了她的指端，勾勒著灰黑色的筆劃，寫完了，她在發現自己在寫那個字：

「博」

博跟自己戀情沒有任何值得渲染的戲劇性，兩人是小鎮中的居民，在國中時認識，然後升讀了同一所高中，因為班級的活動而慢慢靠近，慢慢牽起了手，慢慢接吻，慢慢在小道中漫步，慢慢地看著同樣的星空。

「荻，我有肝癌，剩半年了。」

那天，博這樣說，然後荻點了點頭，她說：「噢，那明天的便當還要醬淹蘿蔔嗎？」

博曾經說過，在某個夜裡，看著遠方的海，人能夠做到的，其實很少，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都是自然現象，相遇、相愛、吵架、被解僱、中了兩百元樂透，丟了心愛的洋娃娃，最愛的拉麵店倒閉了，母親煮湯時忘記了下鹽，柴火升起的煙薰痛了眼睛，這些都是陽光或雨滴或風，只能感受。

博接受了藥物治療和電療，他說，那都是用生命換時間，也許能多活過兩三個禮拜，氣力卻愈來愈少了，後來，博每天就在醫院裡徘徊，再後來，博每天都只能躺在床上，看著窗外的風景。

博：

12/27 (陰)

父親陪我到你的靈堂後，回家，抽起了煙，是我記錯了嗎？我總覺得父親好久沒有抽煙了。

從我長大以後，便記得了父親抽煙的畫面，母親總要他戒掉，他卻總是不理，你還記得嗎，你第一次到我家裡的時候，父親遞上了煙問你：抽嗎？你尷尬地揮了揮手，然後父親便拿起了火機，走到花園的廊上，穿著和服背影的升起了一盞白濁，花園的夜裡，煙染上了家中的暗燈，那天你不太敢說話，我和你並肩坐著，看著升起的微光，還有刺鼻的煙草味，就像現在。

以往我不懂，為什麼大人總在無聊才抽煙，似乎那是一種工作。

父親煙端上的火屑很刺眼，忽明忽滅。

荻。

荻蓋上日記本，她不知道為什麼博要她寫日記，「記得每天，都選擇一件日常的事情記下來」，荻不是寫日記的人，小學時候，老師總會鼓勵孩子們去寫日記，而荻從來沒有寫過，她總以為，能寫日記的人，都把記憶看得太重，人的時間其實很多，而事件卻很少，時間沒有改變任何事情，只是操作了細節。

淡色的起居室裡，荻看著木桌上的日記本，周遭沒有任何變化，冬天的空氣像真空般安靜。

那是博離開世界的第一天。

博：

12/29(微雨)

我碰到我們的舊同學，羚，你還記得嗎？那個吹長笛的女孩。

她春天要到城裡去工作了，在進出口公司當小職員，她手上總帶著放在黑色布袋裡的長笛，那像她的護身符，我們說著話，走過小時候我們喜歡遛躑那片荒草地，羚拿著那銀色的長管，她說，要聽嗎？

她吹起了一首曲子，我聽過的，我記得你也聽過，長笛的獨奏曲，很悠長，很孤寇，如果冬天的天空會說話，便是這種音調，音色吹過灰綠色的草原，曲子完結了後，羚說，那是巴哈的A小調長笛獨奏曲。

是哦，原來是A小調的長笛獨奏曲，我記得，你很喜歡這首獨奏曲。你跟我提過很多次這曲的名字，我總記不起來。巴

哈的 A 小調長笛獨奏曲。

A 小調的長笛獨奏曲。

荻。

博：

12/31(雪)

今天又開始下雪了。

有時候，我總覺得下雪很可怕，下雨，刮風總會帶著各式的躁音，下雪卻沒有，早上推開窗，天地突然染了白，沒有任何的先兆，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下雪的？是天地初開的時候嗎？記憶裡那個沒有雪的世界，真的存在嗎？

我好害怕，為什麼，總是那麼突然的，我好害怕，沒有任何預兆的雪。

好害怕。

荻。

博：

01/04(雪)

因為雪天，今天父親沒有去工作，跟我和母親留在家中，母親說，那我們來煮火鍋吧，母親將老舊的火鍋爐找出來，你有看過的，需要用瓦斯罐的那一種，母親煮好了湯底，卻發現爐無法點燃，不管我按了多次開關，那藍色的火苗啪地燃著後，剎地便又寂滅了。

我一直按，一直按，卻總是無法打出那蓮花狀的炊火，我一直按，一直按，打火的聲音咔嚓咔嚓地響，像繡了的齒輪。

我沒法點燃那火花，母親說算了，我的姆指泛起了紅印，面前的機械好討厭。

真的好討厭，那點不著的火，好討厭。

荻。

每天晚上，荻便在燈下寫著這些由單詞組成的片段，寫了大概兩個禮拜，她翻回自己的筆跡，便想起了小時候她到個某長輩的家，那頭髮花白的長輩精通中藥，家中其一面牆是百子櫃，整個櫃由數不清的小格子抽屜組成，她好奇拉開了幾個抽屜，每一個櫃子都是不同類型風乾了的植物，每打開一次櫃子，都是一次意外，原來那裡面埋藏了這些東西喔，咦，這個櫃子我之前不是打開過的嗎？

博：

01/06(雪)

原來你的那本法文書，留在我的家裡了。你之前不是說，忘記了把它放在哪裡嗎？原來就在我的書架上。

你用了綠色的書籤，像一根草，我翻開那一頁，下面有一句你劃了紅色的橫線，我不懂法文，那是你讀過的一句話嗎？那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用指尖在紅色的橫線上擦過，似乎那讓我瞭解那句話的意思，但我還是不懂。

那頁之後，再也沒有任何的記號。

我還是不懂。我好想知道。

荻總在日記的最後寫上自己的名字，彷彿那是寫給博的信，寫到這裡，卻寫不下去，自己的名字變得無比沉重，她暗暗覺得不應該再寫上自己的名字，寫上這一個「荻」字。

她闔上日記本，將日記本抱在胸前，那日記本的質感壓迫著她的心跳，她深吸了一口氣，房暗的溫暖讓玻璃窗結了水氣，窗外是霧化了的雪，一陣又一陣的白色微粒的彷彿終有一天會積滿荻的房間，從外面的世界湧進來，將她淹沒。

她寫不下去了，再也寫不下去了。

為什麼要我寫日記？那天之後，再日常的事物，都聚上無以名狀的重量，家中的燈光，窗外的凝結又化掉在凝結的冰尖柱，父親的一句問候，同學寄來的明信片，她嘗試打開日記本，是斷章了的日記，她無法續筆，或是她不願意續筆，她無法在書寫任何的細節，對於這個沒有博的世界，她腦裡處理文字的編織機的所有弦線都斷絕了。

某天，她將家中栽培著百合花花瓶的廢水倒到外頭去，卻聽見了鄰居的小孩在哭，她繞過去，看見墊了布竹籃中躺著一隻灰色的小狗，那頭半閉了眼，微開的眼皮像乾涸的唇，裡面是凝結了混濁感的眼珠。

死了，那小狗。

鄰家的小孩坐在地上不斷抽泣，用手背拭著紅彤的臉上流落的淚，咽哽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氣呼出斷斷絕絕的白霧，小孩看起來有七、八歲了，那頭小狗跟他相守的時間也是這個年紀罷，荻沉默地看著小孩的哭泣，心頭前所有未有的空洞，寒冷的風能從她的胸間穿過，發出長笛般的低鳴。

死了，那小狗。而那小孩在哭。

那天晚上，入睡之前，荻一直看著那小狗的身軀，灰色的

毛髮，沾上了雪片的髮端，冰結的霜雪蔓延失去了體溫的肉體，連舌尖、瞳孔、心跳都要凍結，它的生命將永久埋葬這無盡的冬雪裡。

博：

我

一月的末端，雪勢減弱，那天早上荻起床後，窗外沒有降雪，推開窗，她看見了，從家中的看到某個平原上，有一株枯樹，深褐色的枯樹幹像屹立在雪海的鶴，枯乾的枝椏指向微光的天際，荻穿了厚重的毛衣和雪靴，走出房間。

昨夜積雪不厚，但仍然讓荻的足印連綿出一道虛線般的軌跡，愷白的世界孤絕了形單隻影的荻，她一步，然後一步的走出去，朝向那枯樹。

她想起了，某個夏夜，那樹仍然枝葉繁盛，嫩綠的樹蔭間透露著精密的星空，那夜博牽著她的手，走到樹下。

沒有博在她身邊荻，呼著喘急的氣息，踏出了一串悠長的足印，終於走到那樹下，她伸出手，觸上那粗糙的樹，樹皮上疙瘩的硬皮略略刺痛她的冰凍的指尖，樹的溫度雖然不溫暖，卻並不冰冷，是恆常的樹溫，像草藥和各種植物永恆持存的生命。

她繞著樹幹，轉了一圈，突然卻看到，在樹幹的某個凹洞裡，有一張白紙。

她探出指尖，夾出那張白紙，白紙撕了一半，折了兩摺，打開——

荻的眼角瞬間被全身的水份擠壓，崩出了淚。

那是博的字跡。

紙上只有三行的字：

荻：

不要哭。

博。

荻的雙腿一軟，跪在細碎的雪地上——白痴——博死後，這是荻的第一次流淚——就因為你要我不要哭，我才會哭，你明知道的——荻用模糊的雙眼看著那黑色的筆跡，是博，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又來到這株樹邊，留下這個張紙條。

荻張開顫抖的雙唇，無聲的嚎泣，是的，我知道了，你已經不在了，你已經死了。她握著博的小紙條，那乾弱的紙片，那是他在世上最後的痕跡，從那以後，矜的長笛，父親的煙蒂，母親的瓦斯爐，博讀過的法文書，那都已經是博無法再去擁有的日常。

博已經不在了——荻這才發現，原來這是她第一次意識到這個事實，博已經死了，再多的生活細節，也無法再去書寫出他的身影——這就是死亡，現實的各種形式再也無法重構那曾經的存在，她寫了多天的日記，原來都寫錯了，博要她的寫的，不是關於他的世界，而是沒有他的世界。

荻張開口，用力呼吸，滿地的雪，天上的雲，她一次又一次地用力的呼吸，像初生的嬰孩，第一次嘗到空氣的味道，和死亡的事實。

荻閉上雙眼，平息著滿眼的淚，那年，在那有著以光年為單位的時差下，博跟她，一起看著滿天遙遠又神秘的星空，那一刻的當下，就像現在，就這個博已經離開了的世間，像那雖然枯去卻依然佇立的樹，永遠的留在荻的腦裡。

那天，荻回到房間，打開日記本，將博的紙條夾在她所書寫過的日常當中。

荻的手掌像兩片海葵的葉，盛著日記，然後闔上，靜靜地收藏了她所有的日常，與博的死亡。

P *is for* Promise

■ 理想很遠

這是一個有關承諾的故事。

「噏，放咗學嫻嫻買雪糕你食。第一日返幼稚園要聽話呀。」

懵懵懂懂的小孩子仰起頭，雙瞳內蘊藏對未來未知的恐懼，同時又帶著一絲好奇。

老婆婆以為小孩子不相信她，便用一隻粗糙起繭的尾指，扣住小孩子細嫩的尾指。

「勾咗手指尾就無得反口嚟啦。」

小孩子臉上綻放出陽光的光線，熱力蒸發了恐懼，帶著期待走入色彩斑斕的幼稚園。

承諾，是一種對未來不安的定心丸。說到底，其實承諾還不是基於不信任的約束。要是相信對方，生意伙伴何必要簽合約？要是相信對方，你為何又要口頭言之鑿鑿地承諾另一半你會娶她？因為種種的不相信，承諾這一回事便應運而生。

然而，這個故事，是講述承諾如何令人由不相信變為相信，

由倚賴承諾變得不需承諾。

現在，小孩子由一個揸著 SPI 的小不點，眨眼間變成一個揸著 Y-3 的青年。

在這段光景，青年接觸了不同的人、認識了不同的朋友、建立了不同的圈子，也見識過社會各種的黑暗。

「承諾？你唔係信呀嘛？」

我相信每個人初初造訪這個星球的時候，都只是一隻鸚鵡。沒有人教牠說話，牠不會說話。沒有人 Hi 牠，牠也不懂「Hi 返你轉頭」。人亦如是，父母沒有打過他，他不會知道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暴力可以有效解決問題。沒有被人欺騙過，他不會知道講承諾的人是多麼天真，而且蠢及無法生存。沒有被人欺騙過，也不會不再相信。

青年和每一個你一樣，都有欺騙過人，都有被人欺騙過。他也被母親欺騙過利是錢會替你好好保管、他也被父親欺騙過橡筋會吸血、他也被女朋友欺騙過就算他窮也不會嫌棄他、他也被老師欺騙過盡力便能夠入大學、他也被洪卓立欺騙過友好能夠一生一世。

每一個我們都是「他」。

本來篤信的信念，抵不住現實的衝擊，使青年都不再相信承諾。久而久之，青年跟所有人一樣，把承諾當成謊言的種子，不斷栽種在身邊的土壤。

連沒有欺騙過他的，他也沒有想過對她守承諾。「承諾？你唔係信呀嘛？」

只不過是在這個充斥著謊言、瀰漫著不信任、氤氳著手段的社會，他和我們一樣，都被同化了。

當每一個人都撒謊時，守承諾的人竟變成異類。

正常和不正常的界線，亦漸漸模糊。

小時候的少年，恰逢經濟不景，雙親都疲於在外奔波。少年就在嫲嫲家中長住。嫲嫲的樣子很年輕，到哪都被人誤以為是小孩子的母親。事實上，嫲嫲一早已身兼多職了。不僅樣貌年輕，嫲嫲個性也很活潑。雖然年過半百，但她總愛帶著小孩子四處走，這裏瞧瞧、那裏玩玩。即使不富裕，嫲嫲也想她的孫兒見多一點、懂多一點。

「下次默書有進步就帶你去濕地公園，好無？」

「吓，我啲同學仔話好貴嚟喎！」

「貴咩吖，嫲嫲應承咗就係嚟啦。我幾時有呃過你呀？」

在青年的記憶中，嫲嫲的確沒有嘗過食言。

自從青年讀完小學，父母也掙夠錢，生活也沒有以前那麼艱難，有能力供青年就讀私立學校。短短在這個社會縮影沐浴半年，青年漸漸被私立學校非富則貴的同學同化。

「喂，下星期去你屋企做 project 好無？遠唔遠㗎？」

「可以呀，我住 XX 邨，喺學校有小巴直到㗎。」

同學們的眼神驟變起來，向青年投向防範的目光。

「乜原來你住公屋㗎……」一個居住在尖沙咀的同學不諱言。

「吓……咁我唔去啦……」另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同學直截了當。

青年一直不認為跟嫲嫲住在公屋是件醜事，直至今日他被周遭的人當成怪胎般看待，他第一次知道「階級」這回事。

不久，父母提出讓青年搬回跟他們一起住，青年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應承嫻嫻有時間就返嚟探我呀……」

青年草草答應，「沙啦沙啦」的一聲趟上有點生鏽的鐵閘。青年嗅嗅自己的手，那股鐵臭味令他作嘔。

不過，追求銅臭的自己豈不是更令人作嘔？

就這樣，他頭也不回，離開了他成長的地方，離開了陪他成長的嫻嫻。

在屋內聽到升降機到達的聲音，嫻嫻忍不住微微打開木門，在一條小隙中目送青年踏入，關門，直至消失。青年一直也沒有回過頭，因為他並不留戀這裏一桌一椅。

嫻嫻就知道，那個承諾，青年很難會兌現了。

搬到了父母位於何文田的新居，青年聞到了皮革、香薰、冷氣機的氣味。他知道自己由「屋邨仔」升呢到「私樓仔」了。

帶著這份自信、這個背景，青年在中學的社交圈子混得相當不俗，長袖善舞的他很快過著上流社會的生活。

青年的新居距離學校不算太遠，途中恰好經過嫻嫻的公屋。在初中時，青年乘坐校車上學，由於就讀的同學都是富家子弟，公屋屋邨並沒有站。要是誰在那裏上車，恐怕都會被全校團結一致地排斥。

這個時候，青年的表妹，嫻嫻的第二個孫兒出生了。她的父母也把表妹交給嫻嫻照顧，就像青年的父母一樣。嫻嫻年紀大了，再沒有人讚她年輕了，她仍然盡心盡力照顧表妹，給她最好的，但嫻嫻並沒有忘記過青年，哪怕青年多久沒有兌現那個承諾。

嫻嫻知道青年的校車途經這裏，也清楚這裏不會停站。但她只知道，她好久沒見青年了。再不多見他，她怕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每天清晨五點，大地還是暗黑一片的時間，嫻嫻就會起床。晚上照顧初生的表妹已夠吃力，徹夜難眠。但她堅持每天五點起床，抱著被厚被裹著睡得正酣的表妹，走到那個校車會經過的紅綠燈位。有時幸運的話，紅燈使校車停下，讓嫻嫻多看幾眼青年；欠運的話，綠燈亮起，校車一掠而過，她只看到青年的側面，一秒。

犧牲休息時間，冬天抵受寒風，夏天抵擋炎熱。為的，只是一眼。

因為她怕自己時間不多，隔著玻璃的一眼也變得如此奢侈。

終有一天，這一眼也會變為一種永不能再實現的奢侈。

在無數個黑夜，青年都在蘭桂坊等酒吧，和一群含著金鑰匙的朋友，過著夜夜笙歌的生活。

言談之間圍繞的都是奢侈品、說話句子滲出的都是扭曲得可怕的价格觀。更可怕的，是在不停崇拜、附和、篤信這些價值觀的人。

甚麼最可怕？就是當一樣本來可怕的事，變得不再可怕。

煙霧瀰漫的席中，青年感到褲袋在拚命震動。一看之下，原來是那組曾經屬於他的「家居號碼」的八位數字。

青年放下水煙的吸管，繞過坐在旁邊的朋友出店外接聽。

「阿遠呀，你喺邊呀？」

一聽便認出，是嫻嫻的聲音，是聽得出的期盼。

「酒吧囉，做咩呀？」

「哦……」

嫻嫻的語氣有點轉變，是聽得出的呆滯。

青年生怕家中有事，再三追問。

「無……你上個禮拜應承咗我今日生日會返嚟飲湯，尋日問你都話得……我見你咁夜都唔出現，怕你出咩意外咋嘛……無事就得啦！小心啲返屋企呀。聽朝得十四度咋，出門口前著多件衫呀。」

說畢，青年呆呆佇立在酒吧門外。調酒師搖動 cocktail 和冰的撞擊聲、店內朋友的歡呼聲、四處酒杯清脆的碰杯聲，他統統都聽不進耳。

「我究竟喺度做緊啲乜？」

有時候，人是會突然迷失。

當你在埋首溫習時，有沒有曾經停下來，問自己為甚麼要硬把對生活沒關係的知識強行塞進腦袋？

當你在公司輸入文件時，有沒有曾經停下來，問自己為甚麼要坐在電腦前幾個小時為一樁與你無干的生意費煞心神？

當你在電腦前拚命打 lol 時，有沒有曾經停下來，問自己為甚麼要為一些拔掉電源就化為烏有的武器捱過多少通宵？

青年在此刻也很迷失，他為甚麼要坐在這裡？說到底，他不喜歡酒，他認為太苦；他也不喜歡在晚上外出，他覺得太累；他更不喜歡與大眾紈袴弟子打成一片，他感到虛偽。

那他為甚麼要坐在這裡？他也想不通，他只知道自己又毀掉多一個對嫻嫻的承諾。

然而，那時候的他並不知道他能夠毀掉的承諾已經所餘無幾了。

下一次再見嫻嫻的時候，是在醫院的病房。離別的先兆，徹底叫青年放下無謂的自尊。

一個電話，令青年冷汗直冒，心臟也像停頓了數秒。青年的腦袋一片空白，他很想大哭，但嚇得雙目無神空洞；他很想大叫，但怕得只能張大喉嚨；他很想跑；卻呆得雙腳重得不能挪動一吋。

青年不想失去親人，更不敢想像失去最疼愛他的親人。

當青年趕到去的時候，見到一個孱弱的身軀，頭上繃著白色的繃帶。青年這時候才看見她臉上深深的皺紋和凹陷的臉頰。此時青年才驚覺，已經好久好久沒有正面看過她。想不到，是要在她閉上了雙眼，青年才肯把眼光放在她身上。

後來得悉，原來剛學懂行的表妹一下子衝了出馬路，嫻嫻為了把她捉回來，情急之下沒看清路面情況便……

青年不敢再聽下去，心裏暗罵嫻嫻：「點解妳咁要蠢呀……」青年在床邊陪伴著她，深信能夠給予她一些支持，支持她努力睜開眼。他亦希望自己的內疚能驅逐悄悄臨近的死神。

等待的時光，尤其漫長。

時針走了不知多少個圈，她張閉眼神，呼吸一口在世的空氣。他的心也安定下來，卻不自覺地紅了眼。

經醫生檢查後，證實沒有性命之虞，一家人總算紓一口氣。

嫻嫻告訴青年，她在昏迷的時候隱約聽到他在叫自己不要睡，叫她回來煮晚飯，所以，她就這麼醒過來了。

事實上，青年一句說話也沒說過，只是嫻嫻瀕臨生死邊緣

時，也是靠她對青年的掛念撐過來。

青年的眼眶也忍不住決堤了，他對嫻嫻說：

「應承我，如果你真係要走，都要畀我見你最後一次。無論點都要等埋我！」

嫻嫻豁達地笑說：「傻孩子，怕甚麼呢？死了就一輩子，不死都半輩子了。」

青年的情緒有點激動：「總之你就應承啦！！」

嫻嫻仍舊慈祥：「好好好，我應承你啦。」

青年冷靜下來，循例問了一句：「真係？」

嫻嫻遞出她癯瘦的尾指，與青年的尾指緊扣在一起。

「我幾時有呃過你？」

不過自此之後，青年和嫻嫻都知道，死亡離她不遠了。

嫻嫻出院後的一個週末，青年故意早起，陪嫻嫻到茶樓去。青年怕以後的週末，再沒早起的理由。

人就是如此，面臨失去的危機才會急於表露珍惜。

「之前你二孀教我上網，我睇到新聞，你宜加中六係咪就嚟要考……D……G…咩入大學呀？」

「係 DSE 呀嫻嫻。」

「哦……好深㗎？」

青年點點頭，自己終日聯群結黨沉迷玩樂，是沒有考入大學的可能了。老師知道他資質不俗，要是能下苦功，肯定能平步青雲。可惜，別人差不多衝線，嗅到勝利的氣味，自己卻現在才起步，已經輸在起跑線上。

「唔知我有無呢個福氣睇到你大學畢業呢……」

青年把心一橫，壯志雄心地點頭說：「放心，一定有。」

嫻嫻沒有猜想這個承諾兌現的機會有多大，只是安慰地呷了一口普洱。

青年答應嫻嫻，同時答應自己，這個承諾，一定要兌現。為自己前途也好、為贖清以往的內疚也好，他的畢業相不能缺少嫻嫻的笑容。

為著一個承諾，青年首次努力嘗試兌現。只剩兩個月，不要緊。「我一定得嘅」青年總在鼓勵自己。他奮力鞭策自己，因為他知道自己正在跟死神比賽。

在臨赴試場的幾星期，死神還是比青年早一步趕到了。

那個深夜，青年帶著傾瀉的淚跑往鄰近的醫院。他一邊跑，心中一邊默默支持著嫻嫻，青年好怕來不及跟她說一聲再見。

終於，青年發狂似的跑到病床，只見眼已睜不開的嫻嫻。嫻嫻好像知道青年來了，她用盡全身的氣力，撐開眼瞼。她想，多見青年一眼。

「…我…來…了……」青年哭成淚人，口齒也不清了。

「我答應過你，臨走要等你來送我嘛。」

青年哭得更厲害了。原來在臨別的時候，心中有千言萬語，卻說不出一個字。

「我……畀唔到你睇我大學畢業啦……」

在這關頭，青年仍然毋忘這個承諾。

「再……應承我一件事……好嗎？」

嫻嫻也開始說不出話了。青年抑制著湧出的悲慟，把耳朵湊到嫻嫻嘴邊。

「將來……如果…書唸不好…賺不到…錢……朋友也沒幾個…沒有地位……權力、只當一個……日夜勞碌的小人物……也不要緊，只……要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就好……好了。」

青年用力點頭。這次，他第一次伸出自己的尾指，竭力扼住嫻嫻冰冷、微微顫抖的尾指。嫻嫻眼瞼慢慢拉下人生的謝幕，她的笑容仍舊和藹快樂。

嫻嫻離開時，留下了面上的微笑，帶走了永恆的承諾。



「準備……三、二、一……一個半……笑！」

青年穿上黑色絹質的畢業袍，頭頂四方形的畢業帽，與家人在香港某所知名學府前拍照。

旁邊比青年矮一個多頭的女孩把雙手擋在眼睛前來遮擋炫得叫人睜不開眼的光線，帶著不滿的語氣抱怨：「畢業禮先嚟咁曬，表哥你真係唔好彩。」

少年轉身望向身後刺眼的陽光，眼睛眯了一眯，鼻子霍地一酸，對表妹說：「可能，係嫻嫻嚟睇我畢業呀……你睇下，個太陽咁光猛，好似嫻嫻笑得咁燦爛咁呀。」

「我答應過，我的畢業相中，一定要有妳的笑容嘛。」

「表妹……幫我喺度影多張丫。我個頭無塌到丫嗎？……呃……高少少……再高啲丫……我想影埋後面個太陽呀。」

R *is for* Repeat

■ 鐵四

深呼吸，閉上眼睛。

想像漆黑的畫面中浮現一個光圈，越來越大，越來越近。

接下來用盡全身的力量，往光圈裡跳……

我猛然睜開眼，是熟悉的家。那部 42 吋的液晶電視機沒有播放著千篇一律的肥皂劇，放在飯桌上的手提電腦已因電量過低而自動關掉；給兒子買的玩具散落一地，玄關裡放著那幾對歪歪斜斜的鞋子看起來特別有親切感；陽台那些盆栽已經枯萎了，連妻子生日時我送她的向日葵也不再燦爛。但也許此刻和我最親密的，是那腳下鋪了柔軟坐墊的椅子，和眼前那條懸掛著、輕輕搖擺著的繩索。

我驚醒，我終於想起自己在做什麼——我正打算上吊自殺。對，沒錯，我想起來了，我要死。數分鐘前我才把椅子從飯桌旁搬到客廳的中央，然後小心翼翼地站上去，再把繩子繫在天花板吊著的水晶燈上。水晶燈已不再華麗，上面滿是灰塵，我輕輕一吹，塵埃在風中舞動、散去。

我在繩圈前呆滯了一段時間，伸手往褲袋裡搜索了一下掏

出了電話，已經完全沒有電了。也罷，我不要让別人找到我。

也許也沒有人要找我。

我用力地把繩子往下扯了扯，確定了水晶燈夠牢固。往窗外看看，沒能看得出現在是什麼時分，天空灰卻染紅，沒雲，下著細雨，沒有被雨水沾濕了的青草味。看錶，驚覺那勞力士已經停在了四點三十分。平常這個時候妻子已經把兒子從幼稚園裡接回家，然後捧著大包小包的魚和菜開始製作豐盛的晚餐，帶著微笑等待我下班回家。不過這都是她帶著兒子離開前的事了，有點想不起那滋味。

說起來，也將近一個月沒有上班了，上司那時把我即時解僱的嘴臉，我一輩子都記得，每每想起都想吐。我知道的，他一直視我為眼中釘，早就想再個機會把我踢走。我不懂，為何我如此努力工作了近十年了才爬到這個位置的時候，這種沒有用的二世祖竟然不廢吹灰之力就成為了總裁？

我更不懂的是，為何被罵垃圾、被罵沒用的人，卻是我？花了這麼多年，用盡所有給妻兒最好的家，到頭來只因我的失業，便被狠狠的拋棄。這到底是為什麼？

忽然想起十多年沒聯絡過的父母。兩老大概在與哥哥的小孩玩得愉快，壓根兒沒有想過他們那個可有可無的次子正準備結束他的生命吧。也許明天他們在報章上看到我死去的消息會拍掌叫好，反正他們三十多年前就不想把我生下來。在我十多歲時得知這個真相時，我曾經感激這叫「良心」的東西讓父母把自己生下來——但我太錯了，我知道我根本不應該生存在這世上。

我現在準備做的，不過是完成父母三十五年前的願望罷了。

反正，我再無牽掛，因為連我唯一所愛的妻兒，也離開我

了。

會痛快地結束吧。

我伸出雙手，扯開繩圈，閉上眼，把繩圈套在脖子上。

也許會死得很難看吧。

但總也比活著好看吧。

雙腳一蹬，椅子往側倒下。

繩索一下子勒緊，張牙舞爪地扯著我的脖子。喉嚨被完全的堵住，像是抗拒任何一滴空氣溜進肺部。好痛苦好痛苦好痛苦。即使下定了死的決心，原來到了這一刻還是不自覺地掙扎。我不知道繩子會否斷開，我不知道我會不會真的成功地死去，我不知道若然我掉了下來後，吊燈會否也掉下來，把我砸死。無法呼吸，無法作聲。我感到一陣嘔心但無法嘔吐，我覺得我的頭即將被扯斷，我覺得我的氣管快被捏碎，我知道我全身的血液都迅速地流動至頭部，我知道我的雙眼鐵定是充滿血絲，我知道我的淚水正不斷湧出來，我知道我現在的樣子一定非常猙獰，只因我已不自控的翻白眼、張開嘴巴吐出舌頭，手腳不由自主地僵硬，扭曲。不過這樣的痛苦，只是一下子吧。很快，很快便會結束了我這些年來的痛苦了…

我沒有力氣掙扎了。我的四肢軟下來，我的視線模糊了，我的心跳減慢了，然後，停頓了。

……

……

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我看到一個光圈，越來越大，越來越近，裡面是一個很美麗、很美麗的地方，我可愛的妻

兒，正牽著手向我微笑。我興奮得流下淚，我知道我終於都解脫了，我不顧一切奮力地往圈裡跳……

然後，我睜開眼睛，眼前是熟悉的家，和一條孤獨地懸掛著的繩索。



S *is for* Self-terminator

■ 浪流

「外界盛傳本月二十一日係世界末日，傳言引起各地民眾恐慌，更有蔓延嘅趨勢。繼四川雙流縣日前有大批民眾瘋狂搶購白蠟燭同火柴，導致白蠟燭斷市之後，湖北武漢近日亦有市民搶購蠟燭、乾糧，甚至救生用品。」

「不少天文學家都表示地球唔可能出現連續三日黑夜嘅情況，呼籲市民唔好聽信謠言……」

「世界末日都有人信！末日就唔使做咩！今日唔知聽日事，就算真係末日，咪又係要繼續做！」一個滿載典型六、七十年代價值思想的男子徐徐說道。

我沒有回應，繼續低著頭、嘴貼著碗，以雙筷把白飯送入口中。男子眼見我沒有任何反應，再沒有說下去，逕自離開飯桌，往沙發處走去。

「下一則新聞……曾於 2003 及 2004 年先後去信當時行政長官董建華及立法會要求安樂死嘅鄧紹斌（斌仔）因為急病被送入明愛醫院，直至早上 11 時病情急轉直下，最終不治，終年 43 歲……」

「唉！人生就係咁化學！一個唔覺意跌一跌咁就一世。最慘係癱咗，想死但都唔畀你死……而家咁都未嘗唔係一種解脫嚟嘅。」男子搖頭道。

他向我一瞥，眼看自己仍然打不開我的「金口」，顯得一臉無奈。

「嗯。」這是我的回應。

他猶如一個小孩聽到父親答允自己購買新玩具的哀求，臉上表情隨即轉化為微笑，精神抖擻起來。

「不過話時話，學你阿爺話齋，第時如果去到咁上下，入一部機度，揸粒掣，「啜」一聲搞掂，咁咪幾好。」沒錯，男子正是我的父親。

當頭就是一棒，我被那突破傳統、灑脫自如的想法狠狠擊中，幾乎不可能想像此話出自父親口中。「咩話？」我不自禁的明知故問，希望再次確認我不是在做夢。

「即係如果有一部機器，到一個人去到七老八十，覺得差唔多，咪撒手人寰，揸粒掣講掰掰囉。等仲算健康嘅時候走，唔使受病痛折磨，又唔使麻煩人，咁咪幾好。不過唔留啲咩畀你哋啲喇，想要咩就自己搵、自己爭取喇！哈哈！」

若然我爺爺還在生的話，我定會跟他說：「你真係好潮呀阿爺！你嘅思想真係走在時代嘅尖 **durn!** 估唔到你冇畀刻板守舊嘅傳統禮教思想框住，對死呢樣嘢可以睇到咁開！我哋對死亡既觀念真係好相近！」

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活得不快樂，死時又在回顧隧道重現一幕幕充斥遺憾的揪心片段。只要真正樂於生活，每分每秒都不枉過，在油將盡、燈近枯之時，一一探訪至親的家人、朋友，如平時的聚舊，再如平常的道別，最後獨自進入終

結機器，神態自若、從容不迫的按下死亡按鈕，讓生命止於最美好、欣慰的一刻，不沾半點痛苦悲傷。這不是「循規蹈矩」的死亡，卻是臉帶笑容的離開；這不屬於自然死，卻是安樂死的一種。

我們不能選擇來不來這個世界，但我們有權利自行決定離開的時間；合乎使用「終結機器」的資格只有一個，就是觸動按鈕的瞬間，我們的微笑，是由心而發的。

-
-
-
-
-

嘩！乜原來價值觀都有得遺傳㗎？估唔到阿爺個阿爺生活喺咸豐年代，但佢嘅諗法已經咁前衛！我成日都覺得病痛唔單止剝奪咗人健康嘅身體，仲蠶食咗佢哋嘅靈魂同快樂，甚至擺走咗佢哋生活嘅個「樽鹽」。所以如果有部「終結機器」，畀你喺覺得人生無悔無憾了無牽掛，同埋趁住身體仲未係咁差嘅時候揸掣 **Game Over**，都係一件美好嘅事嚟。話返轉頭，雖然我有呢個睇法，但係一直都有諗過整部「終結機器」出嚟。

不過唔係咁玩我吓話阿爺！而家先畀我睇到你篇文講你阿爺嗰陣已經有咁嘅構想……其實最衰都係自己喇，唔一早睇吓阿爺隻 **USB**……如果唔係而家就係我申請專利發咗達而唔係畀李腸自壟斷咗 **Self-Terminating** 個市場喇，使乜好似而家咁愁……

「終結機器」個概念根本就同佢間 **Commit Suicide Limited Company** 出嘅 **Self-Terminator** 一樣！唉！估唔到阿爺你在生時就畀李腸自阿爺嘅地產霸權搞到住劏房不特止，仲要搞到香港成五十年冇打過風，而家我想死喇，都係離唔開佢哋家族嘅掣

肘，要排期先有得用 **Self-Terminator**，仲要畀成年嘅人工先有得去死，真係喊出嚟。

咩話？你問我點解唔跳樓或者用其他死法？好簡單！第一，用 **Self-Terminator** 整死自己係無痛嘅自殺方法；第二，**Self-Terminator** 係唔會產生出好似火化後嘅骨灰，而係將成個人化為氣體，經由機器排出去同空氣混合，成為大氣嘅一部分，回歸自然。可以留低嘅，就只有識你嘅人對你嘅思念同回憶。我輕輕的來，就如我輕輕的走去，死時化作一縷煙，係幾咁有詩意，幾咁灑脫；第三，支持環保呀嘛！……

唔信呀？我都唔信！現代人會環保到？根本科技發展就係一條不歸路，你要發展，就唔好講環保喇大佬！真實原因係因為而家根本就冇墓位，就連骨灰龕位都差唔多冇晒，有都要畀成三年人工先買得起，而家宣傳 **Self-Terminator** 個廣告口號係「我年輕時一心為事業同家庭打拚，而家年紀大咗，諗到人生最後一件事，應該自己預早計劃好。撇粒掣，唔留低任何嘢，都係一份心意，而唔係負擔。」梗係喇，你唔經 **Self-Terminator** 死，留低條屍喺度就大鑊喇！你啲子孫要畀錢葬你或者火化你，仲要搵位擺。唔好諗住求其收埋或葬咗條屍呀，犯法㗎！亦都唔好諗住丟條屍落海呀，告多你一條污染海洋生態環境！所以啲人為咗唔留低任何負擔畀屋企人，咪自己出錢 **Self-Terminate** 囉。

算喇算喇！係你嘅就係你嘅，唔係你嘅就唔係你嘅……食幾多著幾多係整定嘅……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呀嘛……橫掂我都剩番一日時間就要入 **Self-Terminator** 喇，諗咁多仲咩呀！

係呀！我畀咗錢，排咗成年㗎喇！你問我啊爸啊媽知唔知？um……其實佢哋未知㗎，我驚佢哋唔畀我咁做呀嘛！雖然好似好不孝咁，但係我真係生無可戀㗎！點捱到老呀！更何況

啊爺話齋，我哋唔可以選擇嚟唔嚟呢個世界，但我哋有權自己決定幾時離開嘛！

老實講，啊爸啊媽都有問過我想唔想嚟到呢個世界。佢哋梗係爽喇，但係爽完會產生 **by-product** 呢下先慘！我嗰幾億個兄弟又唔爭氣，唔夠我游得快，咁就要英年早逝，剩番我一個人入咗個卵度。唔能夠同兄弟們共同進退，實在令我愧疚於心……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令我想 **self-terminate** 嘅原因之一。

當然仲有其他原因喇！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就係我唔係好知生存嘅意義係乜……

喲！你可能話人要生存係因為天性驅使嘅，人都係動物嘅一種，咁求生就自然係人嘅本能嚟喇！好似好啱！之但係你諗下喎，一般動物冇人咁有自己嘅思想。佢哋喺自然界掙扎求生，用盡方法延續自己嘅生命同孕育下一代，但你又點知佢哋有冇諗過點解一定要咁做呢？如果佢哋係冇諗過嘅，完全係因為本性而求生，咁就唔同人類喇喎！人會思考，會諗點解自己要生存，就係因為我哋最引以自豪嘅發達大腦喺度作怪。咁講嘅話我哋係有能力自主選擇生存定放棄自己嘅生命，咁人要生存係因為天性驅使嘅講法就有謬誤喇！因為人嘅天性賦予咗我哋對生命嘅掌控權，所以人有能力決定生定死。

你可能又會話生存係要分享同傳播愛嘅種子。咁分享同傳播完喇，世界充滿愛喇，咁又點？人人愛我，我愛人人…之後呢？你可能會話我根本唔知咩叫愛，我認呀！尤其係男女之情嘅愛，我丁點都唔認識。我仲係青頭仔，仲係「升中/大_了，小木還沒有女朋友…」啲 **friend**。愛情對我嚟講就好似 **Rio** 咁，睇到、聽到，但觸摸唔到。

成三十歲人，試過追女仔，又試過畀女追。唔知係自己眼角高過帝國大廈定係其實我內心深處都係一條毒 **L**，次次扭過晒人衝入禁區，埋門一腳總係撻 **Q**。

本身疊埋心水做魔法師，諗住媾唔到女做吓哈利波特偷睇吓人沖涼或者敦倫，過下癮都好呀！點知上年生日，完全感覺唔到靈力不特止，仲畀人兜頭淋屎水，喺嗰一刻我就決定咗不惜用盡銀行嘅積蓄，我都要 terminate 自己！我要喺 Self-Terminator 度搵返屬於我嘅尊嚴！

咦？！噏噏吓成十點幾喇！聽朝仲要晨咁早去，book 咗六點鐘。馴陣先！

•
•
•

今朝五點鐘先起到身，刷牙洗臉加食埋個「最後的早餐」用咗三十分鐘。冇同爹娘講聲，我就頭也不回，昂首闊步咁走去李腸自間公司度。

一入間公司度，前面就係接待處，劃分咗左右兩邊，一邊天堂、一邊地獄。

點解我咁講？因為左邊係一班寧靜慈祥、氣定神閒嘅老人家，而右邊就係一班愁容滿臉、怨氣纏身嘅少至中年人士。

「張小龍先生，請到接待處。」一個職員喺咪度講，應該係叫緊下一個可以用 Self-Terminator 嘅人。跟住我見到一對喺天堂嘅人瑞夫婦一齊起身，互相攙扶住咁行去接待處。

「張小龍先生，麻煩你出示身分證辦理登記手續。」個職員伸隻左手出嚟，示意伯伯將身分證放喺佢手上。

伯伯手震震咁喺褲袋度吟出一張卡，就喺張卡就嚟掂到職員隻手嘅時候，伯伯突然縮手，之後擰轉頭同婆婆講：「伯…伯爺婆呀，不如我同你……調轉個次序呀……」人老咗果然口齒都已經有咁靈活。

「點解呀？伯爺公。」婆婆以一個佻皮、並且帶啲嬌嗲嘅語調問伯伯，表情依然係好寬容，一啲詫異嘅跡象都冇。唔同伯伯嘅係，婆婆講嘢都幾流暢，唔會斷斷續續。再望真啲佢咁個樣，大概係因為伯伯比婆婆仲要老，所以手腳說話都冇婆婆咁好。

「我……唔想你……有一絲覺得冇所依靠……同唔開心……」伯伯慢慢咁對住婆婆講。

「傻佬，你就係咁㗎喇！做咩都諗我先，我就知你一定會咁㗎喇！其實都嚟到呢度囉，邊個行先又有咩所謂。我哋一齊生活咗咁耐，發生啲咩事你都一定會擋喺我前面，驚我受到傷害。我一有咩唔開心，你就會買我最鍾意食嘅龍鬚糖氹我開心；後生嗰陣又成日怕我悶，就算博殺緊都一定會打個電話嚟陪我傾吓計，仲有好多好多…」原來婆婆一早就諗到伯伯會想佢行先一步，等佢唔會因為伯伯走先而覺得傷心同不捨，就算係一秒都唔想。

我忽然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就係喺我眼前嘅呢一對伯伯婆婆，雖然形體上係兩個緊攏但獨立嘅身軀，但精神靈魂上就融為一體，唔需要任何言語，就已經清楚知道大家嘅諗法。如果我都搵到個咁嘅伴侶，真係夫復何求！

伯伯好深情咁望住婆婆，眼睛因為更多淚水嘅注入而閃爍不停。冇等到伯伯開口回應，婆婆就繼續講落去：「你一直以嚟為我做咗咁多嘢，係咪想我欠你一世，等下世我做返男人嚟照顧你呀。嘻嘻！乖喇！畀我任性多一次，你行先喇！唔使怕，我遲你一兩分鐘就嚟搵你㗎喇，伯爺公！」

伯伯慢慢咁點一點頭，將身分證遞畀職員。然後用一對皺皺嘅手捉住婆婆對同樣係皺皺嘅手，再將婆婆嘅左手疊向右手，最後用右手托住婆婆兩隻手，拎起左手，輕輕咁拍幾下婆婆嘅左手手背。

「張伯伯，可以入去喇喇。」婆婆收起雙手，再伸返出去包住伯伯雙手。「入去喇，咁大年紀仲好似細路哥去遊樂場唔願走咁！」婆婆臉上添上幾分母親嘅神情，遊說伯伯行人 Self-Terminator。

伯伯笑咗一笑，就轉身入咗接待處後面間房。入去之前，佢轉過頭偷望一下婆婆，見到佢輕輕咁點一點頭，就繼續行入房喇。五分鐘後，職員檢查完婆婆嘅證件之後，婆婆都入咗去間房度。我見佢入去嗰陣，佢係笑笑口嘅。係嗰一刻，我幻想如果我係張伯伯，喺揸掣嗰一下，我應該會講一句經典到爆嘅電影對白：「如果上天可以畀多次機會我返轉頭，我會同佢講我愛佢。若果一定要喺呢段感情上加一個期限，我希望會係一萬年……」

「木竹五先生，請到接待處。」就喺我化身緊孫悟空托世嘅時候，呢個廣播硬生生咁將我拉返返嚟。

我行去接待處，由銀包拎咗張身分證出嚟，交界職員。「木先生，可以入去喇喇。」

我走入房間，見到一部直立嘅圓柱型銀色裝置，由玻璃罩望入去就淨係見到白色內籠。老實講，好難想像呢部嘢就係 Self-Terminator，因為望落一啲都唔 pro。

我行去玻璃罩門前面，佢就自己開咗。我走入 Self-Terminator，玻璃門再次關上。

「歡迎閣下使用本公司嘅 Self-Terminator! 喺右邊嘅牆上，您應該會見到一個黑色按鈕。只要你一揸掣，機器將會立即運作，將您化為一絲清風，遨遊天地四海。再次感謝閣下選擇本公司嘅服務。祝旅途愉快!」

大佬! 使唔使咁誇，講到好似搭飛機去第二度玩咁! 難聽啲講句，你而家送我去死嗎，你咁講擺景定贈興。不過諗諗吓

最霎戇嘅係自己出錢請部機器送自己去死，與人無尤。是但喇！事到如今，仲諗咩呀！男子漢大丈夫，一嘢撇落去喇！

就喺我右手食指掂到粒掣嘅瞬間，一股寒意由粒掣度傳落我隻手指度，再經手掌、前臂、手肘、上臂、主幹，傳送到全身。

大鑊！唔係呢個時候先洩車吓話……

就喺嗰股寒意到達大腦之際，無數個想法快速咁飄過……

我好掛住樓下宵夜檔嘅咖哩魚蛋……

我好掛住嗰個由細玩到大嘅公園……

我好掛住同班波牛喺球場講粗口嘅日子……

我好掛住阿媽煮嘅菜心炒牛肉……

我好掛住阿爸同我打土碌架炒我成百度……

我仲要同啲朋友去台灣踩住單車環島遊……

我仲要設計間 Dream House 畀阿爸阿媽住……

我仲要搵到我嘅 Mrs. Right……

我……我唔想死住！

「嘩！」清脆嘅一聲響起。

我感覺到自己嘅心跳停止咗，緊接住嘅係大髀內側感覺到一股暖流……原來我太緊張，手指唔聽駛咁撇落去……

媽，爸，係我不孝，我再見唔到你哋喇……

•
•
•

「對唔住！喺閣下觸動按鈕嘅一刻，系統偵測唔到您由心而發嘅笑容。因此程序將會結束，敬請原諒。」

What?! 我有聽錯呀嘛？我唔使死喇？

Yeah!! 我重生喇! 呢個系統太好喇! 唔會濫殺無辜! Self-Terminator 萬歲! 李腸自萬歲! I LOVE HONG KONG!!

「由於閣下違反 **Self-Terminator** 之使用規則，亦即違反閣下簽署的合約條款，須罰款閣下現時年薪之五倍金額，分十年攤還，請閣下於每月首日將款項存入本公司戶口。本公司戶口號碼是：二、三、七……」

T *is for* Truth

■ 天溢

我悠悠轉醒，睜開雙目，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黑暗的空間。

「依度係邊度？」我嘗試挪動身子，卻發現四肢和頸部被一股力量拘束，卻看不清是什麼東西，只感到冰涼的質感。

我嘗試憶起醒來前的畫面，對了！我剛才正準備跟女朋友做愛，事前我先到浴室洗澡，最後見到的畫面是從花灑射出來的氣體。

氣體？怎麼不是水？花灑壞掉了？

「I want to play a game.」我突然聽到一道森寒的聲音。

「邊個？」我嘗試張望四周，奈何脖子被牢牢固定了，由於我無法轉身，視野十分狹窄，眼前僅是一片漆黑，種種未知的一切令我感到異常恐懼、毛管直豎。

「你唔需要知道我係邊個，你只要遵從我嘅遊戲規則就得。」

今次我肯定聲音是由前上方傳來，那人在坐在上方俯視著

我？不！這句說話完結時總有一下明顯的掛線聲。他說經廣播器跟我說話吧！他在另一個地方監視著我？他是什麼人？

這情況簡直就在像《恐懼鬥室》！

「你個變態，快啲放……」我話未說畢，喉道立時傳來一陣劇痛，接著麻痺的感覺迅速遊走全身，令我無力動彈。

那傢伙在電擊我的喉道吧！他是警告我不要亂說話。那不是單純的惡作劇，若我引起他不快，隨時會被他殺掉！

「放心啦！我唔會叫你喺限時之內解鎖或者自殘，你只需要做一個決定，一個好簡單嘅決定。」

接著，隨著轟隆的機械聲，前方的牆壁緩緩往上移，牆壁後原來是另一個房間，兩暗房以一道厚厚的落地玻璃相隔。

對面的房間僅有浴室之大，兩條光管貼在天花，牆身盡是雪白的瓷磚，一台空調高掛在牆上，此外再沒有其他擺設。

而最令我詫異的是地上躺了一對赤裸的男女！

那傢伙不是逼我看人做愛那麼無聊吧！慢著！那女的不就是我的女朋友—靜宜嗎？

「靜宜！妳點呀？」我朗聲叫著，奈何靜宜仍是沒有反應，莫非她已經遭到毒手。

神秘人說：「唔好嗱心機啦！依度隔晒音，而且依塊係單向玻璃，只有你睇到佢哋，佢哋睇唔到你。」

「你究竟想點？」

「我嘛講咗囉！我剩係要你做一個決定。」

「決定？咩嘢決定呀？」

他不會要我選擇犧牲自己還是犧牲女朋友吧？我跟靜宜交往已經有六年了，我很愛她，她亦很愛我，我還打算下個月跟她求婚。如果要我用自己一命換一命，我也心甘情願。

「你隻右手摸唔摸到個掣？」

我的手指亂摸，果然底下摸到一個圓滑的東西，那是他指的掣？

他說：「只要你揸依個掣，對方間房就會變成一個微波爐，幾秒間將人面兩個人叮熟。」

我幻想到血淋淋的恐怖畫面，心臟猛然一跳，剎時縮開手指，顫聲道：「你要我……親手殺佢咗？」

「殺唔殺就睇你決定啦！」

「廢話！我點會殺自己女朋友？」

神秘人沒有回應，彷彿我剛才的反問是多餘，難道他真的覺得我會無緣無故殺死女朋友？

待了五分鐘左右，靜宜亦甦醒了。雖然我知道是徒勞，但還是不禁叫著：「靜宜！妳點呀？」

靜宜張望四周，立時露出驚恐的神色，看她的回應似乎真的看不到我。

可惡！在她最需要我安撫的時候，我卻只能坐以待斃！

靜宜猛搖躺在地上的男生，不久，男生也醒來了。他、他不就是我的老朋友－王聰明嗎？

那傢伙打算怎樣對付我們？

靜宜的裸體我看過，王聰明的裸體在我跟他到桑拿浴時也看過，但他們同時在我面前裸體，總是覺得怪怪的。

靜宜跟王聰明張開了雙唇，可是我完全聽不到他們的說話，他們大概是商量怎樣脫身吧！可是，他們的房間沒有窗戶，呼吸也是倚賴掛在牆上的空調。他們跟我一樣，什麼也做不了！

靜宜和王聰明開始拍打牆壁，嘗試找出有沒有什麼暗格，但很快便放棄了，各自瑟縮在一角。是神秘人告訴他們這是徒勞嗎？還是他們自動放棄？可惡！對面有什麼聲音，我卻是一無所知。

靜宜和王聰明各自用手擦著身子各處，他們很冷吧！是空調不斷吹出冷風所致吧！畜牲！莫非那傢伙打算把他們活活凍死？

二人雙唇又張又合，似是對話了幾句，只見靜宜緩緩爬向王聰明，她幹什麼？她竟然躺進王聰明懷中！

冷靜一點，二人只是相擁著，並沒有不規矩的舉動。是為了互相取暖吧！大概是因為環境太冷，他們才被迫把身子哄在一起吧！

大雄，你別胡思亂想，一個是我最愛的女人，一個是跟我一起長大的老朋友，他們才不會做出背叛我的事。

這時，一道半透明的簾子突然落下，擋在我和玻璃之間，令我看不清他們的全貌，僅能看到兩團晃動的黑影。

「喂！你做乜呀？快啲拉返上道簾！」我大聲喊叫，卻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是那傢伙的心理戰，他故意不讓我看清楚，要我胡思亂想，我千萬不要上當。

我盯著二人的黑影，他們的四肢偶然會有郁動，卻瞧不清擺放的位置。

為什麼好端端要移動手足？互相取暖而已，維持摟著的姿勢不就行嗎？為什麼會有多餘的動作？

莫非他們不單是摟抱，而是互相撫摸？

我曾經聽過一個謠傳，說靜宜跟我交往之前，曾經當過王聰明的女朋友。我曾經就此問題私底下質問王聰明，他卻矢口否認，說從來只是當靜宜是朋友，而靜宜亦說我是她的初戀男友。

他們在騙我？難道他們真的有交往過？而且還是藕斷絲連？所以乘我現在不在身邊，便肆無忌憚親熱起來？

不！在未確定真相之前，我不可以誤會他們。

突然，一道沉重的呼吸聲傳來，不，是兩道，兩道呼吸聲始起彼落。是靜宜和王聰明的呼吸聲嗎？他們的聲音被放大，然後播放給我聽嗎？

怎麼呼吸越來越快？是播快了？還是他們的呼吸真的頻密了？如果是後者，他們為何會呼吸急促？是在做運動嗎？但他們的黑影沒有很大的動作，是什麼運動導致他們呼吸急促？

莫非他們真的在做愛？抑或是，靜宜正替王聰明打手槍？

呼吸越來越快，越來越大聲，像是要挖開我的腦袋鑽進去。

他們究竟在幹什麼？找人告訴我，他們在幹什麼！

我激動地掙扎著，奈何換來的只是四肢和脖子的疼痛。

莫非我要眼巴巴看著他們親熱？看著這對狗男女在我面前……

我無力地垂下頭來，這時，我的右手摸到一個圓滑的東

西。對了！我可以阻止這回事！我還有能力阻止這種事的發生！

二人淫蕩的樣子浮現在我的腦海，我怒瞪著前方，下唇被牙齒咬破，發出嗔怒的聲音。

顫抖的右手板直了手指，掌心壓著按鈕緩緩施力。

「去死啦！」我猛力一拍，按下了按鈕。

簾子忽地往上彈，我清晰看到二人站了起來，驚恐地環顧四周，痛苦地拍著牆壁。

靜宜不斷拍打玻璃，嘴巴不斷張合。

「大雄……」我從她的口形帶猜出她說什麼，她看到了我？單向玻璃移開了，只剩下一塊厚玻璃嗎？

看到我又如何！沒錯！是我，是我判你們死罪的！誰叫你們背叛我？

「啪！」

靜宜和王聰明痛苦地抓著喉嚨。

靜宜和王聰明的皮膚開始發漲潰爛，變得肥腫難分。

靜宜和王聰明雙眼暴瞪。

無數血花、內臟濺滿了玻璃，化成一幅豔紅的美麗壁畫。

如此同時，鎖著我的東西鬆開了，右邊的門移開，從外面射來的陽光照著我的臉蛋、照著我猙獰的臉蛋。

背叛我的人就要死！

U *is for* Undead

■ 命讀

你他瞄的，真的有夠扯。已經是二十世紀，中國火箭也升空了，北韓也懂核武了，我還要去處理電鋸殺人狂，這是什麼悲劇。

「什麼情況啊？電鋸殺人狂？」討厭的狄斯奈一邊整理裝備，一邊閒聊。

你不知道，難道我會突然知道嘛？

「聽說是不死之身，殺不死的大怪物。」你瞄的演電影嗎？打怪物。這個卡夫卡也是智障。

「真的拿著電鋸四處亂斬人？有這樣誇張？」華沙銜著煙，居然也來亂扯。

「嗯。三日，那個城市已經完全癱瘓，市民要麼逃了，要麼就在那邊跑來跑去。那個電鋸殺人狂，好像懂什麼魔法，總之就是神出鬼沒，突然出來斬死你。」卡夫卡仍然在大發言論。呸！一定是亂扯的。

「總之，我管他是什麼怪物，斬掉他的頭，任務完成，我就回

家享受人生。」我亂七八糟地終結他們的對話。

「哈哈，有道理。我就不相信會有我弄不死的東西。」狄斯奈附和著。

「對，對，對！哈哈。」其他人也亂搭一句，然後繼續整理自己的裝備。

電鋸獵頭團，就是我們的身份。不過說穿了，其實只不過是一間大公司公開招募的傭兵。

狄斯奈遠程火力支援，華沙跟我近距離開火，卡夫卡追蹤目標。目標，當然就是那個三天前突然出現的小電鋸。

直昇機飛過圍牆，意味著已經到了——野生小電鋸的出沒地。

「好像到了。」

然後

「……」眾人默然。

原因很簡單，大家都在忙著理解這景象。

血紅之血已經是背景色調，外加隨處可見的橫屍殘骸，什麼手啊，腳啊，頭啊，都如小石子般散落在四周。傷口切割非常爽快，光是看到就可以想像到小電鋸手起鋸落，四肢就啪啦啪啦散開。

這種社會級數的破壞力，來自這種荒誕時代的小電鋸，你他瞄的真是太有趣。

「現在還是黃昏，吃點東西，等一下要戰一整晚喔。」

「嗯。」大家也沒什麼話好說，這小電鋸是認真的。

「看上去，小電鋸來真的喔，大家別死掉喔！」華沙還是銜著

煙。

「廢話。」狄斯奈拿著瞄準器指著華沙。

第一晚

夜幕拉下，這也代表小電鋸將開始它的獵食之夜。當然，也是我們獵頭之夜。

獵與被獵

卡夫卡早就在廢棄建築上設置流動基地，監視著整座圍起城牆的獵殺場。

穿上機械兵裝，要我跟所謂的現代軍隊對抗也是沒什麼問題。可是，在這場可笑的對決中，居然還有種幽幽的感覺，就像是恐怖電影等待被獵的笨蛋主角。

可是，我是獵人。

「你瞄的，有看到它在哪嗎？」

「沒。」卡夫卡一直都是如此冷靜，還是冷漠？

當然，耐性是獵人的首要條件，我當然可以忍耐這種程度的等待。可是，這種恐懼的氣氛卻是揮之不去，討厭至極。算是感覺太敏銳，還是錯覺，我也說不準。

「到底在哪？」我又忍不住。

「哈哈，待了才一會，怎麼就那麼害怕咧。」華沙噴出一圈圈的煙，就一直笑。

「你瞄，這是叫很想斬它，不是害怕，你懂個屁。」

「最好是咧。」

你瞄，真的有種不太好的預感。

「Area D3, target spotted。」華沙先立大功。

「你是認真的嗎？流動基地什麼也監測不到。」

「眼見為真，先去了。」華沙居然想獨佔獵頭金。小電鋸出現了，不安一去而散，我當然立即追上去，至少拿個助攻嘛。

突然！

「嘎嘎嘎嘎……」「唧唧唧唧……」

「！！」華沙的兵裝傳出可怕的電鋸聲，根本就是電鋸殺人狂情節。

「快！！！」華沙有如掙扎般說到。

藉著這套機械兵裝，我全速追向華沙的機械兵裝。你瞄，別這樣嚇人好嗎？

這可是華沙。 。 。 。 。

就差百多公呎，再轉個彎就到了。

彎轉了，可是，什麼小電鋸？

巨大的機兵站著，就只有機兵，什麼小電鋸咧？

且慢，華沙咧？

這套兵裝上，沒有人穿著。

什麼也沒有。
有的，就只是兵裝拿著の刀。
刀上面，有血，居然還是流著。
「什麼情況？」狄斯奈也來到。
「。。。 」大家默然。
沒有什麼事發生，
小電鋸？

誰都別想惹他媽の小電鋸，誰都別想。

大家都知道這是認真的。
我們要對付的不是小電鋸，是荒謬小電鋸。

「……」大家沉默著。
甚至沒有人問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問題太笨。
笨到沒有人懂得答。

可是，獵與被獵，還得繼續。

理所當然，這幾晚我們都沒有進入獵殺場內。只是在觀察。

理所當然，其他獵頭團就是我們的觀察目標。

這幾天來的，不外乎是軍方、傭兵、還有探險者。
當然，沒有人誇張到擁有機械兵裝。頂多就是台被秒殺の坦克。可是，就只知道小電鋸同樣是殺很爽，什麼有用的數據也沒看到。人倒是死了一大堆。

對了，也不是完全沒有收獲。正當小電鋸在撕碎同伴時，獵頭團也懂得開槍，可是完全沒有效果。
所以，這邊早就轉了近戰兵器。

第十三晚。

「這班菜角完全就是爛，什麼作為也沒有。」狄斯奈看上去很生氣。

「你瞄的說得很正確，硬要我出場。」我隨便附和。

對，我只是隨便附和。

要知道，華沙絕對不是什麼閒角色。

絕對不是。若果用實力去形容，我是S S S級的機械兵裝戰士。他便是S級。

我很了解，他，拿起刀上去，沒有人可以傷到他。

我很了解，他，徒手就可以接著刀刃。

這點不是安慰他的英靈。絕對不是！

這點是公認的。

大家都清楚明白：實力幾乎是最強的機兵戰士——華沙，被小電鋸秒殺。

甚至連屍骸也被吃掉。

當然，有點可以肯定的是，華沙對小電鋸留下了極致命的傷。我們是這樣相信的，至少，我是這樣相信的。

但，卻沒有致命。

「這回，我跟著你們。」卡夫卡絕對不是害怕，因為他知道小電鋸是荒謬的存在。

兩台近戰機兵，外加一台流動基地，就這樣集中行動。

事實上，這種陣容，即使是小老鼠跑過，也可以立即打成炮灰。

可是，小電鋸是種荒謬的存在。

「啊……」

「！！！」一定是其他獵頭隊遇上小電鋸。
直接全速跑過去。

「哽哽哽……唧唧唧。」

在我們面前，是一場屠殺，獵頭隊只是呆在那邊，當然，我們也是在這邊呆著。只不過，不同的是小電鋸在斬他們。

回過頭來，獵頭隊最後一位死士在小電鋸中跳跳跳。你瞄的太悲劇。

血花四濺，四分五裂。

在月光的照耀下，看到了小電鋸，荒謬小電鋸的真面目。
披著面具，只留下兩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兇悍的看著我們。左手，拉了拉小電鋸。

小電鋸發出「哽哽哽……」的慟哭。

這邊呆著。沒有人反應過來。

逃？

什麼叫逃？

抗？

被獵者可以有反抗的餘地？

「……」一分鐘。

荒謬小電鋸，果然名不虛傳。

他沒有衝上來追殺；

更加沒有吼叫。

小電鋸只是緩緩地，張開它的口。

吐出一圈圈的煙，怎麼看上去那麼奇怪，這小電鋸！？

好像在說「哥抽的不是煙 是寂寞。」

然後，寂靜地，寂寞地，走了。
這絕對他瞄的不是叫逃。
這是離開。

今夜，我的心臟停止了近一分鐘……

第二十晚

懸紅金已經破錶。
但，來的獵頭隊沒幾個。
再過不了多久，相信小電鋸就要到外面斬人。
當然，那是我們以後的事。

在那之後，機兵上已經裝上電流。
由卡夫卡控制。
目的，當然是要我們好好地斬小電鋸。

這一次，我們沒有去追獵。
我們就只是待在曠野。
很智障的陷阱，對吧？當然，算不算陷阱咧？算吧……

我們已經想不出對策。

沒有哀慟，沒有哽哽哽，有的，就只有比寂寞更寂靜的寂寥。
被獵者，展現出獵人的耐性。真好笑。

當然，我們沒有對話。
已經沒什麼可以說。
或許，有些東西有那夜之後就消失了。

「哽哽哽。。。。」

「！！！」極接近！

絕非慢慢出現在小電鋸。

「地底！！！」說時遲那時快，小電鋸破土而出。
狄斯奈跟我同步往旁一跳，躲開了。

這一次，不需要電流。

求生的意志，或者說對死亡的恐懼。已經完全蓋過對上小電鋸的恐懼。

你瞄的，我只是不想坐以待斃而已！！！

我瞄一瞄，死命按上火焰槍。

熱力很強，可是，我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期待過什麼。
火焰的物理性質在荒謬小電鋸之下，被斬開了。

小電鋸橫掃一下，電鋸哽哽哽，死亡的呼聲，前所未有的恐懼，反而成為絕佳的戰爭武器。

腎上腺行徑全身般，每片肌肉同時蹦緊。

機械兵裝感受到這種對死亡的認知，幾乎是超常理地後閃開。

野獸般的小電鋸沒有展開追擊，

又一次，緩緩地，張開它的口。

吐出一圈圈的煙。

就在這休閒與緊繃的片刻，

剛剛躲過一劫的狄斯奈，

抽起斬鐵如切菜的精刀。從小電鋸身後直斬。

機械兵裝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懼，

散發出硬驚人的力量與速度，

已經超越了正常機械兵裝戰士的能力

幾乎就在一瞬間，高居臨下俯衝下來。

無論是角度，力量，都無可挑剔。

「呀呀呀呀呀！！！」狄斯奈怒叫著。

這次
或許。。

「哽哽哽。。」
「！！！」鮮血如血泉般爆開。

狄斯奈的天空一擊，
狄斯奈落地了，
可是，
刀，
並沒有落地。

小電鋸左手接著精刀。
然後，
輕描淡寫般，
舉起電鋸，穿過狄斯奈的機裝與身體，
然後，瀟灑地向上一揮，

咔嚓。。

。。

。。

「轟轟轟。。」

「快跑！！！」

「！！！」在天空上的卡夫卡，早在我發呆時，全彈盡發，再發送電流。

意志清醒！

「逃！！！！」

咻～

在爆炸後的濃煙之中。

小電鋸如超人般脫出，

直線衝向流動基地。

我沒有看到。

卡夫卡已經早就逃開了。

我是這樣相信，反正我是這樣相信。

第二十一晚

有如命運的決戰般，

天空的明月圓圓高掛。

我跟小電鋸相對著。

小電鋸哽哽的叫著，哭喊著。

輕輕吐出一圈圈的煙。

已經沒什麼好去害怕，

死，不死，其實沒他瞄的分別。

小電鋸可以戰敗，可以戰死，結果卻只有不死。

這是我所推論出的唯一可能。

唯一可能！

「哽哽哽。 。 。 。 」小電鋸高舉電鋸，愚者般衝上來。

「我知道，我會贏。但是，你不會輸。」我的機械兵裝發著白光，背水一戰！

「你，只是S級。」

我的劍，穿透了小電鋸，小電鋸沒有傷害到我。
電鋸也終於停止了哽哽哽的哭號。
但，我的意識開始模糊，小電鋸說了聲謝謝，就消失了。

「哽哽哽哽。 。 。 。 。 。 」

V *is for* Vitamins

■ 王天逸

第一次探望，他坐在病床向我揮手，醫生還沒有告訴他得了癌，還要是末期，或者他心裡清楚得很，只是不想我這個女朋友擔心而已。

「你又來探望我了，晴，都說了我的身體只是小毛病，補充維他命，很快就可以出院，你不信？畢竟我以前是個運動員。」

他正倒水把維他命藥物吞下去，維他命只是對於日常健康發展有作用的，面對著殺人的癌症還是算了。

「不知為什麼最近的右手手臂比以前還要有力，記得某次比賽受傷過韌帶記得某次比賽弄傷過韌帶。」

說起來，我的右手手臂開始顯得沒有氣力。

「沒有話對我說嗎？太安靜不像你性格。」

「你好好休息吧，很快就沒有事。」

第二次探望，他開始可以慢慢離開病床，走到病房的窗前看著外面，我遞維他命藥讓他吃。

「麻煩了，最近精神開始好轉，身體的痛楚也消退了不少。我想你太擔心我了，為了我，看你消瘦不少，出院之後一定要帶你吃多點東西，將來還要結婚的。」

他拖著我的手，我花氣力的握著。

「多謝你現在用心照顧我，將來你就交給我照顧一世，很快。」

「當然，你不照顧我一世，都不知道誰人會照顧我一世。」

「我一定會照顧你的，無論什麼事。」

第三次探望，他在做掌上壓，似乎已經好得七七八八。

「都說我沒有事吧，希望在明天啊，就好像你的名字晴，雨後放晴。」

「嗯，我放心了，下次我就會來接你出院，希望做好心理準備。」

「我就做好準備，多等幾日，等你接我回家。」

最後一次探望從房外看見他的背影，他活動自如了，我心感安慰準備入去……護士正推著一位坐著輪椅的人入去。

「先生，晴小姐來接你……」

「晴，我等你等得很心急……」

他轉身，由熱情馬上變得呆若木雞。

「晴，為什麼你……發生什麼事？」

我眼睛看著桌子上的維他命藥，回想一切。

一個月之前，他暈倒入院，我從醫生口中得知他已經是末期癌症，本來絕望地打算陪他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可是有一

日，另一個希望出現了。

「晴小姐，我們最近和一間公司研究出將正常人的健康細胞以及其它物質抽出，再製作成維他命藥，這個實驗大概有九成康復機會，身體甚至比以前還好，但至於提取細胞者之後的身體方面，我們還在研究當中，不太確認後果……你還是考慮一下危險性吧。」

我沒有後悔成了幫助他健康的維他命，今日看見他，就知道當初的決定沒有錯。

他知道事情的始末之後，握著我的手，低下頭。

「為什麼會這樣的……我寧願你是有自私的港女性格，離開我，都不想你為我變成這樣。」

「今天起我入院了，或者長期也要留在這裡，以後就換你來探望我，照顧我一世好嗎？」



W *is for* Wolverine

■ 三聯幫牟中三

我有一個煩惱。

正常人只會經歷一次青春期，但我懷疑自己正經歷第二春。

朝早照鏡，我發覺身上毛髮比之前長，明明臨睡前剃嘅鬚，已經又長出濃密嘅鬚根，仲多了點兒白色，好怪異。

最近胃口又增加，唔係肉類愛好者嘅我每日都想大口大口地食肉，雞蛋六隻，肉呢就四成熟，仲有啲橙皮嘍。

我行過寵物店，每隻狗好似見到仇人咁對我狂吠。

真怪異，所有事都非常唔對路。

「我呢排係咁生啲毛出嚟。」我忍唔住去睇醫生。

醫生望一眼我病歷，表情有少少詫異。

「其實……青春期男性係會開始生出毛髮……你唔使驚……」醫生說。

「玩嘢呀四眼仔？！廿幾歲先青春期？！」我忍唔住爆

粗。

「咁有啲人係遲嚟㗎嘛！！」醫生抗議。

結果，醫生說要做詳細檢查，例牌開兩日假紙。

我回家，呢排條街越嚟越臭，未知同臨近中秋有冇關係。

怪病都有好處，我發現自己視力越來越好，體力如是，連打幾場波氣都唔喘，阿媽打嚟叫我去鋪頭食飯，擺明唔夠人要我返去幫手。

我有去，屋企開麵檔，如非走投無路都唔想食麵。

返到屋企打陣機就瞓覺，同時亦要再剃多次鬚，否則聽日上司會鬧。

頂，鬚根由下巴連綿到頸，一直落到心口，鬼佬就話型啫，但配合我標準香港身型及過白嘅膚色，睇上去真係說不出的肉酸。

等等，我個鼻高咗？

此時，時間已過十二點，渾圓嘅月亮將光線透射入窗，下一秒嘅變化相信大家都估計到。

我呆望月亮兩秒，回過神時，鏡入面嘅已經唔係我自己，而係變成一隻人等高、全身被長而濃密嘅毛髮包圍、雙腳直立嘅……

狼人。

我目瞪口呆地望住變成大灰狼嘅自己，又長又尖嘅牙齒閃閃發亮，然後我忍唔住放聲大笑，點呀？下一步我係咪要同吸血鬼爭女？

仿如獸人加魯魯的我在客廳中吸了一啖氣，感覺與別不

同，

我打開窗，狠狠地咆哮一下，雖然變咗隻怪物，但我係一隻好撚型好撚兇猛嘅怪物，嗰一刻心入面真係無咩憂慮。

不過，如果我變唔返人都幾麻煩喎，點知念頭剛轉，我就「叮」一聲變返個人。

我望住原本嘅手腳，心內狂喜，因為我實現咗漫畫、電影入面先有嘅劇情。

第二日返到公司，阿頭就當住全部同事面前同我講嘢。

「個客今朝一早 send email 嚟投訴呀！你同我跟緊啲！」佢指住我話。

「係你同老細話你會負責跟返個 case，而家有鑊又推我出嚟？」我老實唔客氣地答，平時嘅我只會道歉，不過今日唔同，今日我體內有狼人嘅血流緊。

「你講咩呀？！！！」阿頭雙目睜大，無諗過我會敢反駁。

「你咁大聲做乜嘢？」我企起身雙目怒瞪佢，估唔到張家輝嘅對白都啱用。

阿頭眼入面凶光一閃，臉色沉如寒鐵，然後轉身離開。

「嘩你食咗人呀？咁兇猛嘅？！你小心啲呀方丈好小器㗎。」同事咸濕仔問，我傲然一笑，然後見到女同事阿欣一臉欣賞地望住我，於是午飯我約阿欣，用我新得到嘅男性魅力征服佢，

「你唔同咗好多……」席間阿欣含羞答答咁偷望我，我嘴角一揚。

點知下午返到公司，一封解僱信放咗喺我檯面，我估唔到條撚樣突然咁有效率，仲怒氣沖沖想去理論，保安上咗嚟要求我離開，個仆街企喺佢房門口冷冷地望住我。

「你啲嘢全部都係我做嘅，你憑咩咁做！！」我怒喝。

「你咁好人才，我地留你唔住，Bye。」佢講完後就入返房。

我強忍當場撕開佢嘅衝動，拎起袋離開公司。哼，呢個仇我一定報，反正我都有打算繼續做！

夜晚我打電話畀阿欣，諗住有嘢做焯焯佢。

「唔啦……畀人見到我同你一齊唔多好嘅……」阿欣態度同今朝完全唔同，仆街，使唔使咁撚現實？！

我忿怒地扔低電話，然後望向窗外，「吼！！」我一聲咆哮變成狼人，奪窗而出，黑夜中我嘅速度比汽車更快，享受風迎面吹嚟嘅感覺。

輾轉間我去到公司樓下，果然條友啱啱落樓擺車，我大叫一聲，一蹬跳上佢車頂，然後雙手奮力一扯，佢架大賓頓時變成開蓬車。

「媽呀！！救命呀！！」條撚樣呼救。

我唔係亦唔打算做殺人犯，於是我對住佢張牙舞爪大叫幾聲，直到佢嚇暈咗我就轉身離去。

嗰晚我瞓得好好，成 11 點先識起身，換件衫落鋪頭度食嘢，點知見到父母好愁眉苦臉咁望住封信。

「咩事呀？」

「業主加租……」老豆答。

「加幾多？」呢兩年加租都唔係咩新聞。

「加一倍……」老母差唔多喊出嚟。

我當堂嚇呆，間麵檔開咗廿幾年，生意唔錯近幾年加租都仲頂得住，但係加一倍？！除咗執笠真係無第二條路行囉！

「呢頭而家咁多遊客，班業主個個諗住租畀金鋪錶鋪……」老豆嘆道，如果係咁講，我哋家族生意真係收得檔，父母咁多年心血付諸流水，呢刻我仲點敢講自己有咗份工，我終於體驗到社會可以有幾殘酷。

我離開鋪頭，認真地思考自己可以做啲咩，自問已經唔再係普通人，究竟有咩方法可以改變而家嘅情況？

天真嘅我太遲發現，喺呢一個城市，除咗財技，根本冇一樣能力係有用嘅。

夜晚，變成狼人嘅我企喺某大廈屋頂，茫然地望住密密麻麻嘅大廈，除咗犯法嘅手段，我根本諗唔到咩方法阻止個業主。我一躍而下，空中一個轉身跳入住宅，玻璃窗爆裂，睡房嘅男人被嚇到彈起，我一步步向床邊走去，男人唔知自己係咪仲身在夢中。

「你……你係…咩……」佢口都震晒。

「聽住，再亂逼走你啲租客搞到我有嘢食，我就將你當食物。」我聲音沙啞地講。

業主驚駭得瞳孔放大，僵硬地點一點頭，我放聲咆哮，然後由窗口跳走。

係，我咁做可能唔啱，但被任意勞役，隨第二個地方嘅人嘅喜好改變我家園環境，點解呢啲又有問題？

我跳上街，未理會行人尖叫，放縱奔跑，警車聲響起，聽

上去唔止一架，我冷哼一聲轉入橫巷，不過警察依然緊緊地追趕，仆街，前面連衝鋒車都出埋，捉第二啲又唔見你咁落力？

我心中有氣，奮力一躍越過衝鋒車頂，然後左手狠狠地刮出三條爪痕，警車包圍，一大班警察如臨大敵地拔出手槍。

「捉賊又唔……」我正打算講句經典對白，身上已中了兩槍。

連警告都有？！我做錯啲咩呀？！！

幸好狼人體質異常，我只傷不死，但痛楚令我憤怒得無以復加，身影一閃，我已衝入警察堆。

「吼！！！！」我奮力一掃，幾個警察凌空飛起，同一時間，我身上又中咗唔知幾多槍，我知道咁落去自己一定無命，稍冷靜下立即逃離現場。

返到屋企，身上傷口淌血，不過再痛都撫平唔到我嘅憤怒，報紙雜誌報導我係兇殘怪物，將警察講到幾咁英勇幾咁奮不顧身，個業主同公司個仆街上司都出嚟抽水，話差啲畀我食咗云云，咁搞法，班差佬好快搵到我，正路我應該走佬，但我真係好唔忿氣，我做嘅嘢根本唔應該得到咁嘅對待，我要為自己平反。

「各…各位觀眾……襲擊警方嘅狼人突然現身喺直播現場……」主播顫抖地著說。

我企喺攝影機前，拎起主播支咪，「我，同大家一樣，」我說，「我都係香港人，唔係咩兇猛怪物，」

「我係……」

卜卜，

卜，

眼前一花，腦內突劇烈膨脹，連痛楚也來不及傳達，我倒下了，意外地按到手機，有個未讀 Whatsapp。

「陳生，你檢查報告出了，我哋發現你腦內有異常大腫瘤，隨時有生命危險，速回！」

我想笑，可是再也笑不出……

「怪物襲擊新聞直播室，突離奇暴斃主播逃過死劫」

「法醫解剖狼人，稱與人類無異」

「廿年老字號明結業，市民爭相拍照留念」



X *is for* X'mas

■ 海五迷

聖誕，一年中最忙得不可開交的日子到來了。

沒有什麼火雞餐，我也沒有參加什麼聖誕派對。但我最有資格說聖誕節是全年中最忙的日子，因為我的職業是聖誕老人。

相信生長於城市中的人們都對我們有著一定的印象，穿著住紅色的大衣，留著白色的長鬍鬚，胖胖慈祥的老人，在聖誕節時會送禮物給乖小孩。

這確實是一般人對我們的印象，但有人認真地想過為何我們要存在嗎？在一個充滿利益關係的世界，真的會有一群人無私地送出禮物嗎？

不，童話從不出現於現實。我們當然有著利益要捍衛。

我加入聖誕老人行列的那年，1900年。對，我是於1900年加入成為聖誕老人的一份子。而我的老闆相信大家都會聽過他的名字，撒旦。就是那位掌管地獄的撒旦。

如果我沒有能成為聖誕老人，這時應該還在地獄裡無間受

苦。如果我被炒的話，就要回地獄中繼續受苦。所以我和我的同事們都很珍惜這份工作，大家都會盡力將工作做得最好，期望可以繼續留於地上。

但為何撒旦需要將我們帶到地上，去當個慈祥老人到處派禮物呢？

事源是這樣，如果我沒有提醒，相信大家可能忘記了為何聖誕節要普天同慶。本來聖誕節是因為大家要為耶穌的生日而慶祝。而於十九世紀的早期，人們慶祝聖誕節的方式當然是唱聖歌，歌頌主的全能，為教會宣傳。

作為死對頭的撒旦當然很不爽，於是想出了聖誕老人的方法，期望大家會沉醉於物質中，忘記當日是耶穌的生日。

同是當然也要為自己宣傳，所以聖誕老人必需穿著與撒旦膚色相同的紅色，同是我們不時大叫「HO HO HO」也是有原因的，英文字母H跟O相隔6個字母，這也是666的暗號。而耶穌生日代表著出生，所以撒旦就用最接近死亡的老人來跟耶穌對著幹。

當第一位聖誕老人成功後，撒旦就再於地獄裡挑選合適的人選，至今我大概有一百萬個同事分佈於世界不同的城市中。

早期當聖誕老人確實比現在輕鬆得多，一年時間讓我們去準備禮物。再於聖誕節期間喬裝成慈祥老人（因為我們大多本來的樣貌都不是老人），到處去派禮物就可以了。

而我們的報酬就是可以留於人間。

只要你有下過地獄，就會知道那個地方是待數秒已經想自己完全消失的世界。所以大家都非常努力。

但可能因為我們太過努力，撒旦的計劃已經非常成功。到二十世紀末，部分大城市只剩下少數人認為聖誕節要為耶穌慶

祝生日。

而我所屬的香港亦是撒旦的聖誕老人計劃成功的一個好例子。

我沒有因為聖誕老人計劃的成功而變得工作輕鬆，老闆總是有完不了的慾望。不過這樣也好，起碼我可以留在人間。

現在我平常任務是要繼續將物質跟自私帶進人的生活中。

只要有權力，要做到這點不難。以我們百年的智慧，要當個富人甚至高官都沒有難度。但由於之前太過努力去當聖誕老人導致現在升職加辛……作為打工仔，當然有打工仔的心態。就是不要做太好，只要夠便好了。

所以，我現在的身份是一位三十出頭的中環小精英。

在完成上年的聖誕任務後的拆禮物日後，我開著新買的房車到夜店裡消遣。

當是給自己放放假，或當為今年的聖誕任務做準備。

在那晚，我認識了她。

她叫 Amy，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配襯著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樣子。

會與她搭訕只因這個原因，她剛好站在我旁邊。

一位三十出頭，樣子不俗的中環小精英，向一個各方面都很普通，於拆禮物日還未找到男伴的女士在夜店中搭訕。結果大概就是做「扑 ing day」該做的事吧。

那晚她到我家中，翻雲覆雨後大家都昏睡過去了。

起床時我發現她已經梳洗好，還正用我廚房僅有的材料為我準備早餐。

「懶瞓豬，快啲起身食嘢啦。」Amy 活潑地跳上床上笑著對我說。

一直活於自私的世界，實在太久沒有試過被照顧，所以有丁點兒暗喜。馬上下床梳洗。

可能大家會認為 Amy 因為我的身份故意討好我，但我不介意。所謂良禽擇木而棲，拜金並無不妥。尤其我就是金，我又如何會介意有人拜我？

所以我和 Amy 由一夜情人成為了正式交往的情人。

Amy 的個性開朗善良，想法永遠很簡單。她於電影院中當售票員，原因只因為她喜歡看電影。她比較不吃肉，原只因為她覺得小動物死掉很可憐。

對生活，她的要求不高。吃的最簡單，穿的最簡單。我開始認為她並不是因為我的金錢才故意討好我，因為她所要的，差不多隨便一個男生都有能力給予。

這會是愛嗎？於自私的城市中真的會有愛存在？超過一百年沒有感受過被愛，突然感覺很不自在，但卻又不想被愛這感覺流失。

我開始嘗試對 Amy 好，想 Amy 也感覺到幸福。不過也很簡單，因為她太容易就滿足，沒有花多少心思去準備的禮物，笨笨的 Amy 也會感動得快要哭。

她太可愛了，我開始怕她會被別個男生搶去。所以我禁止她與所有男生有工作以外的接觸。

她對我向來唯命是從，也沒有異議，還對我說「唔緊要，最緊要有你就得啦！」

有平淡的幸福日子陪伴著，感覺時間過得很快。不過我自

私的本性沒有因為幸福的增加而減少，慢慢我希望世界只有我一個人擁有 Amy。

後來我破壞 Amy 跟她家人的關係，更連 Amy 跟其他女性朋友朋友的關係也被我暗中破壞。

現在 Amy 的世界就只有我，只有我去對她好。我跟她說：「就算全個世界唔要你，我都會留喺你身邊，直至死嗰日。」

這當然是真心！在死亡來臨前，我都要將幸福給予 Amy。

12月24日，我決定向 Amy 求婚！

這求婚絕對是我對 Amy 花過最大的心思，對於一個電影癡，沒有比於電影院中更浪漫的求婚吧！我找來動畫製作公司製作了一個關於我們的故事的動畫。電影院裡觀眾全是我請回來的跑龍套，平安夜的電影院若果沒有人，相信再笨也會知道有問題了。

電影放映到途中 Amy 已經察覺到故事是我和她的故事，感動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滴下，那傻瓜哭得像淚人般。

電影的最後，屏幕出現「Marry me?」的大字。

在我預早的安排下全場的觀眾向我們望過來，但不發一言，全場鴉雀無聲。

電影院的燈光亮起了，我從口袋中拿出準備好的戒指跪下。

「Amy，我一直生長喺一個充滿利益，充滿自私嘅世界。好耐冇人會真心咁去關心我，直到遇到你。你一直都對我好好，好關心我，好愛我。你令我知道依個世界仲有人愛我，我仲有存在既價值。我好想以後都可以同你過住平淡的生活，直至死之前果日都好好照顧你，可以嫁畀我嗎？」

Amy 邊笑邊哭地猛點頭。替她穿上戒指後馬上擁吻著。

全場觀眾替我們的幸福在拍掌。

「多謝！多謝大家！我係全世界最幸福嘅女人！」那傻瓜當自己是得獎歌手般對觀眾大喊著。

那晚，我們過了一個最開心的晚上，那傻瓜邊與我逛著街邊看著無名指上的戒指傻笑。站在旁邊的我也能感受到她的喜悅。

12月25日，一年間最忙的日子到了。

今天要完成撒旦老闆給我們的聖誕任務。

早上，我叫了 Amy 來到我家。

門鈴響起，我慢慢走去應門。門一打開 Amy 照常用她那 Amy 式甜笑說著：「老公仔，聖誕快樂！」

然後向我跳過來想要吻我。

我一手將她推開：「老你老味咩，我同你講我玩拎夠啦。婚都求拎埋，喺你身上已經搵唔到樂趣啦，你死拎開啦！我哋分手啦！」

Amy 對我的突然變卦未來得及反應。

「發生咩事啊老公仔？」Amy 一臉擔憂地說。

「咩咩事啊？未玩拎厭咗你唔拎想再玩囉。」我決絕地回應。

「老公仔，你係唔係又有咩驚喜畀我啊？唔好再嚇我啦……唔係我黝㗎。」雖然假裝著沒事般的回應，但 Amy 的眼淚已經不停地慢慢滴下。

「驚喜？我同你可以拍到一年拖就真係驚喜啦！你睇下你似咩？你有咩可以配得起我㗎？」我指著她大聲喊出來。

「對唔住啊老公……我改啦……我係唔係有咩做錯咗你唔開心啊……對唔住啊……你唔好唔要我啊……我已經咩都有……冇朋友……屋企人又唔理我……但係我有你已經可以係世界上最幸福嘅女人啦……唔好唔要我啊……」Amy 邊哭邊說。

「改？你無拎得救㗎啦。你朋友，你屋企人都唔拎理你，你仲唔拎知衰叫我唔好唔要你？依個世界無人會要你㗎啦。」我說。

「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對唔住……」Amy 不停地說。

「叮噹」門鈴再次響起，是我預早安排出場的電召妓女，當然是高質妓女。

我拉著那妓女進入大廳，Amy 已經哭得全身抽搐顫抖。妓女嚇得不敢往前再踏一步。

「唔好理佢，配合我，我加錢！加到五萬！只要你夠配合十萬都唔成問題！」我在妓女耳邊輕聲地說。

妓女馬上爽快地踏前。

人果然是自私的動物，有利益的引誘下，誰會去管一個陌生人的生死。

我們停在 Amy 的面前，我脫下妓女迷你裙下的內褲，用後進式猛操。妓女亦相當配合地發出誘人的呻吟聲。

「你仲喺度做咩啊，走啦！唔好阻住本大爺扑嘢啊！」我指著門口對 Amy 說。

Amy 哭著狂奔出門，在她大力關門的一刻，我剛好也射了。付了十萬元後那妓女開心的離開。

我站在窗前點起一支事後煙。

看著聖誕節早上的灰暗天空，突然窗外有一個人急速落下，是 Amy。

我拿起電話撥打：「職員編號 MSHK013，聖誕任務完成。」

「恭喜囉同事，Merry Christmas!」

數十年前，因為愚蠢的人類自己也扮起聖誕老人來，我們的出現便馬上變作用不大，所以撒旦便想出另一個聖誕任務。就是要我們於聖誕節內令最少一個人自殺，好向耶穌下馬威。

其實這任務不難，因為在普天同慶的大日子中，如果你本來是一個寂寞的人，你的寂寞感更會加強。自殺的感覺亦會變得強烈，只要有人推你一把馬上可以成功。但其實同時也存在著危險，我們有同事試過用網絡令到一個人在聖誕節自殺。但最後判教唆他人自殺罪名成立，被判監。當然在監獄中無法再令別人自殺，最後要回地獄受苦。

所以我今年第一次嘗試用愛情去殺人，我不會被控告謀殺，甚至誤殺也不會。愛情這殺人於無形的武器確實不錯。

突然想到鬼主意，我嘴角開始上揚，拿起電話致電剛才的妓女：「靚女，聖誕節可以陪我嗎？」

Y *is for* uk

■ 陳俊輝

咧開的嘴吐出的污言有多可怕，又有多甜蜜，又有多傷人？那個男人，在他的語言中，說出不知所謂的話。但我們知道，訓話不動人，神話卻撩動我們的心扉。

「所有市民，我們一定會帶大家走上革命的道路。」一個自詡革命家的男人，消耗著這許多年來在媒體間囤積的社交資本，在網絡上大放笑話。「每一個時代都有一頭巨獸作我們的敵人，它的名字叫『恐懼』，政府熱愛利用恐懼作打倒民眾的工具。我們不必後退，恐懼只是虛無地拉扯你們後腿，實際上你們只要毅然向前，革命之路總能走出來。」

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心情異常興奮。

這是一個什麼世代？

這是一個謊言的世代。

1984年，《1984》的世界沒有實現，老大哥沒有，但有很多個老二。

2034年，沒有人承認有老大哥，因為老大哥說他只是老二。

十年前，世界通行的聯合網誌被整頓，由本來亂七八糟的架構從新梳理成一個有系統的資訊中心。每天就「經濟」、「政治」、「軍事」、「生活」、「藝術」等各方面發放資訊，再由超級瀏覽器翻譯成簡體字，英文及精靈語。（精靈語為網絡唯一容許的二次創作）

化繁為簡，自然有不少人被架構排擠出來。

那些人以往都是傳媒大亨，他們知道語言的蠱惑，所以都紛紛在不同渠道妖言惑眾。

我們本來生活在安穩之中，卻因為這些人的邪言妄語變得不安。每一次有一個類似網絡宗教的邪道組織推出，就會吸引為數不少的信眾。然後，他們會或文或武地破壞社會秩序，結果，不得已之下，政府就要出更強硬手段打壓。

為免有更大的不安，政府總得用方法收緊網絡暴民的自由，但卻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收緊了的自由成了下一個邪教的更大借口更大的武器。

不論是邪道還是正道，都在以「恐懼」作為武器。

這時，終於在這個混濁的世界，我找到一股清泉。

那是 2034 年的夏天，我經戀愛配對機找來了一個網友。我只用了兩天就了解她的想法，因為我們的想法很接近，大家作為年青人，對這個看似平靜的世代都很不安。我們不知道和諧社會到底是否真的可貴。

由到有一天，她發了一個稱為「快樂組織」的私人群組給我。

這個群組由政府驗證，是合法組織。我和她脫離了網絡世界一起參加這組織的聚會。

「笑聲可以改變世界」是他們的口號。於是他們要求我們每次都要帶一個笑話分享，僅止於此。

聚會很快樂，無比快樂，因為我們富足的不只於財富，也在於心靈。

「我很愛她。」我牽著女網友的手，大家只當笑話，一樣狂喜。她一樣有如痴狂地笑，只有我一人臉紅著，因為我感到她牽著我的手抓得更緊。

在「快樂組織」中我得到心靈的富足，所以我們成了它的常規會員。

直到有天晚上，領袖 Joker 指他會發佈最大的笑話。

「所有市民，我們一定會帶大家走上革命的道路。」一個自詡革命家的男人，消耗著這許多年來在媒體間囤積的社交資本，在網絡上大放笑話。「每一個時代都有一頭巨獸作我們的敵人，它的名字叫『恐懼』，政府熱愛利用恐懼作打倒民眾的工具。我們不必後退，恐懼只是虛無地拉扯你們後腿，實際上你們只要毅然向前，革命之路總能走出來。」

「別被恐懼打倒，因為我曾說過，只要笑就可以打倒恐懼。」

二〇三四年五月四日，二千名信眾聚在老大哥的門前。一個月後，以這個地方為中心我們聚集了十萬人的小社區。

有屬於自己的法規和生活習慣，自給自足。

恐懼會傳染；老大哥在我們「社區成立一個月」的慶典中出動了一架坦克車，和一支部隊……

有新來的人感到害怕，想逃走。

看到這狀況，我不禁笑了。不是掩嘴笑著，而是捧腹大

笑。

「這未免太滑稽了！」我帶頭笑起來。「我可沒聽過有國家不許人散步露營。」

我不停狂笑。笑，也會傳染。

由中心發起，十萬人都笑起來……

——

你信仰恐懼還是信仰狂喜？我不信仰體制，因為我不信仰人。我試圖信仰自己的感覺。

砲聲隆隆，我才真正地笑了出來。

十萬人的狂歡造成了上位者的恐懼，上位者的恐懼造成一個極端的恐核彈。我們的笑聲成了最好的觸媒，我興幸，我的無知成就一件好事。

Z is for Zoo

■ 茲伏奇大吾

自古以來，高度智慧的人類自命不凡，並號稱是萬物的主宰。

他們稱呼其他飛禽走獸為動物，卻偏偏不願承認自己也是動物的一員。

因為世俗眼光認為，動物只是動物，無論如何也是低人一等的，所以人類亦沒可能自稱動物。

儘管在生物學層面上，人類的確是哺乳類動物也好，長久以來的觀念始終難於改變。

僥倖的是，世上還有其他人對動物好的。

有人會飼養貓狗等各式動物為寵物，視牠們為朋友，給牠們好吃好住。

但是，這樣就是對牠們好？

同樣地，人類將動物關在動物園，說要保護牠們，避免牠們散在野外被人大肆獵殺。

那麼，這樣又是對牠們好嗎？

或許我們也會認為這樣是對待動物的其中一個不錯的做法。

惟獨世界卻有一怪人，雖不同意開設動物園來保護動物的做法，而自己卻是某動物園的園主。

想說他雙重標準？恐怕不能了，因為那是非一般的動物園。

他深信在這個動物園裏的動物，能夠享受快樂，能夠享受自由。

而牠們的唯一工作就是令所有來這裏觀光遊覽的客人都會有一番驚心動魄的刺激體驗……

「歡迎各位來到傑克動物園！」

站在動物園入口的，就是等待眾人已久的動物園園主傑克伯特了。

這次，傑克將會充當導遊，帶領他們走遍每一個園區。

這樣的話，你準備好了沒有？請務必跟好他，千萬別走散呢。

於是，一行五十人的動物園觀光團正式開始這次新奇有趣的旅程。

不過在起程之前還是要先介紹一下動物園的五大園區。

五大園區分別是：

草食園區，區內住有草食性及少量雜食性哺乳類動物的園區；

肉食園區，區內住有肉食性哺乳類動物的園區；

猛禽園區，區內住有中型至大型鳥類的園區；

海洋園區，區內住有水上或兩棲動物的園區；

以及爬蟲園區，區內住有爬蟲類動物以及昆蟲的園區。

五大園區各有特色，而傑克園主則建議眾人由弱至強逐一參觀各個園區。

換言之，現在要去的就是草食園區了。

「我尊貴嘅客人，你哋好快就會見到好得意嘅羚羊喇喇。」

然而，諸位客人對於看羚羊的反應不算非常熱烈。

即便有，也只是一群食肉派在高談闊論著羚羊哪個身體部位最為可口。

傑克見到這個情況，覺得有點不是味兒。

此時，有位小孩說了句話。

「啲羚羊咩下咩下，不如我哋做啲嘢整醒佢喇喇。」

眾人附和叫好，並且坐言起行。

起初，他們只是從園內某些樹底下找來一些枯枝，並且用它們戳羚羊身體。

奇怪的是，傑克居然未有對此加以阻止。

某部分胡作非為的遊客更拿起石頭，並意圖砸向那些羚羊去。

此事被傑克清楚目睹，可是……

「係喇咁多位客人，你哋想唔想親親羚羊呢？」

他明明看到遊人作出種種卑劣行徑，竟還讓他們進一步接觸動物，究竟他在想甚麼呢？

這真是難令人猜透，不過怎樣也好，眾人還是接受了傑克的建議，走進了羚羊居住的區域。

「大家隨便摸啦唔使咁客氣嘅。」

傑克站在區域外，臉上掛著親切笑容，卻又好像帶幾分神秘。

然而一眾團友仍未察覺到任何異樣，只顧跟羊群玩樂。

但事實上，他們才是「羊」，一群愚昧無知的羊。

他們不知道一場動魄驚心的劇目快將要上演。

而「狼」也逐漸露出本來面目，伸出利爪蠢蠢欲動。

雖然這跟動物園裏愉快歡欣的氣氛不太配合，不過這就是事實。

不久後，動物園傳出了一節廣播。

「IT'S TOUCHING TIME!」

但與其說是廣播，倒不如說是指令還好吧。

因為所謂的廣播發出後，本來非常溫馴的羚羊忽然變得暴戾。

牠們加速衝向眾人，並且無差別地用自己堅硬的角攻擊他們。

由於事出突然，有多人走避不及，當場被羚羊以角貫穿身體致死。

最終經點算，只有四十三人倖免於死，換句話說，有七名團友慘死在羚羊角下。

而其他團友看見這種情況均慌忙走避，除了逃出羚羊的聚居地，還想馬上離開動物園。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一件連科學都解釋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一個橢圓形的巨型玻璃天幕居然從天而降，覆蓋了整個動物園範圍。

此時，傑克不知從哪拿來了一台擴音器，並且開始講話。

「你哋無人可以走，既然你哋咁鍾意玩，咁一於玩返夠本至走喇。」

似乎傑克是認真的，團友們這次有麻煩了。

當然團友亦不會坐以待斃，他們嘗試找逃生的方法，遺憾的是這只造成另一宗悲劇的發生。

有一團友企圖打碎玻璃製的天幕，帶領其他人逃離動物園。

怎料，玻璃天幕原來早接駁了高壓電流，那團友只是碰了一下，就已經被電得一命嗚呼了。

剩下的四十二人再不敢輕舉妄動，他們決定聽從傑克的命令，祈求有機會逃過一劫。

很可惜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傑克動物園內還有很多動物等著他們啊。

而緊接羚羊之後的動物就是牠們。

一群活潑好動而且愛彈跳的袋鼠經已整裝待發，準備好接

待到臨的客人。至於團友們則團結起來，試圖透過合作化解這次殺機。

傑克亦閒話少說，只拿著擴音器對袋鼠說了句「IT'S FIGHTING TIME!」，然後就站在一邊，繼續欣賞這齣劇目。

很明顯，傑克擁有操縱動物思想的能力，並控制牠們攻擊團友。

袋鼠們收到指示後，居然發狂地跳過圍欄再撲向團友處，揮拳追打他們。

「其實佢哋係咪想隻揪？」

「呢位團友你講得一啲都無錯，既然你哋心入面咁睇唔起啲動物，你哋就好應該試下畀動物揪住嚟打嘅滋味。」

傑克終於道出心中所想，看來他真的對人類和動物之間有階級分野的觀念非常不滿。

他甚至是不滿得要利用殺人的方式才可訴諸自己的想法。

「袋鼠咪又係低等生物，我哋唔使怕佢哋，唔通真係可以打死我哋咩，烱戇啦。」

「係咩？你覺得自己真係好好打嘅話，咁即管試下打囉。」

「唔好咁串……」

「順便講多句，如果你哋打得低我呢度是但一隻袋鼠，你哋就可以去下一個區域。」

傑克故意對團友作出挑釁，而他則坐享其成，觀看這場由人與袋鼠上演的拳擊賽。

不久後，一名叫積遜的壯漢從群眾中步出，主動跟失控的

袋鼠抗衡。

但憑他一人又能做到甚麼？

其他團友只顧瑟縮在一角顫抖，而這裏的袋鼠又只愛單打獨鬥。

積遜面對強壯的袋鼠，亦不可能化身以一敵十的高手，他只能夠眼睜睜地看著其餘的袋鼠攻擊團友。

看著團友一個個倒下，積遜非常心痛，他不明白亦不認同傑克那種做法。

為了逃出生天，為了使眾人也可以逃離這個鬼地方，終於他豁了出去，狠狠地暴打了某袋鼠一頓。

儘管此時已再有三人死了，但有一隻袋鼠被打得不能再動，也算是這班團友的一次大成功。

「好，我會遵守承諾，帶你哋去下一個地方。」

可是，團友們已決定反抗他了。

在人數上，團友數量明顯遠勝傑克，只要他們合力制服傑克，一切就可以結束了。

但傑克早已做了準備，不讓他們得手……

「你個變態佬，玩夠未呀……」

幾名團友打算衝前制服傑克，但未及接近他，動物園卻傳出連串槍聲，嚇得眾團友蹲在地上。

「你哋真係好天真，試下再嚟多次，下次啲子彈就會射嚟你哋身上。只係今日嘅主角唔係我，所以我先唔會就咁做低你哋。」

很可惜，團友的行動失敗了。接著他們跟著傑克走到一個怪異的黑盒子形建築，並且被傑克喝令入內。

建築內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令團友大驚。而同一時間，傑克也開始說明此處規則了。

「呢間黑房入面有十隻大象，你哋要做嘅就係同象仔玩遊戲，搵到條鎖匙至算完 GAME。TREADING TIME!START!」

話音剛下，盒子內隨即出現大象叫聲和腳步聲，當然也少不了慘叫聲。

最終，團友與大象展開的生死追逐歷經半個小時才能完結。

一位叫萊斯的團友找到鎖匙，但遺憾地他也被踏死了。

而活下來的，只剩三十位。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草食園區的噩夢終也完結。

不過轉個角度說，即是還有四個噩夢等著他們。

根據傑克的指示，下一個要到的是猛禽園區。

進入該園區後，傑克請眾人停下。

「今次我對你哋好好，喺呢個區只係需要你哋見下佢。」

不久後，一隻體形龐大的獵鷹從遠處飛過來。

「人類，好鍾意搭飛機咩？坐過鷹飛未？IT IS FLYING TIME!」

傑克大體的意思，是要團友坐在鷹背上，被鷹帶到半空飛馳。

離開這裏的要求很簡單，從團友中選出五人，參與這次的

亡命飛行之旅。

不論五人全部死去，或是全體安全，傑克也會放他們到下一園區。

最後結果是怎樣？很慘淡。

因為全部人也不敢出去，直至傑克威脅以鷹啄死他們後，他們當中才有五個比較大膽的團友走了出去。

五位團友毫無飛行經驗，而且他們乘著的不是飛機，是活生生的獵鷹，存活率自然偏低。

儘管他們在飛行時已拼命地抓緊鷹背，可是鷹有心讓他們死，又有誰阻到。

最終，五人還是可憐地被獵鷹狠狠摔在地上而死，成為了此區的犧牲品。

餘下的二十五位團友看見他們死狀恐怖，也不敢再多看，只懇求傑克快帶他們到下一個區。

而下一個團友需要面對的園區，就是爬蟲園區了。

傑克將他們帶到園區內第一個滿佈殺機的地方——殺人蜂場。

在廣闊的蜂場裏，到處也是殺人蜂巢，傑克開出的條件就是在蜂場內捱二十分鐘。

他特別補充一點，在二十分鐘時限完結前自行逃離蜂場，將被槍殺。

於是，STINGING TIME 要開始了……

團友誓想不到，只是二十分鐘就足以令他們叫生叫死。

到了此刻，他們還會認為人類是萬能，是萬物主宰嗎？

我想，他們會有了反省，可是傑克就未必會原諒他們了。

經過一浪接一浪的蜂螫後，還好最後留下來的仍有二十三人。

可能是昆蟲吧，始終能力有限。

傑克雖然不服，但他還是帶著餘下的二十三人到了另一個地方。

此地比起蜂場恐怖十倍，不，是百倍，甚至是千倍。

因為等著他們的，是一條大蟒蛇。

傑克想看到的就是人與巨蛇間的搏鬥。

他還說自己在此密林場區內暗藏了一支高效麻醉針，只要團友找到它並注射在蟒蛇上，就可繼續行程。

規矩講明了，團友隨即被趕至蟒蛇處，**STRANGLING TIME** 開始了。

面對身長十呎有多的巨蛇，團友雖然害怕，但他們還是要快點行動。

因為行動一旦慢下來，每分鐘甚至每一秒都有機會被蛇捲起並且吞下。

然而人雖努力不懈，但蛇亦行動迅速，更不幸的是麻醉針也收得隱蔽。

結果，團友付出了七條寶貴的性命，才能換取逃離的機會。

幸運是爬蟲園區至此完結。

迎接著眾人的是海洋園區，是一個龐大的水族館。

「呢度好簡單，水箱就得幾個，跳入去一個箱一分鐘無事再跳另一個，跳完三個水箱我就帶你哋去最後一個區。」

依然倖存的十六人還以為自己在此區裏會有較大的生還率。

可憐的是，他們還未知道箱內裝著的究竟是甚麼，因為三個箱子均被黑布遮擋著。

一分鐘，但卻是奪命一分鐘。

不久後，團友跳進了第一個水箱，意味著傑克主張的 THUNDERING TIME 要開始了。

水箱內出現電擊，原來正正因為箱內滿佈電鰻、水母。

電鰻負責放電，而水母則炸傷團友，兩者協調合作，對團友的身心均造成巨大的傷害。

一分鐘後，有兩人永遠沉在海底，再沒有升上來。

人死不能復生，團友們決定收拾心情，看看第二個體積較大的水箱。

傑克沒有多談，只是叫他們潛往箱底，並且貼緊，屆時他們就會知道是甚麼事。

同樣是一分鐘，但這次是 SUFFOCATING TIME。

以為是閉氣一分鐘？那是不可能的，很快牠來了。

一條鯨魚從由上而下急潛下來，壓迫著所有團友的身體。

牠體型龐大，就這樣壓過來團友根本無處可逃。

幸好是牠的命中率偏低，否則這次動物園死亡之旅就會就

此終結了。

不過傑克早有打算，始終他們也是難逃一死。

於是，沒被壓死的餘下十人被引領到第三個水箱。

這次傑克將遮蓋箱子的黑布揭開，只見箱內有一條兇暴之物。

那是一條尾大白鯊。

「跳入去。」

傑克就這麼簡單一句，難道他想團友全部成為鯊魚的午餐？

一定不是，他很明白若全部跳進去，這個刺激旅程定會提早結束。

所以他指定了三名團友留下，分別是之前與袋鼠搏鬥的積遜，以及另外兩人包括彼德和費查。

在其餘團友未正式跳進箱中前，就已經能夠判他們死刑，那麼他們會不會是最後的存活者？

答案很快便會揭盅，就在那七人跳入水箱中展開 SWALLOW TIME，成為大白鯊的午餐之後……

最後三人踏上最後的舞台——肉食園區。

「你哋見到人同動物嘅差別未？無人可以睇少佢哋，你哋都係一樣。」

傑克說完之後，從身上拿出一個小瓶，並飲下瓶內的黃綠色液體。

飲下奇怪的液體後，傑克的身體隨即出現了非自然而且現

代科技不能解釋的變化。

他竟變成了頭獅人合一的怪物……

「我要令你哋知道乜嘢係真正嘅萬物平等，人類根本唔可以自稱係萬物主宰！」

傑克大聲咆哮，聲響之大猶如地震，使三人站不穩陣腳。

可是，他們已經決定了一定要攜手離開這裏，給一路下來的亡魂一個交代。

然而，人是很渺小的，就算有高度智慧又如何？

人與猛獸到了求存的時刻，贏的也只會是猛獸。

而這亦是傑克不惜一切甚至與動物同化也要追求萬物平等的其中一個原因。

人類可以欺負弱小動物，可以用科技控制兇悍動物。

但在赤手空拳的時候，人類甚麼也不是，我們只有等死的份兒，沒有人能夠例外。

在這次旅程中死去的人，或許他們到死前一刻仍然在怪傑克，不覺自己有錯。

若我們再不好好反省的話，下次到這個動物園參觀的人，可能就是我們。

「無錯，所以你同佢哋都係一樣，你都係無得救。」

再給一次機會我，我真的會反省的，我不要這樣……

「傑克動物園年中無休，歡迎蒞臨參觀……」





二十多位作者，
二十多個故事，
二十多種對死亡的體會。

高登講故台2013年
首個大型活動，
不是比賽，無贏輸、
無獎金、無獎品、
無名、無利、無女、
無車、無樓……
只係想大家開開心心
咁一齊創作。